
國聞周報
第十一卷　第廿七期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九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要目
關內外通車的意義……許[illegible]生
論小學宜取消社會門改設本國及外國史地……盧逮曾
立法院新通過儲蓄銀行法……張茲闓
神秘的西北……李天織
中國赤區的商業政策……漆琪生
東遊印象（續）……向景雲
實行統制經濟制度的條件……丁文江
希忒拉清黨記……記者
醜事……蕭乾
失踪的友人……程戎
賈斯文（續）……傀閒

本報廣告價目表

地位＼面積	全頁	半頁	四分之一	八分之一
後封面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六元
前後內封面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六元
正文前後	每期廿六元	每期十四元	每期八元	每期五元
普通	每期二十元	每期十二元	每期七元	每期四元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印刷如用彩印每加一色照廣告費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一)廣告所用圖板由本報代製亦可惟製版費則須另算(一)廣告刊費須一次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月交付(一)本報每逢星期日出版廣告底稿至遲須於星期三送到(一)廣告文字中西均可惟底稿須用楷書膳寫以免錯誤(一)凡在登載廣告期內贈閱本報一份

定價表

		每週一冊	每月四冊	每季十三冊	半年廿五冊	全年五十冊
報費		一角五分	五角五分	一元五角	二元六角	五元
郵費	本埠	半分	二分	六分半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郵費	國內及日本	一分	四分	一角三分	二角五分	五角
郵費	歐美南洋	一角五分	六角	一元九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七元五角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空函恕不答覆。

一、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遇重複，概不負責，訂單開出，概不『退款』『改期』『換訂』『改購』。

一、如不照定價表寄欵，則即按來欵分收報費與郵費十期內每冊按一月價收二十期內按一季算四十五期內按半年價算，四十五期外按全年算。

一、如在本市改寄外埠照章每本須另補郵費半分，甲戶改乙戶須有甲戶之正式轉讓書，或原訂單。

一、在特價期間訂閱者，如在非特價期內續訂，仍須照原價，在特價期前續訂或新訂，不能再改爲特價。

一、寄欵以天津通用者爲限，郵票九五折算，限省分用者不收，外國郵票不收。

編輯者　天津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天津大公報社
總發行所　天津國聞週報社
住址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電話　三一三二八　三〇五五五
電報掛號　五三九一

分發行所
上海　九江路三十一號大公報分館
南京　成賢街大公報分報
北平　南柳巷大公報分館
漢口　洪春里大公報分館
開封　南書店衖大六報分館
武昌　大公報分館
太原　大公報分館
成都　大公報分館

北寧鐵路管理局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一日 重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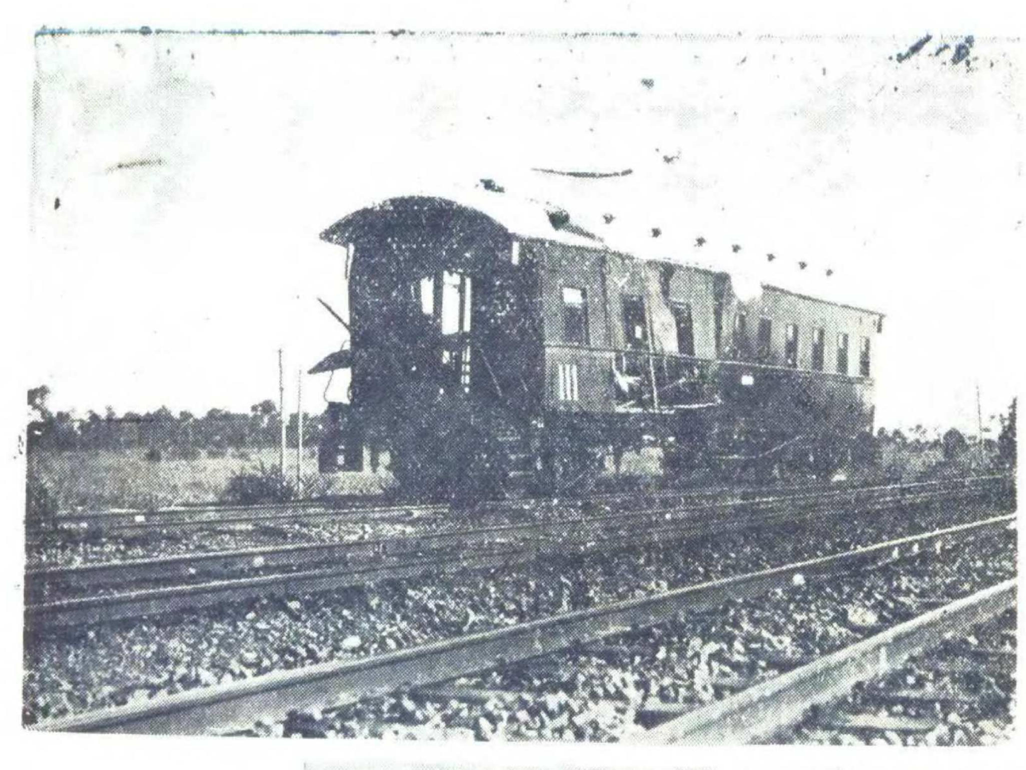
下行車（暫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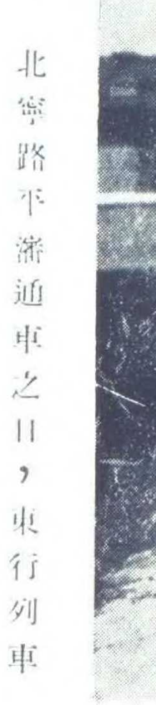
列車次數 ／ 站別 ／ 到開時刻	北平前門 開	豐台 開	郎坊 開	天津總站 開	天津東站 到	天津東站 開	塘沽 開	蘆台 開	唐山 到	唐山 開	開平 開	古冶 開	灤縣 開	昌黎 開	北戴河 開	秦皇島 開	山海關 到	山海關 開	遼寧總站 到
第四十一次 普通客車中膳各等	5.45	6.30	7.45	9.16	9.25	9.35	10.38	11.46	12.47	12.53	13.06	13.39	14.29	15.33	16.16	17.43	17.55		
第七十一次及第七十五次 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6.10	8.05	12.36	16.08	16.25	停	第七十五次	自唐山起		6.30	7.10	8.25	10.45	13.38	15.50	17.43	18.19		
第一次平瀋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8.45	9.13	10.02	11.28	11.36	11.50	12.47	13.45	14.39	14.42	14.53	15.17	15.49	16.32	17.04	17.33	17.40	18.40	6.35
第二十三次 快車膳車各等	13.15	13.46	15.02	16.30	16.39	16.55	18.03	19.08	20.08	20.12	20.33	20.47	21.12	22.12	22.46	23.08	23.26		
第三〇一次平滬直達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15.05	15.36	16.40	17.50	17.59	18.30	開	往	上海										
第五次 特別快車膳車各等	16.30	不	停	19.07	19.15	停													
第三〇五次平浦直達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18.50	19.30	20.26	21.39	21.48	22.20	開	往	浦口										
第二十一次 快車膳臥各等	20.15	20.48	22.08	23.28	23.47	24.00	1.10	2.18	3.27	3.33	3.47	4.20	5.13	6.18	7.07	7.33	7.55		
第四〇一次平滬直達貨車及第七十三次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21.00	21.50	1.14	4.05	4.20	6.40	9.40	13.23	15.03	停									
第三次 特別快車膳車各等	10.55	11.24	不停	13.33	13.44	13.50	14.47	15.40	16.24	16.29	16.50	17.14	17.46	18.28	19.02	19.20	19.27		

上行車（暫停）

列車次數 ／ 站別 ／ 到開時刻	遼寧總站 開	山海關 到	山海關 開	秦皇島 開	北戴河 開	昌黎 開	灤縣 開	古冶 開	開平 開	唐山 到	唐山 開	蘆台 開	塘沽 開	天津東站 到	天津東站 開	天津總站 開	郎坊 開	豐台 開	北平前門 到
第四十二次 普通客車中膳各等			6.00	6.25	6.54	7.40	8.45	9.44	10.10	10.23	10.30	11.42	12.46	13.46	14.00	14.14	15.45	17.22	17.55
第四次 特別快車膳車各等			9.45	10.04	10.27	10.58	11.39	12.18	12.35	12.45	12.50	13.48	14.45	15.40	15.55	16.05	不停	18.15	18.43
第七十六次及第七十二次 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10.30	11.53	13.50	14.48	18.36	20.35	21.35	21.50	停	第七十二次	自天津起		6.05	6.52	11.45	15.38	16.50
第二十四次 快車膳車各等			13.15	13.35	14.00	14.37	15.13	16.05	16.13	16.33	16.37	17.43	18.52	19.50	20.00	20.12	21.44	23.46	24.17
第二次瀋平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10.15	22.26	23.30	23.59	[illegible]	0.19	1.18	2.16	2.41	2.55	2.58	4.08	5.12	6.15	6.30	6.39	不停	8.47	9.18
第七十四次客貨混合三等慢車及第四〇二次滬平直達貨車											4.50	7.28	10.09	12.39	17.20	18.20	23.12	0.55	2.00
第三〇六次浦平直達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由	浦口		開	來	4.50	5.20	5.30	6.43	7.49	8.19
第三〇二次滬平直達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由	上海		開	來	7.05	7.20	7.40	8.50	9.45	10.24
第六次 特別快車膳車各等															9.05	9.15	不停	不停	11.50
第二十二次 快車膳臥各等			23.30	0.02	0.29	1.29	2.13	3.30	3.56	4.10	4.15	5.26	6.31	7.36	7.50	8.30	9.26	10.55	11.29

茶淀炸車





北寧路平瀋通車之日，東行列車行至茶淀地方，發生炸車慘劇

（上）被炸之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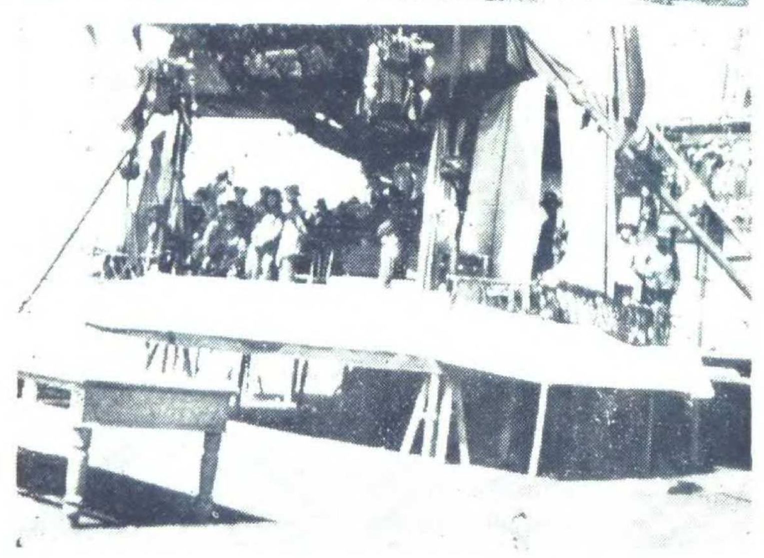


（中）受傷之旅客。

（下）不幸之死者。

（華北攝影社攝）

新疆景物







（左上）迪化街之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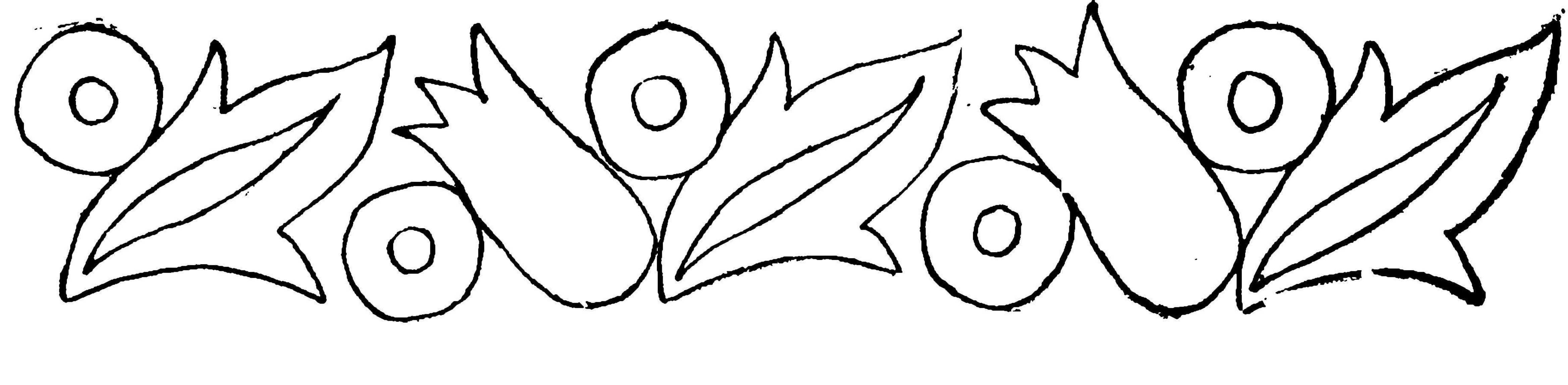
（左中）四一二紀念會之主席台

（左下）依斗亭之正面



（右上）本報記者李天織君

（右下）哈密瓜



國聞週報

第十一卷 第二十七期 目錄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九日出版



一周簡評

何鍵疏解後之西南

這次何鍵到廣東，與粵桂實力派領袖會商剿匪，似乎很有成績，祇要看粵桂增兵入贛一節，就可證明。

不過就實際上說，所謂西南——就是粵桂——如果在政治上解消其和中央對峙的形勢，以全力改進省政，休養民生，其價值似乎比出境勦匪，還要重大，這件事何鍵疏解到何等程度，更要待以後事實的證明了。（冷觀）

新稅則

財政部這次改訂海關進口稅稅則，據財長孔祥熙在中政會的提案，有兩項原則：㈠爲補助財政，維持實業起見，對若干種進口貨物酌加稅率；㈡爲調劑海外貿易，對若干種進口貨物酌減稅率。

現在我們看看新稅則的內容：第一，棉製品全部減稅，這怎麼說得到維持實業？第二，農業機器和製造機械的工具一律加稅，難道這是補助財政的無上法門？第三，魚介海產品如鮑魚海參干貝鯧魚墨魚海帶之屬一律減稅，這是調劑那一國的海外貿易？除掉上述的三點以外，値得研究的還很多，我們姑且不談。

國府當局近來頗標榜生產建設，救濟農村。不幸得很！這次的新稅則却提供了一個絕對相反的證據！

依理說，修改稅則應得立法院審議通過，這一次却成了例外，行政院通過之後，中政會便核准施行了。這又値得多麼注意！（新稅則全文下期周報發表）

總概算案

國府成立已逾九年，國家歲入歲出，不但到現在還沒見過正式的預算，便是本年度的總概算案，也在會計年度開始後的第四天纔經中政會議通過成立！

從大體上觀察，本年度歲入方面，除烟酒稅印花稅等比上年度略略減少外，鹽稅關稅統稅和國有事業的收入，均有增加，而且增加的數目不小，這可說是財政上的好現象。歲出方面呢，軍務費比上年度減少一萬萬餘元，建設費增加一千一百餘萬元，教育費增加二百三十餘萬元，這都是應該大書特書的。只是國務費增加四百三十餘萬元，財務費增加四百二十餘萬元，以及外交費的減少，黨務費的增加，究有什麼必要，我們還不十分明白。（谷）

茶淀炸車

北寧路平瀋通車之日，第一次東行列車行至茶淀地方，三等車中突有炸彈爆發，死傷旅客多人，演成一幕失敗外交的慘劇。

平瀋通車，是日本人的要求，自從塘沽協定簽字，這個問題一直鬧了一年，中國最後答應了這個要求，是出於不得

已。中央的苦衷，我們儘可原諒；但實行通車，是我們的一種屈辱，是不可諱言的。這幕炸車慘劇，在人道觀點上，誠不勝遺憾；而我們一般民衆對於屈辱的悲憤，却也是應有的表示。（草人）

望敎育當局努力

現値暑假期間，上學年業已結束，下學年正待開始，敎育部對於各學校有所整頓，這是應該的。近年敎育界偷惰敷衍的風氣，與日俱增，不特需要整頓，並且需要大刀闊斧的整頓。能把用招牌騙青年的大學統通關門，中國的敎育纔會有轉機。

現在敎育部的辦法，只有嫌其不澈底，絕無不公道。鬧風潮是中國敎育界的拿手戲，現在整頓到頭上來了，鬧鬧反對風潮，這是題中應有之義，希望敎育當局堅定努力，不要被這代表懶惰敷衍的空氣唬得縮回去，纔好！（芸生）

日本內閣更迭

日本齋藤內閣，本來早就站不住。自從黑田事件發生，連接着牽涉到齋藤內閣前任閣員的中島，使得高橋和齋藤本身都不能再往下幹，祇有出於總辭職之一途。

但是，因爲環境需要齋藤和高橋的支撑，於是以岡田啓介代替齋藤，以藤井眞信代替高橋，其實便無異齋藤高橋內閣之延長，加以外交和陸海軍大臣一概留任，更可證明齋藤內閣並沒有倒！

爲了綱紀問題，把『不倒翁』居然迫到辭職，可見日本還有法律。去掉一個海軍耆宿的齋藤實，又來一個負有人望的海軍大將，更可見日本預備人才之多，這都是値得我們羨慕的。（冷觀）

希忒拉清黨

在這一週裏，世界上差不多祇有兩樁大事：一是日本內閣的更迭，一是希忒拉的清黨。就這兩事的性質論，後者或許比較前者還重大些。

從國社黨發展的過程和希忒拉執政後的手段說，國社黨內部的複雜不純，而含有若干派別，並且需要清黨，是必然的。因爲㈠在希忒拉執政的前三年，國社黨發展太速，黨部既濫收黨員，自然不免有盲從趨附的人們乘機混入，㈡在希忒拉執政以後，壓迫異黨，悉予解散，那些失了黨籍，不能自由活動的人們，自然要在可能範圍以內勾結國社黨黨員，作種種的企圖。

現在清黨工作，已經告一段落，德國政局對內對外都未發生什麼重大的不良的影響，這不能不說是希忒拉的成功。可是據四日柏林電訊：副總理巴本現因興登堡的要求，並爲避免顯露政府內部的不一致起見，已決定暫時留任。不過在今後數星期中將乞假休息，而將來再以身體不適爲理由，辭職求去。這種曲折的方法，原爲我國政治家之所優爲，在西方政界却是不經見的。我們看看巴本的進退是這樣，也可以測知德國政局的前途了。（谷）

關內外通車的意義

王芸生

北寧鐵路關內外通車，已於本月一日實行。此事醞釀經年，在中國方面並經過許多暗潮，中央始決意實行。中國明知這是一幕吃虧的交易，但處萬鈞壓力之下，其勢不容不辦。這種不得已的情形，我們對中央祇有原諒，不願苛責。這件事，從關內外的交通上看，眞是一件平常事，不値得大驚小怪，但從九一八以來的一貫歷史看，却很有深刻的意義。

關內外通車，在經濟上對日本並無利益。蓋榆關交通阻塞，中國內地與東三省之間的貨運，大多數須轉道大連，若關內外一旦直達通車，大連港口的貿易必然減少。一般人多謂關內外通車是南滿鐵路勢力的擴展，其實從其本身利益上言，南滿鐵路是不贊成關內外通車的。自從塘沽協定簽字以來，這一年多的所謂華北懸案，主要的祇是這個通車問題。這件事完全是日本關東軍的主動，且不惜用種種搗亂及恫嚇的手段，以求達到這個目的。此事在經濟上旣不合算，關東軍何以却用萬鈞壓頂之力逼迫中國實行？就此點追問下去，關內外通車的意義便灼然可見了。

一般人對於關內外通車，每以事實上承認僞國爲慮，且不論此事在國際法上儘有趨避的餘地，而日本也不急於要中國承認僞國。故實行通車在經濟與政治上，均無多大作用，而其眞正意義是屬於軍事的。而此事在軍事上的意義，且不限於華北一隅，幾乎是衡量遠東全局的。

日本自從投了九一八的巨彈，在心理上時刻期待着世界的反響。日本在軍事上的準備，中國已不在她的眼裏。她的假想敵，在大陸上是蘇俄，在海洋上是美國。現在的局勢是陸緊於海，故日本的防俄也較急於防美。日俄之間一旦有事，戰場必在滿洲及西伯利亞一帶。日本要使戰事能够有利的持久，僅靠東北四省是不够的，必須控制住華北的資源。我們想像中的華北危機，也在這一點。老實說，華北現在已成日本的囊中之物，一聲有事，日本可以很快的取得平津，那麼，現在通車不通車又有什麼關係？但從軍事技術上看，問題並不如此簡單。假設事情業已發生，日本爲控制華

北資源而要取得平津；又假設關內及平津一帶毫無抵抗，日本從關外進軍，即使不遇人力的阻礙，則自山海關到北平的交通整理，——就是說日本軍隊乘南滿車或「奉山」車由山海關到北平——起碼須要兩三天的功夫。現在關內外實行通車，每天有一個行車號碼在日本手裏，日本軍隊可以匕鬯無驚的開到平津。這種形勢，在平常時，日本已控制了華北交通的幹線，有事時，在軍事技術上可以節省兩天的時間。關內外通車的意義在此！

日俄的衝突，遲早不免，一旦有事，日本事實上或不必軍事的占領平津，而晉察綏三省她必要拿到手上，這樣華北的資源煤鐵棉花之類，纔可以予取予求。現在通車問題既已解決，關東軍的目的業已達到，我們判斷華北的中日小糾紛此後將相當的減少，但日本勢將轉平綏路的念頭，另造口實，要求通車聯運，甚且過問路權。假使平綏路又繼續遂其所欲，則晉察綏三省已入日本的懷抱，從東北西北兩方面包圍了外蒙古，這在軍事技術上日本更大大占了便宜。

查北寧路，其前身爲「關內外鐵路」。中國興修鐵路，始於光緒初年，認爲自強要圖。光緒十六年海軍衙門大臣奕譞及直隸總督李鴻章議辦關內外鐵路，謂「鐵路實爲自強要圖，最利於敵國轉運，最宜於邊境省分，關東鐵路……爲尤急。」又謂「俟此路成後，再由瀋陽造枝路以至牛莊營口。分年程工，歲有增益，一氣貫注，首尾靈通。無事張皇，而已能控制海防，兼顧邊方，於大局深有裨益。」（見奕譞李鴻章奏摺）創始者之志如此，以今視昔，感慨曷極！

寫於平瀋通車之日

戰成都

陳昌裕

戰成都，成都戰，成都一戰四五日，死傷官兵一二萬；
雙方猶自磨刀鎗，不殺，不盡，不遂平生願。
但憶正月淞與滬，倭寇大舉來侵犯；
十九路軍獨揮戈，衆人俱作壁上看；
血衝肉縛連一月，死傷不過此一半；
直教世界耳目驚，盡洗山河日月燦。
且看成都戰如何，滿眼生民皆塗炭。
昨年東北起狼烟，連失三省於一旦；
可憐中國好男兒，誰敢出關仗長劍。

論小學宜取消社會門改設本國及外國史地

盧逮曾

這的確是一件驚人的大事：小學裏不設本國史地！

上月三日我讀了楊振聲先生「論小學宜添設本國史地一門」的文章，使我十分驚訝。當時我以為楊先生記錯了。因為去年暑假，我曾在家裏親自看見聽見小侄們溫習本國史地的功課；大讀着：「山西煤礦足供世界二千年之用」的地理教本。雖然教材荒謬些，但確是有這門功課。怎麼楊先生要說「宜添設」呢？

我抱着這樣的疑惑，所以那天下午就跑到北大教育學系閱覽室裏尋覓解決這個疑問的材料。費了三十分鐘的時光終於求得了結果。不是楊先生錯了；竟是我自己疏忽了，沒注意到教育部頒行的「幼稚園小學課程標準。」

我想這種錯誤恐怕不是我獨有的。因為我們平常總是這樣想：教育上的問題自有許多專家在那裏研究和注意，用不着我們外行費心。於是就把這樣重大的問題忽略了。楊先生是跑到小學裏實地工作的人，所以感到而且鄭重的提出討論了。

教育部這件法令是二十一年十一月底就披露了。但是在二十二年三月間纔正式公布的。據這命令的頭一段的敘述，我們知道：這個課程標準是由許多專家，在從十七年十月起至二十一年十月止，四年的長時間裏，試驗研究費盡心力纔編訂完成的。許多專家費了這樣長的時間，盡心討論的結果是把本國史地包括在「社會」門裏去了。但在這一點上我們人仔細思考一過，實在感覺有切實討論的必要。我們先把「社會」門的「目標」引錄來看看：

(1)指導兒童認識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並培養兒童良好的道德習慣和參加社會活動必須的知識經驗。

(2)指導兒童了解國家民族的歷史演進，地理狀況和文物制度的大概，並培養兒童愛護國家努力自衛的精神。

(3)指導兒童明瞭人類生活狀況，世界大勢和文明進化的意義，並培養兒童盡力社會愛護人類及促進世界大同的願望。

我們細心的看看這三條「目標」，就會起一種：「這太空泛無當了」的感覺。在和美術，音樂佔着相差不多的時間裏，決不能包括這樣繁雜的教材。而且在「愛護國家努力自衛的精神」和「愛護人類及促進世界大同的願望」的兩點上也多少含着些矛盾性。第一條目標所包含的東西實在可以劃到「公民訓練」門內。既有「公民訓練」門又設「社會」門，而且把「培養兒童良好的道德習慣……」等項列爲第一條目標。這兩者之間，顯有「疊床架屋」的嫌疑。恐怕實際施教的時候，也會有因爲課目的內容不淸，以致教材範圍不易分畫的困難。我想這種情形一經試驗，就會顯露出來了；就是仔細思索也能感覺得到的。不知道爲什麼當時那些專家反把這個忽略了。

第二三兩條目標裏，顯然有相當的矛盾性。我們固然希望着民族主義和世界大同主義能以並行不悖。但這不過只是一種理想罷了；何日能以實現簡直是渺茫難期。自己本身根本還沒有保衛獨立的能力；怎麼能以更進一步的去促進世界大同呢？而且本身還正在被帝國主義者加緊的圍逼着，遂使這種理想更變爲妄想了。這不但是僅有矛盾性，確是更流於不自量的虛誇。這就如同自己還不能站起來的人，反妄想要扶着別人跑。結果也就只有自取恥辱的一途！

當時的專家們規定這兩條的時候，我想也是費盡思索的能力了。因爲自「九一八」以後我們被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的日甚一日，遂使人人都感到自衛的必要。在這樣的感情與理智間雜的氛圍裏，乃把第二條目標寫定了。同時在另一方面似乎不肯，也許是不敢，把孫中山先生提倡的世界大同主義拋棄了。因此又寫上第三條目標。在當時也許大家都認爲這是兼籌並顧的上策；然而事實總會告訴我們：將來必定是「兩無所成。」

我們再看「社會」門的作業要項，是把六年小學分爲三個階段的。在第一段裏包括着第一•二學年，每週時間九十分鐘。作業的要項共規定着十六條。它們是着重在故事的講述和切身事務的解釋。內容是從道德方面，一直到時事風景的認識。

第二是把第三•四學年分爲一段，每週時間一百二十分鐘。作業要項共列舉二十一條；內容是包括着三民主義，重要時事和中外史地等。

末一個階段是第五•六學年，每週時間一百八十分鐘。作業要項共列舉着四十一條。在這四十一條裏，自第一至第十八條是明白指定爲關於「公民智識」的。自第十九至第三十一條是關於歷史的。自第三十二條至第四十一條是關於地理

的。

在第一二階段裏大半是偏於道德的培養和社會常識的教授；而對於本國史地只是片斷的述及。這或許對於達到本門的第一條目標有相當關係；而對於第二條目標則相去尚遠。恐怕更無補於「促進世界大同的願望。」

第三個階段包括着三種科目(實際是五種)，而中外歷史在那列舉的四十一條要目裏總一共佔了十三個；中外地理總佔了十個。這無疑的是既不能詳「中」，也不能盡「外」。實在難以使兒童們對於本國的以及世界的史地得到一個比較有系統，正確的觀念。況且一個「我國近百年來的內政外交的重要事實和革命運動的研究」，也決不應該視爲和「俄國革命的研究」同樣分量。小學的學生不明瞭前者當然是不應該，但不明瞭後者實在沒有多大的妨礙。小學學生將來能升入中學以至於大學的，則關於世界的知識自然有吸收的機會。不能升學而走入農村或工廠的，對於後一類的學識欠缺些也沒有關係。關於地理的課程也是如此，多半是輕重不分，中外混淆。所以儘有許多小學畢業生能以知道「東方大港，北方大港，南方大港」；而不知道黃河，長江流域各有幾省。他們能以知道俄國，美國，英國等等的名字；而不知道現在本國的京城在那裏。這並不是言之過甚，實在是我親自看見過甚多的這樣學生。小學兒童的心理不成熟，一切觀念都容易混淆。授給他們這樣一個複雜的科目，徒使他們感到繁難與無趣；而不能給他們培養起來任何正確的知識和習慣。而且爲什麼中外史地要在「社會」門裏，也是極不容易使兒童明白的吧。所以我除了極端贊成楊先生的提議和他的意見而外，更把我個人的意思寫出來：

(一)我認爲小學課程裏「社會」門應該取消；把該門內關於「公民智識」的併入「公民訓練」門。其中關於史地的學識，應該分設「本國史地」和「外國史地」等兩個科目。從第三學年起至第五學年止，一貫的講授本國史地，三個學年。第六學年起講授「外國史地」一學年。在這三個學年裏應該給學生一個完備正確的「本國史地」的概念。民族復興的基礎也就在這裏邊培養起來了。

(二)教材的編訂不但要有文學趣味，而且要用正確的材料。更必須要盡量的採用近年各專門學術機關——地質調查所，中央研究院等處研究所得的結果。而不可以仍舊沿用那種腐陳的不正確的學說。如本國地理教本裏寫着：「山西之煤足供世界二千年之用」的話，是我二十年前在小學裏就讀過的。這二十年來，山西的煤層已經由我們本國的地質學專家調查過許多次，證明這話是不正確

的了。而現在的教科書却仍舊採用，這是極大的錯誤，但是在這種錯誤的觀念裏 ，就能直接間接的給兒童以虛驕浮誇的影響；而對於民族的前途是有害無益的。

(三)楊先生以為史地教材的編訂應該邊疆與內地並重；他民族與漢族並重。這自然是極對的。但我認為漢族與本國史上的其他各民族的關係和演變，雖然應該平等重視。却也必須使兒童明瞭漢唐時代各族與漢族的同化；以及遼金元清時代，漢族屈服於新興各族的史實。我們不是藉此離間各族的感情，而是藉此明白認識彼此間的密切關係和悠久的歷史。現在我們都是被壓迫的弱小民族了，更應該明白以往的悠久關係，拋棄歷史上的恩怨而共同奮鬪以求生存於現代。

必須在本國史地的教授上設計，纔能有完成民族復興的希望：纔能進展到「立己立人」的遠圖。我們固然不希望培養成像我們東鄰的「狹隘國家主義」；然而我們也不應該在自己尚被侵略蹂躪的時候，就妄談「促進世界大同」的奢望！更不應該在小學課程裏廢棄「本國史地」科目的設立！

無罣礙室隨筆(六)

聊止

莽權莽衡與莽尺

近見報載北平學術團體聯合會，為贊助燕京大學百萬基金運動，於五月二十五六七諸日，開放團城 ，展覽文物，各文化機關均有珍品陳列，古物保管委員會之出品，有莽衡莽權一宗，在考古學上，最有重大價值，蓋皆王莽始建國時所製，數年前，在甘肅天水縣稱鈎驛出土，銅質，款識精美，且字數綦多，原器計杜一，衡一，(即橫梁)鈎一，權五，其形式與今天秤大致相似，惟權作環形，不類法碼云云。王莽所製之權衡，今日猶得公開展覽，自是名貴不凡。惟曩嘗讀上虞羅振玉『俑廬日札』云，『舊在劉氏食舊堂，見莽尺，文曰 ，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其端之側，有環，能伸縮，斂之則為五寸，引其環而伸之，則為一尺。視今歐人尺度之作摺疊式者尤便。於此可見古人工作之精妙。』據此，則王莽始建國時所製之尺，亦早已發見，且其尺與今歐西形式相類，尤為難得。今莽衡莽權，既得展覽，而莽尺未與，似亦不可謂非美中之不足也。

立法院新通過之儲蓄銀行法

張茲闓

儲蓄銀行法已於最近經立法院通過，施行期大約爲期不遠。因爲這種儲蓄銀行存戶的廣遍，和存戶大都是資力較微兩層緣故，各國大都另立儲蓄銀行的專法。現時我國也有了儲蓄銀行法了。這種法規的重要性，無須再事申說。前幾天金國寶先生對於條文的規定，曾有很細密的推敲，原文見北平世界日報。作者不揣愚昧，就管見所及，也有幾點提出來討論。

立法諸公這次制定儲蓄銀行法所抱負的宗旨，是極公正偉大的，這一層任何人都不能否認。自儲蓄銀行法施行後，所有儲蓄銀行的設立，必須經財政部核准。其資本及營業，都有一定限制。政府復隨時有檢查之權。商業銀行之儲蓄部應採獨立會計。有獎儲蓄，應即嚴禁。此外又於營業範圍內，添關農業放欵一項，有强制的規定(不得少於存欵總額五分之一)。目的是要使資金流入農村，以救濟農村資金的缺乏。這種深長的用意，是極端可以佩服的。

這種立法精神上的優點，不必贅述，讀者把條文讀一遍，再看起草人馬寅初先生發表的意見，便可了然。但是法典具在，其次便要實施，不要使立法視同具文。從這方面看來，暫時必要感覺許多的困難。各銀行如果勉强以求適合法律之規定，恐怕要變成類同金國寶先生所慮的各行競放濫放，我們所最需要的存戶資金安全保障一個條件，便不能穀達到目的。因爲我國的金融制度，現在尙難找得出實施這種方針的途徑，要勉强附會，一定難得好的結果。

有獎儲蓄之應該禁止，理由極爲明顯而簡單。即因其辦法弊端百出，中飽太多，儲戶損失太大，不能認爲正當營業。馬寅初先生關於此層言之極詳，不必贅述。我以爲即此已足爲禁止之理由。但馬先生又以爲萬國儲蓄會所購洋商在滬漢經營事業，及租界工部局的債劵，認爲利權外溢，也是要禁止的理由之一。在單純的愛國思想看來，這種理由，是很動聽的。但從「生意經」的看法說來，這個理由，是不充分的，而且對於最近期內儲蓄銀行的營業方針，很易引起誤解以致入歧途的危險。因爲辦理儲蓄銀行的人，收了存戶的欵，便有把欵項安全投資的責任。如果這種債劵的價値穩當，而又爲環境所限，沒有其他代替的證劵，爲謀存戶資金安全起見，購買這種債劵，並無不合之處。

自然我並不是替萬國儲蓄會作辯護。但是馬先生旣以此爲禁止有獎儲蓄的理由，那麼其他儲蓄銀行要投資於這種債劵，也要招馬先生的非議。按新儲蓄銀行法第七條之規定，將來儲蓄銀行只能購財政部認可的有價證劵。至於上述的洋商公司及租界工部局的債劵，能否邀財政部認可，現時無法斷定。如果財部當局也和馬先生一樣的意見，或是怕引起外間發生和

馬先生一樣的背議，也就只好將這種債券完全除外。這種辦法，從國家觀念看來，是極對的。作者相信自己的愛國心，並不下於馬先生。但是要從事實上觀察，便不免發現了一種矛盾的情形。因爲這種證券，在金融市場，很佔優良地位。這並不是偶然的現象。第一：現在這些證券有一個極活躍的市場在上海。第二：我國自己的工商業，很少運用發行證券的方法，來籌所需資金的習慣，因而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除政府公債以外的證券市場。處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有這種限制，不但是儲蓄銀行自己無路可走，而且將來執行機關的財政部，又拿什麼標準，來定各項證券的去取？因爲市場的實況，既如上述，而條文內又不曾將這種標準明白規定。

作者何以注重在購買證券一層呢？這緣故是狠簡單的。我們知道儲蓄銀行最重要的任務，是將一般資力微弱的國民所得儲蓄，集中起來，以應工商業長期資金的需要。而最能適應這種長期投資需要的途徑，便是他們在證券市場的活動。所以儲蓄銀行在證券市場，常常被認做『團體購買戶』(Institutional Buyer)，是一個狠重要的份子。即以儲蓄銀行法第八條所規定而論，對於其他運用資金的途徑，都有不得超過存欵總額若干分之幾的規定，惟對於每銀行投資於有價證券之總額（連政府公債而言），則並無等於存欵總額若干之限制。平常儲蓄銀行所購置資產，在理固應以有價證券爲最大部份。

現時我國股份有限公司的商業組織，固然不少。但是把他們的股票總合起來，恐怕還不彀產生一個巨量的市場。同時公司債的發行，數額更少了。我國人對於購買證券的習慣，還未養成。但是可以說，辦理工商業人們的理財經驗，還不十分豐富。會計制度，也未臻完善。還有許多其他理由，都足以構成我國證券市場不能發達的主因。沒有這個市場，投資銀行制度自然難以成立。就管見所及，以爲便有兩層障礙。第一：證券缺乏了市面流通性(Marketability)。其買賣交易，極端不便。而且證券的價格，難以穩定。在儲蓄銀行購入證券時，簡直無法預計將來出脫，能變價得多少欵項。第二：證券不能經歷一種試鍊的過程(Seasoning)，無法表現他們眞價值，使投資者更拿不穩主意。因爲這種緣故，洋商公司及租界工部局的債券，在投資的觀點上，所以佔了上風。我並不是主張只有這種證券，纔是上乘，而本國的債券，都是下乘。不過就現時市況而言，我們還要努力。僅就儲蓄銀行法的規定而論，絲毫補救不了目前的困難 。還有一層，可以附帶討論的，便是條文內規定有價證券一項，自然是包括股票和債券而言。儲蓄銀行是否合宜於購買股票，似乎仍有可以斟酌之處。

其次便是農業放欵的規定，在實施上有極大的困難。現時設法使資金流入農村，是切要之圖，無人能彀否認的。但是現時有什麼途徑，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其次則農業放欵，和其他投資性質不同，有什麼方法，能使投資的銀行，有資金安全的把握？一般商業銀行，參加農業放欵的業務，已不無許多困難。但資力雄厚眼光遠大的銀行，把振興農業，引爲已任。所以不避困難，在內地要添加許多分支行，添加許多工作人員，來經營這種業務，這是很使我們佩服的。因爲農業放欵，大都數額小而借戶多，地面又廣，所增加業務上的費用，是很可觀的。同時農業放欵，又要顧全各種的需要；有比較長期的購置農具之投資，有供給種子肥料及未收穫前生活費之借欵，又有運輸農產至市場出售之短期借欵。性質種類並不單純。經營的費用，自然更多。而且所包含的營業危險，也比商業放欵較難。在

規模較大的商業銀行，尙可以餘力來應付。但若以强制的規定，使所有儲蓄銀行非參加這種營業不可，困難就太多了。第一：照現時情形，所有處在都會的儲蓄銀行，其勢非都在內地鄉村設立分行不可，因爲現時農業放欵，除各行直接經營外，別無辦法。這種費用，是不是一般儲蓄銀行所能擔負？第二：這種營業，是否能毅不違背保障存戶資金安全之目的？作者實在無法解答。

所以作者認爲這次的立法，目的是很高尙偉大，但是缺少『生意經』的經驗。管見以爲如我們必須要利用儲蓄銀行的資金，來救濟農村，恐怕大體上依然要做照美國的辦法，在政府監督之下，另行組織一個農村信用的銀行制度，把供給農村所需要資金的責任，交給他們。一方面允許這種農村銀行在各金融中心，發行債劵，經政府認可，能充儲蓄銀行投資，而且政府還要擔保這種債劵的本息。似此辦法，則儲蓄銀行的資金，可以流入農村，而辦理儲蓄銀行者，不至感覺對存戶資金安全問題之困難。照現况而論，儲蓄銀行既不能直接經營農村放欵，而間接又別無途徑，結果只成紙上空談便了。

其他關於儲蓄銀行註册的核准，營業的檢査，有奬儲蓄之禁止，多屬題中應有之義，且尙有待於施行辦法之規定。現時尙難以預爲評斷，只好期諸異日。

（附）儲蓄銀行法 六月二十二日立法院通過

第一條　凡以複利方法，收受零星存欵者，爲儲蓄銀行，合於前項規定，而不稱儲蓄銀行者，視同儲蓄銀行。

第二條　儲蓄銀行應爲股份有限公司組織，非經財政部核准不得設立，普通銀行依前項之規定得兼營儲蓄銀行業務，但以收足資本至少達國幣一百萬元者爲限。

第三條　儲蓄銀行之資本總額，至少須達國幣五十萬元，前項規定之資本額，在商業簡單地方，得呈請財政部核減，但不得減至十萬元以下。

第四條　儲蓄銀行除應列各欵業務外，不得兼營其他業務，

（一）隨時收付之活期存欵，

（二）整存整付之定期存欵，

（三）零存整付或整存零付及分期付息之定期存欵，

（四）保管業務，

（五）代收欵項及匯兌，

（六）代理買賣有價證劵，

（七）公益團體及合作社之欵項收付，

（八）公益團體及合作社之通知存欵。

第五條　前項第一欵之存欵數額，每戶不得超過國幣五千元，各戶合計不得超過前條各欵存欵總額十分之四，並不得使用支票，前條第二欵或第三欵之存欵數額，每戶不得超過國幣二萬元。

第六條　儲蓄銀行之定期存欵，其最長期限及最高利率，應由所在地銀行業同業公會或同業斟酌情形，決議限制，呈請財政部核准備案，其無銀行同業公會或同業時，應呈由所在地主管官署轉請財政部核准備案。

第七條　儲蓄銀行經營第四條所規定之業務，非依左列各欵方法不得運用其資金，

（一）購入政府公債庫劵及其他担保確實經財政部認可之有價證劵，

（二）以政府公債庫券及其他擔保確實經財政部認可之有價證券爲質之放欵，

（三）以繼續有確實收益之不動產爲抵押之放欵，

（四）以他銀行定期存單，或存摺爲質之放欵，

（五）購入他銀行承兌之票據，

（六）存放他銀行，

（七）對於農村合作社之質押放欵，

（八）以農產物爲質之放欵。

第八條　儲蓄銀行對於前條第一欵第二欵之有價證券，爲同一公司發行者，其收受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已繳資本及公債金總額十分之一，儲蓄銀行對於前條第三欵之放欵總額，不得超過其存欵總額五分之一，儲蓄銀行對於前條第四欵之放欵總額，不得超過其存欵總額十五分之一，儲蓄銀行對於前條第五欵購入票據，不得超過其存欵總額二十分之一，儲蓄銀行對於前條第六欵之存欵數額，不得超過其存欵總額十五分之一，但有以政府公債庫券及其他擔保確實經財政部認可之有價證券爲質者，不在此限，

普通銀行兼營儲蓄銀行業務時，儲蓄部對於銀行部承兌之票據，及其存放數額，準用前二項之規定，儲蓄銀行對於前條第七欵及第八欵之放欵總額，不得少於存欵總額五分之一。

第九條　儲蓄銀行至少應有儲蓄存欵總額四分之一相當之政府公債庫券，及其他擔保確實之資產，交存中央銀行爲償還儲蓄存欵之擔保，前項規定之存欵，總額以每年年末日之結存總額爲準。

第十條　儲蓄銀行之借貸對照表，及其財產目錄，至少須於每三個月公告一次，並呈報財政部或呈由所在地主管官署轉呈財政部備案，前項公告方法，應於儲蓄銀行章程內訂定之。

第十一條　財政部對於儲蓄銀行得隨時派員，或委託所在地主管官署檢查其業務內容，及其全部財產之實況，有存欵總額二十分之一以上之儲戶，對於前條之公告及其業務有疑義時，得聯名呈請財政部或所在地主管官署派員會同儲戶所舉代表檢查之。

第十二條　普通銀行兼營儲蓄銀行業務時，其全體股東董事監察人，視爲儲蓄部之股東董事及監察人。

第十三條　普通銀行兼營儲蓄銀行業務時，應將儲蓄部與銀行部之資產負債劃分獨立儲蓄部之資產，不得因銀行部之破產而受影響。

第十四條　有奬儲蓄應禁止之，本法施行前，已辦之有奬儲蓄存欵其結束辦法，由財政部擬訂，呈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十五條　儲蓄銀行之財產不足償還各儲戶債務時，董事監察人應負連帶無限責任，前項董事監察人之連帶無限責任，非卸職登記二年後，不得解除。

第十六條　違反第二條或第三條之規定者，處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之罰金，財政部並得令停止其營業，違反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第七條　第八條　第九條　第十條　第十二條　或十三條之規定者，處董事監察人及清算人一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之罰金，違反第十四條之規定者，處董事監察人，無董事監察人者，處其股東，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並科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之罰金。

第十七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神秘的西北

李天爵

西北問題現時在社會上已成頗爲時髦的問題了。無論中央大員，文人學士，談起西北問題來，無不津津有味。不過因爲歷史關係，一般人對西北都有一種很不好的印象。我們看古今的記載，如「西出陽關無故人」，「春風楊柳不渡玉門關」等，指不勝屈，大概都是怨望和牢騷。所以到後來一般人視「到西北去」無異宣告死刑。非萬不獲已，再沒有人自動的跑到西北去看一看。去過一次回來之後，言談紀載復多斥爲異域。積久相沿，到現在西北仍然是西北，中央仍然是中央。隔閡愈久，民情風俗相差亦愈遠，一般在內地享受慣了極度物質文明的人到了西北，所聞所見仍然都帶有半開化的性質，當然覺的格格不入。不過西北物質文化雖然落後，她的本身確也有一種值得一般人留戀的美。記者此次赴新，爲內地新聞記者到新疆的第一人，而且又是坐汽車走草地，雖說沒有什麼豐功偉績，在青草或沙粒上已留下了很深的兩道車痕。現時我們再不應如古人一般將一切好處抹煞，僅僅就一兩件不好的事情去講。因此我想拋開軍事政治不談，專寫一些社會上，地理上，特殊的事情，以佐讀者茶餘飯罷之談興。

蒙古地的水和樹

蒙古草地，與內地接近的已有一部開墾成田，土質確甚肥沃，但是，因爲蒙古王公如保存古物一樣的去維持游牧，所以仍然有一大部份土地禁止建屋種田，保存了原有的狀態。在這一部份土地中沙子要算特產了。那眞是無處無之。至於水和樹木，在蒙古反成爲不常見的奇物。據一般考古家說蒙古地是一個乾涸的大海，所以積沙特多，水行沙上即入地中，因不常見，氣候又乾燥多風，終年鮮雨，是以在蒙古草地非是有水的地方差不多都沒有名稱。談到樹木，那眞是數千里不見一株。我們由綏遠北行，途中民宅之旁，多有如傘之巨樹爲行人避暑之所。越大青山後，雖仍爲已墾之民田，即不見樹木。村民聚族架屋而居，固與內地無殊，惟田間村中不見株樹。這眞是一件奇事。中途到二里子河，我們在河身中見有樹林，然僅糠梧桐及沙棗樹二種。此外除了河中或湖水的周圍間有一二或十數株外，再沒有見到。蒙古地中禁止建築房屋燒的又有駝馬糞，和一些柴草，樹木在蒙古的確也無甚用途。蒙古人因爲見不到樹木的原故，有時見到在沙中植立着一株高大的樹木，那就驚爲神異，對之絲毫不

敢有損傷的行爲。因此之故，樹在草地中，也算是一種異於平常的植物了。

沙漠中的幾種草

草原是一種有害於農事的東西，在蒙古地草的地位反在五穀之上。蒙古人只要草茂水豐，他們的生活一切都毫無問題。草之所以如此寶貴者，任何人都能知道這是爲了游牧的關係。這原用不着來特別敘述，然而蒙古地中的草，有鹹淡之分，而且有幾種是非沙不生，所以我在這裏特地拿來當作一件奇聞。淡草與內地種類無殊，鹹草則有係木質者，草地無樹木，可作柴燒，駝食其枝葉，遺糞亦可燒茶飯。每值夏日，各蒙古包中常以駝糞置盤中，粒粒相接，如盤珠，由其一端燃之，終日不熄，以代香火，而節省火柴。似較吾人平時所燃之百花香尤覺別有風味。

鹹草的種類到不甚多，而且均生在沙中，吾人不常習見玆特略舉如下：㈠老虎丘（蒙名不他兒）葉針形如粟松，叢生，高僅寸餘，根下則土堆如墳，盤根所致也 。㈡牛皮筋（蒙名哈爾克那）葉椿圓形，排生如槐，其柄生針，肉厚汁多，幹黃色，根長恆丈餘，爲豆科植物，生細沙中。㈢紅山芽子（蒙名紅布頓）枝葉極細小如栢，無幹，枝叢生，根下亦有墳起，惟較小。㈣瑣瑣柴，亦名夾楨柴，因可用以作駱駝峯上之夾楨也。生極細沙中，高者四五尺，圍可二三把，色如枯木，葉綠節生，形如木賊。夏日雨大，開白色小花，根極細小易拔，三四把之樹，蹴之即倒。幹極堅，木質，黃色，溼者枯者均可燃燒，火可終日不熄。冬日綠葉盡去如刀削。俗傳爲神仙採藥取去。此外尙有一種，名紅柳，枝葉均與紫荆無殊。 多細枝，易燃。 所以走草地的人有一句諺語是：「凍死人的夾楨，救命的紅柳。」當冬日傍晚，寒風狂吹之際，手縮指木燃火取煖，夾楨不如紅柳易燃。這是那諺語造成的原因。

哈密瓜的研究

哈密瓜俗名纏頭瓜，實即甜瓜之一種。質味以鄯善屬生產者爲最佳，質脆味濃。吐魯番次之，哈密尤次之。僅是爲了哈密瓜在前清時代是一種貢品，所以就以地名瓜，馳名全國了。就種類上分別，可得三種 。內中以名可可齊者爲最美。黃瓤脆質，味極甘，另有白瓤二種，一脆一綿，不能知其名矣。哈密瓜爲纏民主要食品之一，午餐常食囊（圓形如鍋餅。邊厚中薄）及瓜。自瓜熟至下次瓜熟， 終年可食鮮味。其保存法係以線網盛之，懸於空中，故不易腐，哈密瓜體大味濃之原因，除地質關係外，水及氣候都有關係。產瓜之地多含鹼性，終年鮮雨，完全以雪山流水灌溉。哈密氣候

較寒，瓜熟最晚，吐魯番氣候酷熱，熟較早，鄯善居哈吐之間，故能獨得氣候之宜，才能盡善盡美。本地人常將瓜子及外皮除去，曬之成乾，名曰瓜乾，運至遠方銷售，味仍甘甜適口。

河海崑崙錄對哈密瓜有極詳盡之形容，其原文為：「哈密瓜長徑尺，形加橄欖，兩端銳，外皮色青翠，自蒂至臍，白筋密布如織，如縠如繡，如絡如網，如麻縷，如纏雙絲，如蒙鮧網，如虫窠，如癩石，如絲瓜瓤，其臍四圍大逾錢。無白筋，類人工界畫，初見不識為何物，剖以利刃，久之乃入肉，色黃明如緞，味甘如蜜，入喉而醃，爽脆如哀家梨，無滓渣，瓜心略溏，與東南香瓜無異，子白亦如之。殊形異味，擬之罕譬，思之流涎。或謂與中土西瓜南瓜相類，皆以耳食而未染指者。瓜乾色味全失，不足珍矣。」（記者按：一般人謂哈密瓜與內地西瓜相同者，恐係指其形之大小及食法。若謂哈密瓜是西瓜，就錯了。西瓜新省也有 ，綠皮紅瓤。與內地無殊，味也不十分高美，冬日圍爐取煖，以火烘西瓜而食之，其涼震齒。其風味殊值得吾人回憶也。）

新疆三大風區

戈壁中氣候乾燥，溫度變化極速 。紅日當空，熱不可當。塊雲遮日，則風涼有寒意。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時常起風，飛沙走石，驟而且狂，揚塵萬丈，天日常為之變色。是以旅行草地者無不以狂風為苦。這是因氣候而發生的風。在新省有三個地方，因為地介極熱與極寒兩個地帶之間時常發生很大的風。一般人名之曰三大風區（俗稱風口子）㈠老風口，今改名為太平驛。居山間，兩旁山高千丈，中僅一道可通，每風起，載重千斤之大車，常連牲畜吹去 。據一般傳謂，山上有洞，每日晨間如有白氣上昇，日間必風。旅店即勸阻客人行動，設於途中遇之，必被吹去，絕難倖免。㈡小草湖，地為由迪化至吐魯番之要道，風較老風口略小，不過也能吹飛人馬。本年三月間，省城曾有七人趕馬百匹赴吐魯番，夜至小草湖遇風，馬被吹失。只有三人逃回。雖經官方極力尋覓，終未知人馬之下落。㈢七個井子，為由哈密到迪化必經之途，風雖不大，無日無時無之。居民一年四季在風中生活。沙塵遮日昏暗，亦可算是一件苦事了。

火焰山古蹟

由鄯善往吐魯番途中沿着一個土山走，這個土山就是久已馳名的火焰山。長凡四十餘里，中以神經口（傳即唐僧取經穿過火焰山處）分為二段，北段上部紅色腰間為風所侵蝕，因無雨水冲刷，所以土層壘疊橫列，如古代建築。亭台樓閣，畫樑雕棟，犬牙錯折，色如黛如赭，綿亘十餘里，古色

古香，富麗輝煌，恐阿房也難與媲美。南段，土層轉變，紅色之中若有黑線描成之火焰，縷縷上昇。接連約二十里，遠望之儼然一火山也。山下氣候乾燥，溫度較他處爲高。有風如來自火中者拂面覺熱，故名火風。神經口斷山爲二，寬數十丈，中有一溪，曲折流行，居民旁水植樹種田，不亞生長於火窰中，覺另有一番風致。山東有一村，纏民稱曰塞立克布，居民十數家。村南葡萄園中，有用泥坯造成之方塔一座，四周上方均佛龕，遠望，塑像猶隱約可辨。高可四五丈。俗傳係唐代建築物，名萬佛塔。昔唐僧取經曾經此，不知確否。

吃飯不靠天

新疆之南路，氣候乾燥，冬日不下雪，夏天亦不落雨。飲食和種植，完全仰賴着天然的河水。在沙多的戈壁上，河流往往流不多遠，即滲入沙中而消失，居民總感覺到水的缺乏。所以鄯善吐魯番一帶，不患無可耕的田地，而患沒有澆灌田地的水。也是那一帶居民洪福天降，在道光年間，林則徐爲禁鴉片充軍到新疆，他看到有水的地方，就有草木五穀和居民。沒水的地方，寸草皆無。因而敎導人民去掘坎井，把埋藏地下的水，引到地面上來，用以灌溉田地。吐鄯乃成爲新省最富庶之區域。所以現時當地有一句諺語是：「吃飯不靠天，燒柴不靠山。」這就是說，天不下雨，山上無柴。再進一步說，吐鄯這二處地方的人民最怕的是天下大雨。幸而十年八年不下一次雨，假設下一次雨，地中的鹼質都浮出土上，坎井自然會被沖壞的，而且葡萄瓜果均都臭爛，那就如內地遭了旱年一樣的慘。

坎井與普通之水井不同。鄉民察得水源後，卽行挖掘，及水而止，是爲第一井。然後再於其下掘第二井，於地下開一橫渠，使第一井之水流入二井。依次而掘第三第四，後掘之井常較前者爲淺。久之乃引水出地面之上。最深的井有三四丈者。井井相連，有長五六十里者。井口長方形，井掘成後，卽架樹枝，以土掩蔽，防沙土飛入井中也。關於坎井的原理，楊增新曾在一個呈文上，加以說明。玆節錄如下：

「增新覆查該縣引水之法有二：一曰溝渠，一曰坎井。溝渠係普通所有，坎井則爲吐魯番所獨有。先掘地爲井。穿井數十，再由井中橫開渠道，使此井之水灌入彼井，如貫珠然，井則如珠，而井中暗渠如穿珠之線。第一井深至數丈，第二井次之，第三井又次之，自第一二三以至數十井皆然，激水上行，至末一井，則深只數尺，而水出地上矣。考之史記河渠書，臨晉民引洛水至商顏下，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井下相通，行水井渠之生自此始云云 。由是言之井渠之法最古，而內地反失此傳，新疆亦唯吐魯番有之。」

中國赤區的商業政策

漆琪生

（一）

依照社會主義革命的原則來說，是絕對的不容許個人主義的商品經濟之存在，尤其是對於前資本主義的不等價交易之商品經濟，更是必須嚴禁，因爲這是資本主義經濟不可缺少的構成分子之一，而且還是維持資本主義存在的一個有力的支柱，所以在社會主義國家由國家直接的來管理人民物資的分配，其標的厥在於此。

中國現行的商品經濟，不但是資本主義的私經濟的方式，而且還是前資本主義的不等價交易的方式。這種現象，是普遍着全中國的各地，即如現今困守一隅而單獨形成特殊的經濟範疇之赤匪區域，依然亦是同樣。像這樣的商品經濟，如果自社會主義革命的立場而觀之，是必須加以否定。

誠然，素以社會主義革命相標榜的中國共產黨，他們是不斷的在宣傳着廢除從來的商品經濟，我們無論在他的任何關於商品經濟的文獻中，皆可看出這種論調，可是我們如就眼前赤共所盤踞的各地赤區之實際情形而論，則驚異萬分，覺得赤共的矛盾，宣傳和實際不一致。本來赤共所做的事情，多是矛盾，何只是對於商品經濟的問題？現在我們爲要徹底了解赤匪在赤區的商業政策之矛盾，可先考察其對於既成的商品經濟加以否定的高調。

赤共否定現行的商品經濟之高調，具體的主張，我們可以在中共第六次大會的土地問題決議案中見之。

『高利貸者與商業資本家，往往兼是地主階級而剝削農民。因爲貨幣經濟的發展，到處都已經是用金錢交易，而不是「自做自食自做自用」的自然經濟時代了，市場的經濟制度已經成爲統治的制度，已經籠罩一切，農民的生產品必須出賣一部份，得了錢再來買其他購買品（洋油，火柴，布匹，食鹽等等），於是農民一天一天地格外需要金錢；再加以天災戰禍或者歉收的時候，農民無法生活，因此種種，便造成了高利貸資本的發展……至於商業資本對於農民的剝削也是如此，中國的豪紳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出賣米穀給農民，或者出賣肥料給農民，因爲農民無現錢，便形成貨物借款的形式，利息是非常的重。還有買辦商人收買農村生產品（如絲繭茶米棉麥豆烟等等），往往也趁着農民急需錢用的時候，先付價錢，扣算利息，並且先抑低原料的價格。這種高利貸與商業資本，對於農民的壓迫，是和土地使用關係上的剝削農民（出租田地），互相勾結着而聯系着的。尤其是中國農村經濟關係上的特點，地主階級和商業高利貸資本的代表，差不多完全是混合的，一個人兼做地主和商業小資本家及高利貸者……總之，有錢的（高利貸者），有地的（地主），有貨的（商人），都同是那一批人，他們用三種方法同時並進的剝削農民。有錢的是在變成有地的，有地的變成有貨的（收取農民勞動生產品），甚至於變成「佔有農民」的。』

『中國土地革命，同時還是農民要從商業和高利貸資本的壓迫脫

離的鬥爭……農民如不能從商業和高利貸資本的壓迫解放出來，則將不能獲得鞏固的革命勝利。』

從這個決議案，就可以充分看出赤共否定現存的商品經濟之態度，但是在現今中國各地的赤區之中，是否如斯實行呢？

（二）

奇怪至極，在眼前中國各地的赤區內面，不獨是不能發見完全推翻既成的商業制度的行動，且而積極的維持原有的商業制度。現行的偽赤的商業政策，其主旨即是如此，與其平常的推翻既成的商業制度之宣傳口號，大相差異，所以極度奇異而極度矛盾。

因為現今中國各地赤區的經濟機構，如從商品經濟的立場而論，仍然「是農民的小生產的商品經濟佔絕對優勢」。赤區一般民衆的生活，雖然不是全部甚至最大部份是關係着商品經濟，然而小半的部份卻是不能脫離商品的關係，加以在赤區農業生產日趨凋弊工業生產益增破毀的趨勢之下，赤區民衆需要外部的物資供給愈加迫切，商品經濟之發展因此必將益事擴大。同時又因目前中國赤區經濟發展的條件，尚不適於遂行集體的經濟設施，民衆私經濟的觀念至為牢固，個人主義的經濟活動至為普遍，倘由偽赤政府完全直接的管理商品交易，匪特赤偽無力出此，即勉強行之，亦將失敗，各地赤區的蘇維埃商店之不斷的關閉，其原因即在於此。因此之故，是以偽赤遂不能不矛盾其行動，容認赤區的商品經濟，依然根據資本主義的私經濟的自由貿易之原則而活動，准許赤區民衆仍得如從前自由交易，經營商業，毫不妨碍價格法則的市場關係，制定承認私經濟的商業自由的政策與法令，以防範超時代的過激行動，惟在危及蘇維埃的利益上限制商人操縱市場。像這樣性質的商業政策，可謂是與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的商業政策，無大差別。我們可把其具體的文告舉示於下：

『蘇區一切經濟政策……一般的規律是：對於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商業自由的任何限制，完全不能允許。沒有物質條件和組織羣衆的相當準備，要想用革命的方式來實行社會主義，現在就將工業和手工業收歸國有，這樣的企圖是不適宜的……最主要的事實是：在中國甚至於最落後的地方，農民平均總要出賣他自己的生產品的百分之四十，在城市上購買百分之四十的需要品。再則還有一個最主要的事實就是：在蘇區之中，亦是小的商品生產和中等商品生產居大多數。

……蘇維埃政府應該保證商業的自由，不妨碍商品市場的關係，這是一般的規律。只有在商業投機和怠工，以及經濟封鎖足以危害供給人民羣衆以重要生產品的時候和地方……蘇維埃政府可以對那些首先最必需的物品規定最高價格，此種設施，只應當在極度的需要的時期之內發生效力，也有可能，平時便應該恢復商業的自由。』（第三國際東方部中國蘇區經濟政策草案）

『蘇維埃政府應保障商業自由，不應干涉經常的商品市場關係。但蘇維埃必須嚴禁商人的投機以抬高物價，應解散商會，禁止大小商人以商會名義壟斷價格。如遇商人怠工或經濟封鎖，危及基本羣衆主要生活商品的供給，或因紅軍需要，蘇維埃政府應規定必需物品之最高限度的價格，但這種方法須在必要時 施行，有可能時即須 恢復商業自由。』（偽赤政府的經濟政策）

關於因為施行過早的限制私人商業活動而影響赤區經濟的例子，可以在偽赤湘鄂贛省的保證商人自由貿易布告中明白看見。

『……過去湘鄂贛省又不了解蘇維埃經濟政策的正確運用，保留了「立三路線的殘餘，採用了「半托洛斯基主義」的過早辦法， 和實行「對外貿易壟斷」，如開辦蘇維埃商店和運轉局等，絕對禁止現金出口和奢侈品進口，頒佈命令規定市價，特別是無條件的沒收私人資本，影響蘇區商業更加退化，所有紅軍和羣衆的日常需要品都感覺缺乏，這些都是保留了「立三路線」的殘餘，採取了「半托洛斯基主義」所產生

的非常現象。省政府在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的正確指導之下，認爲對於過去這種錯誤，應該予以嚴格的糾正，而堅決執行中央所頒佈的蘇維埃經濟政策，保證商業自由，號召商人恢復貿易，以增進蘇維埃商業的興盛，而解決羣衆和紅軍的需要。茲將省政府保證商業自由的具體辦法寫在下面，使蘇區的全體商人和工農羣衆大家明瞭。

（1）過去所開辦的蘇維埃商店，飯店，轉運局等，應即租給工農羣衆，由羣衆集資開辦，轉變爲合作社性質。

（3）蘇維埃的大小商人均可照常營業，各地蘇維埃應召集各市鎮的商人專門會議，承認蘇維埃過去對商業政策的錯誤，使商人徹底了解現時中央所頒布的經濟政策，自動的大胆起來擴張營業。

（4）蘇維埃和紅軍不能無條件的沒收商店 ，或橫蠻地向商人借款。

（5）蘇維埃須豁免對商人的一切雜捐，祇能最低限度的按資本的大小，徵收商業累進稅，做小生意的，連累進稅都不可徵收。

（6）各市鎮原有之商會應立即解散，禁止大小商人以商會名義壟斷市價。

（7）應建立與非蘇區的貿易關係，絕不能實行「對外貿易壟斷」，但銀幣輸入白色區域時，須得當地蘇維埃的允許。

（8）如遇商人怠工或經濟封鎖， 危及基本羣衆主要商品， 如食鹽，布疋，洋油等供給，或因紅軍需要，蘇維埃可規定必須物品最高限度之價格，但這種方法，只能在必要時施行，如果這一緊急時機過去，就應馬上恢復商業自由。』

（三）

由上所述，現今中國赤區的商業政策之內容，是可大概明瞭了，現在我們可改論赤區的商人，從事商業活動的手續和其他情況。

赤區內的民衆，凡欲從事商業者，皆得自由經營商業。經營的情形，仍如一般的商店無異，將本求利，照價買貨，買售雙方純然以自由意志爲原則。惟經營商業的商人，對於蘇維埃政府，在營業開始前須先向僞赤政府，履行登記的手續，領得營業證始得營業 。 商業登記手續最重要的項目，照僞赤中央政府所頒布的工商業登記規則之規定，乃爲下之數端：

『第一條　凡各項商業買賣自已開設店舖或寄居別店營業或不設店莊者一律以本規則向當地縣政府登記

第二條　登記項目如下

一　營業字號及所在地

二　股東姓名籍貫

三　經理姓名籍貫住址

四　何種營業

五　雇用幾人

六　資本多少

七　開辦年月

八　上年每月平均營業額

第三條　營業主初次登記完畢向縣政府領取營業證即得長期營業不必每年掉換營業證但須於每年一月內向政府登記一次不登記者即撤回其營業證

第四條　領取營業證時期以本規則頒布後一月爲限新開之商店於開張即須登記領證無此證者不許營業

第八條　政府爲防止隱瞞資本以及不眞實登記起見有隨時派人檢查商店……賬簿之權被檢查人不得匿藏賬簿拒絕檢查』

登記手續完畢領得營業證後，既可正式營業，但營業的結果，還須向僞赤政府完納商業稅。僞赤政府的征收商業稅 ， 乃是按照資本大小而累進，其內容如下：

第三條　稅率暫將商業資本稅從一百元至五十萬元分爲十四個等

級按照等級規定稅率征收其資本營利的所得稅（即全部營利收入非征收資本）資本在五十萬元 以上稅率 另定茲列表如下：（根據僞修正暫行稅則）

等級	資本	稅率
第一等	一〇一元——二〇〇元	百分之六
第二等	二〇一元——四〇〇元	百分之七
第三等	四〇一元——七〇〇元	百分之八
第四等	七〇一元——一〇〇〇元	百分之九
第五等	一〇〇一元——一五〇〇元	百分之十
第六等	一五〇一元——二〇〇〇元	百分之十一
第七等	二〇〇一元——五〇〇〇元	百分之十二
第八等	五〇〇一元——一〇〇〇〇元	百分之十三
第九等	一〇〇〇一元——二〇〇〇〇元	百分之十五
第十等	二〇〇〇一元——三〇〇〇〇元	百分之十七
第十一等	三〇〇〇一元——五〇〇〇〇元	百分之十九
第十二等	五〇〇〇一元——八〇〇〇〇元	百分之二十一
第十三等	八〇〇〇一元——一〇〇〇〇〇元	百分之二十三
第十四等	一〇〇〇〇一元——五〇〇〇〇〇元	百分之二十五

（四）

在赤區內面經營商業的情形，大致如上所述了，最後來論赤區的對外貿易。赤區的對外貿易政策，初時原以容認民衆自由貿易爲原則，僅設對外貿易局以監督之，惟至昨年春季以後，赤區經濟恐慌爆發，物資奇缺，同時又因國軍四圍封鎖，僞赤深感憑藉民間自由對外貿易的緩慢發展，不足以解決當前嚴重的困境，於是施行對外貿易的統制政策，增大對外貿易局的權力，凡一切民衆的對外交易，皆須先得貿易局的許可，貿易局可以指揮民衆的貿易活動，並且貿易局自身，亦直接經營對外的輸出與輸入的貿易事業，這樣一來，赤區對外貿易政府經營的色彩，遂漸濃厚了。

我們現在試先考察僞赤政府最初的對外貿易政策：

『與非蘇維埃區域的貿易，還絕不能實行「對外貿易壟斷」，同時蘇維埃政府應實行監督這些貿易，以保障蘇維埃區域必需商品的供給，銀幣輸出，必須得該地蘇維埃允許。』（僞赤區的經濟政策）

後來僞赤政府更變了這個基本政策，而實施統制貿易之後，可是其成績仍然不甚良好，這在昨年八月僞赤蘇區經濟建設大會後，僞機關報「紅旗」六十二期的蘇區經濟建設初步的總結第一文中所登載的事實，可以明白看見。

『貿易局的組織還極薄弱。二個月來（昨年八九兩月）經過貿易局輸入的商品還不到十萬元。這是我們不能使對外貿易發展，與紅軍的勝利和蘇區的發展相適應。現在希望貿易局的工作大大的發展。貿易局與邊區政府，在邊區必須廣汎的發展合作社的組織，發動廣大的羣衆，給予他們種種便宜，以圖對外商品流通的發展。邊區各縣無論何處，皆必須設立貿易局分局和多數的購入處，活潑的利用商人的貿易路線。各區政府對於對外貿易的輕視是不能再事容許，必須徹底的糾正過去的錯誤。』

關於赤區商業政策的概況大略如此，聊爲一般注意赤區經濟問題的人們介紹，以供探討之資考，詳情則希讀者注意筆者所著的調查報告書。

一九三四，六，二十一日脫稿



東遊印象（三）

向景雲

歌舞伎同我們的國劇一樣有悠久的歷史，研討的學者都有專門的著作介紹。個人對於戲劇是門外漢，對於日本劇更是破題兒第一次觀光。批評既不敢，介紹也不配。歌舞伎座特爲在復興十週年紀念的中間表演俳劇，頭三幕都是富有歷史性的戲曲，個人雖然不懂戲曲，覺得他們在佈景和光線配置的方面都有很大的優點。劇中人的動作注重對話同表情，唱和作樂的却在兩旁的高台子上。歌舞伎好像一種平民劇，還有一種「能樂」是帶點貴族欣賞的意味。歌舞伎劇目的繁多同時間的冗長還在我國舊劇以上。劇院的建築是東西參合的式樣，能容三千人左右，共有五層，有種種便利觀衆的設備。票價是第一層最貴（一等劵約日金十元）越高離台面越遠，價目也最便宜。

東京西方的風氣也表現得很重，觀劇的紳士們很多穿着常禮服。日本的男子在穿衣服上轉變得很快，新一點的人物同職業界的人大多數都穿西服，學生都穿制服，下級職員們也都穿制服，穿和服的到比較少。很明顯的和服在好幾方面都不便利，將來也許會被淘汰。

下午六時文化事業部在劇院食堂請吃了一次便飯，席間坪上部長致辭說到中日文化相互的提携，他是一個典型的日本人，聽說他很理智，今天說話也很有分寸。不過中日現在的關係假若是相互提携的話，那末中國受日本的提携太多了，以後也可以提携日本一下，以免辜負相互二字。

劇目太冗長了，九點的光景，許多同學們都向主人致謝回到日華學會。

四月十三日，今天也是參觀中很可紀念的一天，得到一個機會看一看東京女子高等師範，賢妻良母的養成所。

在濛濛的細雨裏到了女高師，新建起來的校舍，樸素而清潔。招待的人引導着我們作了一週的巡禮。那是一個中上等設備的女子學校，敎室上標着家事，烹飪，裁縫，作法（禮法）寫字，等字樣。那都是課室以外的實習室。此外其他的設備也都和普通師範學校相同。家事是一種和女子相近的事業，就是在婦女地位極高的歐西，大多數母性很强的女子

也喜歡去處理一個家庭。可惜的很，我們的教育當局對於女子一部份的特性彷彿忘記了似的。個人知道的北平燕京大學有一個家政學系，據說課程方面理論比實施重的多，那只好等理想的家庭實現了之後再去實施。

版本學家長澤先生冒着雨來接我們到靜嘉堂文庫。文庫的創辦人就是東洋文庫的購買者岩崎男爵的本家共有藏書八萬多卷，以漢籍爲多。注重珍版的羅致。承他們不棄爲我們開了一個臨時宋版書展覽會，長澤先生「如數家珍」似的和我們解說版本的考証。對着這些異地相逢的「家珍」，我只有祝他們永遠平安！長澤先生指着一卷南宋刋小字太平御覽說「這個書貴國沒有宋刋本了」，我這才覺得這位版本學家原來不是我們同胞，對於那一本托身異域的國寶也沒有敢正眼去看。

靜嘉堂的風景眞稱得起靜嘉兩個字，雨後的青松，卵石的坡路，引起我不少的留戀。

下午四時到麻布區中國公使館，應蔣公使的茶會。被邀的，有江蘇教育考察團，北大，清華幾個團體，同日本外交界的人物。雖然是一個茶會，我却把牠當作一頓豐富的晚餐，可惜只接見了蔣公使的丰采，沒有聽見蔣公使的談吐。

從公使館回到學會，晚間自由行動。到三省堂書店買了一點書。日本的西文舊書非常便宜，化上五六元日金，就可以滿載而歸。

一位老同學請我去觀光日本的喫茶店。

走進一個小巷，洞門開處，一陣樂聲。一個精緻的小房間，氣味濃厚得有點醉人。溫輭矮小的沙發，棕褐色的牆壁，繡幕深垂，燈光黯澹。一顆大棕櫚樹後發出一陣流行的樂曲，四個蝴蝶夫人同時向你鞠躬，送上你所要的飲料。再加上一股子烟的氣味，眞可以使你斜倚沉醉。勝利者微笑着浮一大白，流浪者也可以藉酒開懷，同樣的摧殘人生，摧毀心情。好在這種喫茶店的醇酒雖然芬芳，婦人還比較端莊，東京的咖啡店却沒有勇氣去嘗試。

四月十四日，今天要離開東京了，早餐後去參觀橫須賀軍港。到了橫須賀，用水洗去鞋上的泥土，坐迎接的汽艇到比叡軍艦。

比叡是一個練習戰艦，排水量一萬九千五百噸，有三十六糎主砲六門，十五糎副砲六門，在橫須賀海軍工廠製造，設備上很完全。最可注意的是艦上兵員的食料成分重量都經過檢查配定，對於士兵的健康和發育是非常的注意。

參觀完了比叡又去參觀三笠。

三笠是日俄戰時東鄉大將的旗艦，在旅順口黃海一帶曾

經建立大功業，實遭破壞。因爲有功帝國，所以用水泥築立在橫須賀永遠保存。日俄戰是日本人引爲歷史上最光榮的一頁，保存三笠有追祟既往，勉勵將來的意味。海戰時的創傷，兵士陣亡的位置，東鄉大將的起居，都詳細的標示出來。日俄戰後，日本人更相信軍國主義的奇蹟。

預定晚車離開東京，下午得了一次自由行動。趁這個機會，參觀了東京最熱鬧的區域銀座，看見了日本工業品的銷賣場，百貨商店。

東京有六七個百貨店，銀座是牠們的中心，三越，松阪屋，高島屋，白木屋等都在這一帶。從銀座的「地下鐵」上來，就可以走到一個百貨店的下層。

日本百貨店的外形，除去規模宏大一點之外，和上海的先施永安天津的中原沒有什麼差別，內容看上去也沒有差別，（因爲有許多貨物來源是一樣）。不過日本百貨店裏的貨品，十之八九是日本國貨，我們百貨店裏却十之八九是東西洋國貨。這還是因爲「推銷中華土產」的結果，還有一二分國貨，不然就只「統辦環球貨品」，中國是被拋在地球以外。日本的工業品現在正向世界傾銷着，大規模生產出來的東西，價格便宜得富於引誘性，日本人是非常有美術思想的，作出來的東西在趣味上很能令人滿意，旅行的人很少不在這方面消費一點，買回來之後方感覺到在用途上並沒有多大的必要。

東京一週寄跡，轉眼又將別離，同學們忙忙的清理行裝，跟老同學依依話別，晚飯在萬崎酒店聚餐，算是對他們一點酬謝。東京驛送別的一幕，熱烈的情緒，至今還在心頭蕩漾，他們祝我們西行順利，我們願他們爲國努力。車開了，揮玉手，揚素巾，面上歡笑，心裏酸辛，一聲珍重，又進行我們的萍蹤浪跡。

車中住宿，既經濟時間，又經濟金錢，風掣電馳的車輪，載着三十二顆奔流的心。

一離開東京，處處接觸的都是自然風景，天明（四月十五日）六時到大津驛，這一天全消磨在湖光山色裏。環繞琵琶湖，攀登石山寺，三井寺褐衣白裳的小沙彌，神采飄逸。置身在這個世外桃源，真使你相信綠蔭深處有神仙，動亂的東京，已經忘個乾淨。

沿着松柏森森的參道，到了比叡山巔，在烟霧迷漫裏彷彿置身另外一個境地。翻過比叡山頭，坐爬山電車下來的時候，京都帝國大學的兩位教授來接我們。車到京都是下午四點的時光。

只一離開東京，處處接觸的都是自然風景。東京完全是

一個動的社會，京都到有點靜的意味。羣衆不像東京的那樣匆忙，在街上走路也有抬頭看天氣的機會。建築上也不像東京那樣齊整，那樣歐化，很像我們古香古色的北平。兩個地方的人口，也懸殊得很利害。

汽車在一個小巧日本式的房屋前停下來，門口上寫着「中華國立清華大學御宿舍」，那就是野村旅館，兩個和藹可親的下女在門內向我們深深的鞠躬。

一入「御宿舍」，新奇的故事都來了。門裏先開了一個舊皮鞋展覽會，費了許多氣力才把襪子按到脚指縫裏去，穿上一雙日本拖鞋，上樓梯沒有三步，牠又宣告脫離關係，以後索性穿着襪子到處跑。走到房裏來，同學們有的在墊子上練習「打坐」，有的在「他他迷」上跳舞，有的拉開滑動的牆壁想去發現一點寶藏，結果拉出來十幾件和式睡衣，都小孩子似的披在身上。

指導員錢先生發命令了，六點鐘去看「都踊」，於是乎大家團團的坐起來吃飯，只見兩個下女在中間爬起來，跪下去，忙忙的為大家添飯送茶。

「都踊」是一種日本古典式的歌舞，戲院前熊熊的篝火，在濛濛的細雨裏看着。這還是我國唐宋的遺風。

還沒有到開演時間，戲院門被觀衆們擠開了，人和潮水一般的湧進來，三十幾個人各失所在。

戲院裏黑壓壓的一片人，過了許久才平靜下來，幕開了，左邊十四個美姬奏着羯鼓，右邊十四個青衣操着琵琶，端正的坐着。二十幾個彩衣舞女，從兩旁魚貫的出來。操琵琶的青衣引吭高歌，奏羯鼓的美姬同聲唱和，舞女們齊整一致的隨着節奏動作。半小時後，樂止舞罷，又隨着蜂擁的觀衆們出來，費了好久的時間，脚才找着鞋子；又費了好久的時間，各組人數才聚齊。歸途經過兩條不夜的通衢，走入一條僻靜的街市，門旁坐着的盡是妓女。

只一離開東京，就會使你感覺到秩序上的不滿，今天的「都踊」就是一個例子。地道日本式的旅館裏，衛生設備也很壞，沒有自來水冲洗，穢氣衝天，令人掩鼻。假設你旅行只到東京，那末你並沒有看見整個的日本。

四月十六日，上午到京都博物院，參觀東寺名物展，歷代絲織名物展。關於日本展覽會，已經有人詳盡的介紹過，這兩個展覽會完全是偏重於文化方面的。

由博物院步行到清水寺，又是一番明媚清秀的山光。泥製「人形」，「淸水燒」的瓷器，都是京都的名產，大家爭着買來做紀念。

圓山公園的櫻花盛開，可惜被昨夜一陣春雨，摧殘得有

些凋零的意味，「月桂冠」美酒也被影響得不能暢賣。

從圓山公園到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在這裏接見了狩野直喜先生，他是一位對於漢學有深刻研究的退休老教授，短小的身材，仍然是奕奕的神采。

研究所漢籍書的數目也很可觀，此處所購置的多重於實用方面，對於版本並不講求 。這是一個脚踏實地工作的機關，裏面的學者對於美術，考古，漢學各方面都有重要的貢獻。

在研究所吃完自己帶來的「辨當」，大家坐在食桌上隨意的喝着茶，兩位指導員和一羣學者歡然的談話，大家暫時忘記了國際上的界線。

侍女送茶來了，竟想不到是這樣肅靜端祥的一個人兒。淺絳的衣衫，典型東方美人的面孔，淡淡的裝束，溫柔的舉止，最奇怪的臉上一點脂粉也沒有。也許是近朱者赤吧，在文化機關裏，才有這樣淸秀的人物。一位同學說，日本的水菓，同日本的女人，都是一樣的淡而無味，這話現在却應當有例外了。世界上有許多女人，洗去了臉上濃厚的脂粉，連她的丈夫也會不相認，怪不得大家見了這位「却嫌脂粉汚顏色」的女郎，都嘖嘖的讚美了。有人本着她的個性，題了一個芳名「靜子」，於是乎「靜子」的影子就深深的印在各人的心頭。

天氣突然放晴了，大家出了研究所，沿着柳櫻參差的花道，走到銀閣寺，半人工半天然的美景，都給許多文縐縐的標示破壞了。一個留着分頭的和尙，鑲着滿口金牙，滔滔不絕的講寺裏的古蹟，無如言者津津，聽者藐藐，語言不通，造成這次旅行極大的不便。

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長羽田先生招待團體茶會，考古學部招待團體參觀考古學研究室，地質圖書館。據說此處所藏關於地質的圖書很齊備。京都帝大本以政治經濟兩科見長，自從河上肇博士被捕之後也一蹶不振了。（出了帝大之後，我還想着羽田先生的精幹風采其他各處所接觸的學者，也都非常的有風度。）

晚飯後參觀了兩個百貨店，在組織同設備上都遠不及東京。

四月十七日。上午九時參觀御所（舊宮城）。一入門招待的武官就拿出一張我們團體的人名單，連引導人的名子都載上了，我眞佩服他們辦事的縝密。

御所只看了一小部分就出來了，在門口遇見一大批黃呢制服紅領章的日本軍官，走到近前聽他們却說一口東三省方言。原來他們並不是大和民族，不過披了一件狐皮罷了。

坐電車到郊外的東寺，參觀弘法大師紀念，祭裏的「舞樂」，據說這是很難得的機會，結果只看見了一個戴假面具的和尙，袍鎧登場，耍了一陣大刀。唐代的舞樂，與此相似云。

回京都，到嵯峨車站，下車，到嵐山。嵐山櫻花盛開，眞是遊人絡繹，落英繽紛。許多老年少年，醉飲環臂，踉蹌高唱，綠陰深處，時有三五遊人坐飲，情趣自然又超人一等。

在下女鞠躬歡送中，下午五時離開京都，一小時火車，到奈良市。奈良全市是一個公園，下車後乘輿到春日神社，路旁數千盞「献燈」，在陰沉沉松柏成行的大路上，遠遠的有一點燈光，樹杪上斜掛着一鈎新月，大家漫步歸來，忘記了一天的疲勞。回到旅館月之家，大家又乘輿去看夜櫻，燦爛的燈光下，不時可以發現醉臥的看花人。

今天頭一次吃鮮血淋淋的生魚，本來吃魚已經是家常便飯，自從塘沽開船沒有一頓沒有魚，今天的生魚却實在沒有勇氣去領敎，只好淺嘗輒止。

月之家的衛生設備太壞了，浴室非常不清潔，又是男女合浴，這個旅館空有一個漂亮的名兒。到日本旅行的人，千萬不要只到東京。

四月十八日。今天充分的領略了奈良詩境。這一個靜靜的古都，在如茵的碧草上，奔馳着數千頭馴鹿，追隨着行人。賣「鹿餌」的老婦人，平空多了一筆收入。

奈良東大寺的大佛，是一個有名的鑄像；正倉院保存着唐以前的古物；法隆寺有隋唐時代的建築和日本史上的寶物，壁畫。這一切都是東方考古學家的園地，假若你有興趣的話，可以消磨窮年累月的時光。

下午三時半團體向大阪進發。出國來已經兩週了，現在都有些倦遊思歸。

大阪市政當局正在整理交通，舉行「近畿安全週」，在這個熱鬧的時光裏，希望不要有一點交通上的危險出來。行人們都看着指揮者的手，站在停止線上，或是「安全地帶」，候令前進。

團體住宿在大黑屋旅館，晚飯後來了幾位大阪外國語學校中華語學部的學生找我們談談。爲避免無味的事件起見，我們聲明不願意在日本國內談政治或是發表感想，於是我們大家隨便說着客氣話，他們陪着我們參觀了大阪不夜城。

大阪是日本有數的大都市之一，也是有名的工業商業區，在規模上只略小於東京，物質文明有過之無不及。大阪的交通非常便利，市內又有很多的河流，在運輸上有很大的幫助，許多笨重的貨物，都可以由水路運送到工廠的內部。

四月十九日。清晨參觀日本史上有名的大阪城。當十七世紀的時候，豐臣秀吉氏全家，被德川家康氏屠殺，大阪城經過兩次圍攻，只餘一團刦後餘灰。德川時代，稍稍修建，而末代將軍也在這城中遭逢失敗 。現在已經由市民改建公園，城堞和舊日的天守閣也恢復舊觀，闢作鄉土歷史館，陳列大阪城資料；豐公，楠公資料；產業，考古，以及臨時特別展覽會揚所。利用歷史上的殘蹟，來作文化傳播的工作。自從改建以來，收入也很可觀。

出了大阪城，到懷德堂靜安學社。

懷德堂是一個講學的機關，內中一部份人紀念王靜安先生(國維)，組織靜安學社。並沒有設紀念堂，只是闡揚靜安學派。用靜安先生治學方法從事研究。我們是清華團體，王先生又是在清華講學多年的人，旣然到了大阪，大家都希望去瞻仰一下。

承懷德堂主人幹先生的盛情，臨時爲我們開了一個楚辭版本展覽。陳列日人碩園氏珍藏的楚辭百種。

懷德堂講學的範圍同性質是很値得介紹的一件事。講演的種類共有四種，第一種是定期講演，是專門漢學性質；範圍是經史子集，聖賢經傳；目的在涵養德性，發展國民性及國民道德。第二種爲土曜講演，目的在學術研究與文化的普及。日本史與中國問題同時並重，第三種爲通俗講演，目的在灌輸市民普通常識和提倡道德。講演的範圍以本日新聞紙，科學常識及其他常識爲準。第四種爲素讀，專爲誦讀四書孝經一類的書籍，目的在涵養德性，研討漢學。

很明顯的看得出，懷德堂並不是一個專講書本而離開社會的講學機關，研討漢學是在學以致用，同時還深入民間。懷德堂的講師多半是漢學專家，此外都是京都帝大的專門學者。在中國今日這種講學的機關不但沒有，就是王靜安先生的學派又有幾個人繼承？想不到在日本可以看見一個靜安學社，王先生遺留在中國的，除了幾個風流雲散的學生之外，就只有昆明湖畔同清華園裏的兩塊石碑，想找一個繼承衣鉢，設座講學的人，恐怕很難很難了吧。

致謝了懷德堂出來，在阪急百貨店食堂吃了一頓午餐三十幾個人走進去，只佔了極少的一個地盤，此次在日本旅行，大都會的公共食堂，給我們以莫大的便利。

今天一下午的時光，都用在參觀兩個日本最大的新聞紙上。下午一時到大阪每日新聞社，下午三時半到大阪朝日新聞社。關於這兩方面個人有詳細的單篇介紹，此處不再重述。

晚間回到大黑屋旅館，有幾位同學因爲過度的疲勞身體

有些不舒適，大家忙亂一陣，結果錢先生陪着兩位同學休息一天次日在神戶先上船。團體在晚間九點動身向宮島出發。車中又是一夜。

天明（四月二十日）八時宮島驛停車，天公不作美，下着淅瀝的春雨，大家渡過連絡船，到了海中的嚴島，作一次雨中遊。雨中山水，別有一番風味，十一時半走下山來，大家都淋得落湯鷄子似的，個個衣履儘濕。在旅館裏吃了一餐午飯，腹中雖然溫暖，下體仍舊冰凉，不知趣的下女跑來找我說笑，我正在一肚子沒好氣的時候，碰了她一個大釘子。好容易下午二時才渡過連絡船，坐上車向門司進發。在車上大家只好學一次日本人，把濕鞋子脫下來，把脚放在外面。

四小時火車的行程，團體到了下關，在山陽百貨店食堂晚餐，當晚渡過對岸的門司，宿在播磨屋旅館。淸査行李，分頭沐浴，直到十一時才入睡。次日（二十一）淸晨到碼頭迎接錢先生。長安丸上的舖位已經定好了，仍然是三個「定員十二名」的大馬槽。

上午九時從旅館出發，渡到對岸的下關，參觀了甲午之役日淸媾和的談判所春帆樓 。這是在日本最後一次的參觀，也是最强的一個刺激。這不過只是一個舊創，再過三天我們又可以看見去年的新傷，塘沽的協定！

下午一時上長安丸，海關並沒有留難。船二時「出帆」，漸漸的離開島國的風光。岸上送別的只有一位小林先生。大家都站在甲板上向他搖巾惜別。自從東京出發，將近兩週的行程，處處都不辭辛苦的替團體努力，今日一旦別離，船頭岸上，相對黯然。走進艙來，三位同學說，我當時眼中含着一包淸淚，我自己也知道，因爲日本人的和善而引起來情感上的衝動，這是第一回。同時從這一個短時期的接觸上，個人更覺得日本人是一個愛和平恭而有禮的民族，不幸因爲少數國內軍人的跋扈，以致走向軍國主義的末路窮途。現在已勢成騎虎，只好不顧一切的向前邁進。一旦圖窮匕現，也就不可收拾。站在人道的立場上，應該爲日本國民萬分的痛惜。只是他們幾時才覺悟呢？

很明顯的一件事實，日本人的思想，在最近幾年進步得多。一貫的軍國民教育，訓練得小學生見了軍人就行禮，口裏喊萬歲。受中等敎育的青年，頭腦更比較簡單，和他們接觸的時候，由他們放肆的言談同態度上，能使你覺得他們個個人都自以爲是進攻中國的急先鋒，在大阪所得的印象尤其的壞，使人覺得這是多們膚淺而可憐？受大學敎育的日本靑年，看事情往往也能從多方面着眼，思想言談，並不單簡膚淺。軍國主義的上層建築已經崩潰了，現在正用高壓手段像

防洪水猛獸似的武力制裁。這又是和日本小學生見了軍人喊萬歲一樣可憐的事情！

短短兩週海外的生活，所得的印象也不過如此。現在大家又都重新回到船上，風平浪靜的向着祖國進行。三天之後（四月二十四日）上午又回到出發時的塘沽，塘沽也是華北的一個小工業區，除去海水沖刷沙灘的聲音外，陸上既沒有動亂的人聲，空中也沒有迷漫的烟霧。瞻望着這一個老大的祖國，不禁一陣凄涼，一陣希望。下船的時候，爲避免無組織的碼頭脚夫搶行李起見，又把行李交給尾崎赤帽社，回到自己的國土上反倒平空損失一筆金錢。同行北大團體的旅行折扣票，在出發以前就向北寧路請求，到現在還沒有發下來，這兩件事情，始終令人引爲遺憾。

回到學校，同學們問起此行印象，實在覺得無從說起，不說吧，又覺得像骨鯁在喉，想一吐爲快。個人寫這篇文字的目的很單簡，明知道這只是一些膚淺，同時也許是錯誤的觀察，但是却大着胆子寫出來了，爲的是想給國人們一個正面的刺激。立言上也許有過刻的地方，特別是提到國內一般的情況，這要看讀者接受的方式如何了。個人的態度雖然冷刺，希望却很熱烈，總想介紹一下別人一般的情況，給國內人士一個認識，免得眼睛永遠看着自己。假若有人認爲我這是「贊揚他人的治績，」我就坦白的承認，同時我的希望也減少了一分。何況在事實上日本也並不見得是一個治國，她本身的問題也正在方興未艾，政治，經濟，思想，的基礎也同時的動搖。不過無論如何，自從明治維新以來，日本追隨着歐美資本主義的社會，總算找着了一條出路！這條路引着她由衰弱到暫時的富強，由富強到現在的瘋狂，也許到將來的滅亡。不過，在開頭已經說過，我們所要的只是她這種致強的原動力。不信我們閉上眼睛想一想，無論任何方面，假設沒有毅力同精神，決對不會到今日這個地步。她走的途徑對不對是另外一回事。明知道我們現在許多事情都沒有上軌道，自然不能和一個暫時在常態下的國家相提並論。惟其不能相提並論，才使我們觸目驚心，好叫我們從此埋頭苦幹，少做聰明事，多下笨功夫，挑選一個適當的途徑，大家戮力同心的做下去，不信三五年後在生存上會沒有地位。本文也就結束在這個希望這個祈求中。

（完）

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北平清華園。



夢源

楊汝泉

江寄萍君在二十五期本報發表「說夢」一文，闡明夢在文學上的價值。江君此文專談夢與文學的關係，故未及夢之本身的理論。茲特爲補充，以證中國人的夢原非宣傳迷信的工具。

(一)夢的起源　夢是隨着人類以俱來的，但根據「愚人無夢」，盲人無夢的說法，原始人不一定都能做夢；因爲夢是隨着社會的演進而發展，而變化的；原始社會是簡單的，沒有複雜的「形」(色)與「事」(慾)給人接觸，以引動人的進取思想。反言之：就是現社會中的愚人盲人，沒有與色慾相接的意識，等於原始時代的低級知識者。若論夢的故事之發現，在書本上當以「吾不復夢見周公」爲早，論傳說(神話)則以「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列子)與黃帝的曾孫媳「諏訾氏夢日而生八元」(劉敬叔異苑)爲權輿。

(二)夢的理論　般深源謂「官本腐臭，故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得錢而夢穢」。那是諷世玄言，不足爲據。最有論據的是「黃帝說夢」(?)與「列子周穆王篇」。列子根據着「周官」發明了「覺有八徵，夢有六候」的哲學，那纔是眞正夢的原理。徵者驗也，驗與事相接；候者占也，占與夢相接。進一步說，就是腦神經對於色慾有了深刻的感觸，便容易形之於夢；因爲夢的景象玄惑而有謎意，纔有了「解夢」的理論和夢的文學。

八徵者：「一曰故，(故事)，二曰爲(爲作也)，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八者形之所接也。」六候者：「一曰正夢(平居自夢)，二曰蘁夢(驚愕而夢)，三曰思夢(因思念而夢)，四曰寤夢(覺時遇之而夢)，五曰喜夢(因喜悅而夢)，六曰懼夢(因恐怖而夢)。此六者，神之所接也。」這是因意識有了感覺而形成的夢，即俗所謂「夢在心頭想」者是。

此外又有因病而成夢的。如列子「……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爲疾者則夢溺。……」黃帝說夢與此相類，其不同者：「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降。肝盛則夢哭，肺盛則夢笑，……」此皆屬於「神遇爲夢，形接爲事」之類。

熟睡時有所感覺，亦可形之於夢。列子：「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黃帝說夢：「將陰則夢水，將晴則夢火，侵巾則夢飛，侵帶則夢蛇。……(黃帝說夢因未能查獲原書字句不免錯誤，特爲聲明。)」

列子對於夢理的研究，最爲中肯。他恐怕社會受了迷信的影響，在結論中伸說「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古之眞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

外國人每譏中國人好迷信。迷信是知識的關係，拿夢來論，外國人又何嘗不迷信。如蔣春木「西方釋夢錄」所舉之例，却整個是迷信的，一點理論都沒有。特錄數則，與上所論者作一比較。

墜下——此是一極惡之夢，主損失全部財產，或一個職業。(下盛則夢降)

狂笑——主有訴訟及失意之事。哭泣憂愁之兆也。(肺盛則夢笑)

飛舞——主幸運向上，及地位增進。如有橫逆之來，亦可戰勝。(上盛則夢飛)

夢火——主身體健康，及大快樂。(陽氣壯則夢火)

悲哀——主自己結婚，或主自己之情人與他人結婚。(肝盛則夢哭)

實行統制經濟制度的條件

丁文江

現在最流行的口號要算是「統制經濟」了！左傾的也好，右傾的也好，大家都承認放任經濟的末日到了；統制經濟是人類走向極樂世界的大路。

統制經濟制度在中國今日情形之下可以實行嗎？這二十三年來我們親眼看見許多從國外輸入的主義和制度，一到了中國不久就改頭換面，完全失卻原來的意義。沒有別的，這是因為一種主義或是制度的發生，需要一定的條件；在這種條件沒有實現以前，隨着條件而發生的主義制度自然是不能存在的。例如在全國人民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不識字的情形之下而要實行普遍選舉當然是不可能的。我們今日要在中國實行統制經濟究竟需要些甚麼條件？

沒有問題第一個條件是要有眞正統一的政府。在放任經濟制度之下政治不統一，對於經濟的影響比較的還小。沒有眞正統一的政府而要厲行統制經濟，結果各個政權各行其是；本來統一的經濟乃因為政治不統一而破壞——或者竟產生一種經濟的結果足以為政治統一的障礙。這本來是極容易了解的事實，似乎沒有申論的必要。無奈許多提倡統制經濟的人，往往根本不知道由經濟上講起來，中國全國是一個整個的，不可分裂的團體。最近我遇見一位負一省建設責任的人，他就主張本省自給；要用公欵開某處的煤來抵制鄰省的某礦，要用公欵救濟本省的工廠來抵制鄰省的棉紗——他竟不知道他所管的是中國最不能自給的一省！這種趨向在政治比較清明的省分尤其表現得清楚；大如山西的修狹軌鐵道，小如湖南的抵制外省棉紗，都是很可注意，很可怕的現象。

他們未嘗不知道政治統一是建設的前提，但是以為在中國今日狀況之下眞正的統一是遙遙無期的。不如以一省來做單位，先求閉關自給。殊不知道中國沒有那一省是可以自給的，例如山西是中國煤量最豐富的省分，但是田地面積比較的小，土壤比較的瘠，人口比較的少。要想改良山西人的生活，定要把儲藏的煤挖了出來，運銷到華北平原去。同時山西所需要的資本，機器，人材以及喝的茶，吃的糖，穿的絲等等都是要從外省輸進去的。在這種狀況之下而要用統制經濟來實行閉關自給的政策沒有不失敗的。山西如此，北方各省都是如此。揚子江流域所燒的煤，所用的棉花，都不能不仰給於北方。假如中國的糖業毛織皮革都是要自已生產的，則西北和東南各省都不能不與揚子江流域發生密切的關係。粵漢鐵路一通，湖南的米可以達到廣東，外國米進口立時可以減少。南北如此，東西亦復如此。就以食鹽一項而論，除去晉陝甘三省有鹽池，川滇兩省有鹽井之外，沒有海岸的省分那一省不要仰給于海鹽？不懂得地理的人常常要把中國的

省來比歐洲的國；以爲歐洲那們多小國却能各自成一個經濟單位，中國各省未始不可仿效，而不知歐洲的海岸線與面積的比例較任何其他的大陸要長，所以國數雖多，沒有海岸的國家屈指可數。中國則沿海只有七省，此外都沒有海口的出路。何況歐洲的大患正在國數太多，關稅壁壘太高，所以經濟衰落不容易恢復。目前有識的人正要提倡歐洲聯邦，經濟同盟來補救歷史上的錯誤。我們當內政落後，外患增高的時代，反要化整爲零，豈不是自殺麼？

所以政權一天不統一，統制經濟是一天不可實行的。中國是一個整個的經濟單位；要使得富源利用合理化，生活程度現代化，一定要有最高的機關來通盤籌算，以有餘補不足，既救貧且免不均。不然則各地方各行各的統制經濟。大則把中國變爲許多矛盾的經濟團體，政治上永遠不能統一；小亦使得受統制者飽嘗無益的痛苦，延長經濟衰落的時期。

第二個必需的條件是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要得統制經濟成功，統制一定要普遍。一有了例外，統制的效能就失掉了大半，何況例外是外國人呢！統制棉業而外資的紗廠不能過問，統制航業而外資的船隻不就範圍，統制煤業而外資的煤礦不受支配，統制的目的如何可以達到？統制經濟之下最重要的項目當然是交通與金融。現在我們的銀行大大部分在租界裏面。可以利用的現金大大部分在外國銀行裏面。從內地到租界，從中國銀行到外國銀行，沒有關卡，沒有稽查。一旦有統制的消息，資本在幾分鐘之內可以逃避的乾乾淨淨！從上海到重慶一千二百海里，航行的船大部分是掛的外國旗幟。要統制起來，只好把招商三北幾家的船隻拿來變把戲而已。於經濟有何好處？

第三個必需的條件是行政制度先要澈底的現代化。我所謂現代化是廣義的。現代化的行政制度第一要有廉潔的官吏。在任何時代人人都希望官吏廉潔的，但是官吏的廉潔變爲普遍的却是近代的事。要官吏廉潔有兩個條件：一是用人一定要由考試；二是官吏要有相當的俸給和保障。這兩層同時做到是近代的事。第二行政組織要健全。目前我們的地方行政制度不用說是極單簡的了。就是中央的各部也是沿襲以前的司科制度，是一個對付例行事務的機關，不是可以直接執行複雜政策的。第三握政權的人要能够信任科學技術，識別專門人材。第一與第二大部分是制度問題，第三是這種制度的運用。無論制度如何完善，運用不得人，一切都是死的；假如令相信「國醫」的人辦衛生，相信「國術」的人治軍械，無論衛生署兵工署的組織如何完善都是沒有結果的。在放任經濟制度之下，行政組織不健全，其害還小，因爲經濟的影響是間接的，是區域的。若要實行統制經濟而官吏不能廉潔稱職，機關不能靈活運用，則供給與需要不符，生產與消耗停剩，金錢變爲廢紙，糧食爛做泥沙；所謂「洪水猛獸」有過之無不及也！

以上所講的三項原本是建設新中國的途徑，不僅是實行統制經濟的條件。我們所以要特別提出討論者是因爲許多人眼看着國家危亡，急不暇擇，以爲用統制經濟的政策，可以促進政治的統一，縮小外國的勢力，改良行政的系統。我們認爲這不但是捨本求末，反因爲果，而且是病急亂投醫，譬如把一個心臟很弱的人交給一個毫無經驗的醫生，用重量的痲醉劑痲醉過去，再用沒有消過毒的刀子把肚子破開看看。這種病人沒有不死在解剖台上的！

（錄七月一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希忒拉清黨記

記者

德國在希忒拉獨裁統治之下，雖極力邁進國社主義，然國社黨與反國社黨之反目，日甚一日，尤以最近國防軍與衝鋒隊之爭鬬。希氏決定予國防軍有利之後，國內政情非常不安，有隨時爆發之勢。希氏對此，表面上雖極平靜，內心則特別警戒。循至最近果發現衝鋒隊中有複雜分子，欲起暴動，而顚覆希氏之政權，希氏於六月三十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先發制人，而決行掃蕩。此次之行動，係希忒拉早經秘密計畫，因藉衝鋒隊員自七月一日休假一月之前夜，乃斷然予以治療。其經過原因爲最近衝鋒隊之急進分子，對於希氏非常不滿，密謀顚覆政權，而代以急進分子爲中心之國社黨，樹立新政權，陰謀第二次革命。希忒拉心腹高林之特別警察隊，在二星期前探知內幕，秘密計畫捕滅。故在三十日夜，對曼涅本部國社黨根據地之衝鋒隊領袖，實行苦迭打。以上所述，爲此次德政府政變一幕軒然大波之起因。茲將政變詳情分誌於後。

劇變恐怖之第一日

柏林三十日電，今日此間極度不安，前任總理曾負一時人望之希萊赫爾氏竟以拒捕被槍擊殞命，同時柏林衝鋒隊領袖恩斯特，及其全部僚屬均被捕，不管部閣員兼衝鋒隊總指揮羅姆及其重要官佐亦就逮，副總理巴本於今晨被逮，其住宅經搜檢後，始被釋出。此次事變，希忒拉與高林捐除異見，團結一致，抵抗反動。今日下午希忒拉氏發出一通告，內稱今日余革去總參謀羅姆之職 ，並開除其國社黨籍，余今另委魯資新任總參謀，所有衝鋒軍首領或軍士凡不遵守命令，或有反動行爲者，一律逐出衝鋒軍，並開除其黨籍，或實行拿辦。按新衝鋒隊總參謀魯資氏，本爲戰前威斯特法里亞省之郵務官，歐戰時，屢升而爲團長，因失一目，告退，服務商界，後入衝鋒隊，並經希忒拉委任爲漢諸佛省主任，現年四十三歲。

希萊赫爾

巴本

希忒拉之嚴厲訓詞

柏林三十日哈瓦斯電，總理希忒拉頃以黨軍最高領袖之名義，以下列訓詞，授予新任黨軍參謀長魯資，俾其遵行：(一)余要求衝鋒隊各領袖及全體隊員，絕對服從余之命令，嚴守紀律，而毫無保留。(二)余要求衝鋒隊各領袖操行正直，以作模範。(三)衝鋒隊各領袖以及政治組各主任，其操行使人不滿意者，一律開除黨籍，毫不寬假。(四)衝鋒隊各領袖起居，務求簡單，俾人效法。即如柏林黨軍參謀部內部設備奢華，每月筵席費用竟達三萬馬克之多，當立即將其解散。又各領袖一概不許舉辦所謂聯歡交宴會。(五)衝鋒隊各領袖出入用富麗汽車，非余所願見。(六)各領袖之當衆酗酒者，即無領導人民之資格。(七)余欲各領袖與余合作，俾黨軍組織，保持清潔與健全之性質，務令全國爲人母者，得以子弟親受黨軍訓練，而無在道德及風化上趨於腐化之慮。爲此余願各領袖嚴格注視，凡有同性愛情事發生，按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懲治之後，當立即將犯者開除黨籍，或逐出衝鋒隊。余欲各領袖以人類自屬，而不欲見其行同禽獸也。(八)余要求黨軍各領袖，矢忠國家，對於國防軍務以絕對忠誠態度相持。(九)余望各領袖以勇敢及犧牲精神自

希忒拉

勵，而不可徒以責諸下屬云。

國社黨發表之情報

柏林三十日電，國社黨情報處今日發出一宣言書，陳述政府實行此種手段之詳情謂「多月以來，有人陰謀分裂，與造成衝鋒隊與本黨以及衝鋒隊與國家間之敵視狀態。總參謀羅姆氏既受元首之特殊信任，但彼不僅不設法制止此種反動行爲，尙且無疑的從事鼓勵之，無元首之允可，彼竟與前總理希萊赫爾發生關係。此種機謀更形擴充，甚至與某外國會商，當然亦未得元首之許可，爲謀本黨與國家之利益計，不得不實施此決然手段。總理對於此意外事件，曾作縝密計畫，總揆赴威斯特法里亞檢閱勞工廠所，今晨二時由柏恩飛赴曼涅，以極靈敏手段實行其計畫，開除羅姆等之職任，與逮捕重要陰謀首領等。總理抵曼涅之後，僅率同隨員數人，立赴泰哥色湖羅姆黨人等休假所在，予以乘早剷除免生巨患。諸事進行安定，總理命令嚴厲肅清腐敗思想，免將來因少數病狂份子之行爲，致數百萬青年受其傳染。總揆並授命普總理高林，在京城方面實行同樣行動，而根本剷除所有反動政治，同盟機關尤爲特要。

今日午時希忒拉在曼涅召集各衝鋒隊高級首領訓話，保證聲明，渠至今仍堅決的信任衝鋒隊，不過同時須以最嚴厲手段，肅清衝鋒隊之無紀律不服從命令與不良份子。希忒拉氏指稱：衝鋒隊之責任在作高尙職務，因履行此責任，致有千萬衝鋒隊，受重大犧牲。渠希望每一個該軍首領，須以身作則，作有價值之犧牲，以爲其部下之模型。希氏力言，渠之衛護羅姆，抵制各方攻擊，今已有年，但最近之事變，使渠不得不採用決然手段，以免成爲巨患。一次完全肅清，免一切過望份子，再造成新革命運動云。

前總理希萊赫爾已因傷斃命，據官方報告，當已往數星期，既以調查確實。前揆曾與衝鋒隊總參謀以及某某外國往來，有危害國家之企圖，並證明希氏之言行，皆在在反抗國家與元首，實行逮捕，乃大肅清必要之舉。當官方便衣隊往捕之際，彼竟開槍拒捕，與便衣隊互相射擊，結果彼與其妻均受傷。普揆今日下午通令，開除前參謀長羅姆，希利西亞警長黑雷斯，以及挺進軍團長狄赫與耳雷斯特在普魯士議會之職權。

高林說明叛黨行動

柏林三十日哈瓦斯電，航空部長高林宣稱，謀叛首領鼓動黨軍起事，無知之衝鋒隊隊員整裝戒備，不知所爲何事，生事之首領對隊員言，謂係預防反動份子，而不知實際乃係與反動份子同謀起事，其最爲卑劣之行爲，乃黨軍最高級人員（按指參謀長羅姆言）煽惑黨軍，謂反動派將實行第二次革命，宜起而抗之。而實際此最高級人員，乃係與反動派相勾結者，黨軍無知乃受其欺。羅姆與反動派勾結，其主要聯絡人物，爲前總理希萊赫爾氏，並在羅氏與某外國及失意政客之間，奔走聯絡。希氏現已喪命，其致死之原因渠拒捕所致云。又高林對外國記者發表談話：謂渠已命令封鎖邊境以防走漏消息，但渠仍願外國記者說明事變經過，以免外人責其不以眞情相告。高林略謂：自兩星期以來，吾人偵知有少數衝鋒隊首領，鼓動衝鋒隊員違反正義，從事二次革命，以推翻國家，總理希忒拉爲警懲起見，已將衝鋒隊參謀長羅姆褫職，革去黨籍，並予以逮捕。羅氏現在監獄待審，此外有多數高級黨軍首領，均已被捕，等待審訊。爲預防右派或左派反動起見，政府已逮捕多人，中有多人畏罪自殺，亦有因拒捕而被殺者，餘則正待審訊云。


高林

被殺各人慷慨就死

柏林一日電，此間一切恢復常態，哥隆尼，曼涅及漢堡亦趨平靜。羅姆衝鋒隊長死訊，已無疑義。羅姆因拒絕自盡，於今日在獄槍決。初當局授以手槍一柄，令其自盡，但羅氏拒不之受，遂當場發彈斃之。巴本雖被釋放，但仍受監視，不許離開自宅，據傳巴本副手二人已自殺。同時又有若干人以爲前總理希萊赫爾因拒捕被害之說，亦不可靠。以爲希氏係被人當場槍決，其夫人則因庇護其夫，亦死於非命。希忒拉，高林及宣傳部長哥勃爾仍繼續進行其剷除極端分子之政策，極端派多被槍決，今晨復有若干人被殺，中有警官多人。據當局發表此次事變中死者之名單，計分

隊長七人，業被槍決。即(一)曼涅之施尼胡白，(二)海恩斯，(三)恩斯特，(四)曼涅之施密德，(五)波美倫省之赫恩，(六)海德白勒克，(七)屈柏滞伯爵。惟今日又有國社黨領袖十人被槍決，其姓氏尚未公布。據目擊恩斯特等諸人就刑時之情形者稱，諸人由希忒拉之衛隊押至柏林衝鋒隊總部，由軍法處審訊，未及半小時，即宣判死刑 。旋於夜間押至總部之操場，諸人均反縛倚牆排列，一一槍斃，其中泰半慷慨就死，間有泣下者，惟無一人求赦者。而恩斯特等數人且拒絕蒙目 ，恩斯特最後之一語曰，「余為領袖及德國而死， 諸人之屍均交其家屬埋葬，」黑衛隊現仍奉命準備。柏林二日電，前國社黨首領司陶塞於上週末被槍決訊，頃始証實。在國社黨成立初期，司氏為希忒拉最幹練副手之一， 嗣與希氏爭權被擯。

人民對政變無表示

柏林一日電，普邦總理高林將軍依總理希忒拉所授予之特權，已將柏林與白蘭登堡省之衝鋒軍，交由達魯格將軍統率。高林禁止人民評議昨日槍決之舉，及討論其命令與活動。柏林表面雖完全安謐，但觀步行與乘摩托自動車傳信者，來往不斷，政府之活動，猶未止也。德國現皆討論高林將軍有任副總理之可能性 ， 因現任副總理巴本有參與此次陰謀之嫌疑，將不安於位也。巴本現仍被軟禁於寓所，昨日騷亂之事件 ， 接續而起，使全國無暇下一斷語，惟昨日之槍決叛黨，衆皆目為清黨之舉，民衆對於被殺諸人，不稍憫憐，蓋以若輩本身橫行不法，衆皆側目之故。中如恩斯特昔為一侍者頭目，一旦握權，遂屢舉宴會，人皆稱為窮奢極華。又海恩斯曾在白萊斯洛其職部所在地，妄殺多人，衝鋒隊隊員奉其命令，可黃夜入嫌疑人寓所，對於有嫌疑之人，隨意槍斃，凡此諸人，皆為民衆所厭惡也。又有許多人懷疑衝鋒隊領袖有預謀叛變之計劃。衆信此次事變，係志在反對棕衫軍之改組，蓋改組計畫實行後，將有數千人停職，而平日優游之生活，亦將告終也。彼等將來之意嚮，尚不明瞭，而希忒拉則竟先發制人，以敗彼等之謀云。

希忒拉等秘密會議

柏林一日路透電，國社黨之內訌，現信已告平安，國防軍總司令白倫堡將軍已下令取消昨日頒布之緊急狀態，並復準兵士請假。白氏又發表宣言書，謂陸海軍現皆矢忠擁護總理，總理以軍人之決心 ， 模範之勇敢，親自攻擊叛國者與變兵而摧毀之。陸海軍為全國人民之干城，對於此次內國政爭，皆作壁上觀，而惟以忠貞報答其領袖，其領袖所要求之陸海軍與衝鋒隊間良好的關係，仍將為彼等共同主義之基礎云。又希忒拉高林達魯格等三人今日下午在宣傳部舉行會議，討論至晚，其內容未經發表。現全城安謐，所異於平日者，惟警察佩有手槍與來福槍，並各鐵路車站滿集假期出境旅行之人耳。

德皇太子一度被訊

一日倫敦電訊，德廢皇於三十日夜在道恩寓所靜聆無線電所播之德國消息，至深夜始已。柏林哈瓦斯電云，有人謂廢皇幼子奧古斯都親王係柏林衝鋒隊隊長，已逃往國外，又有謂已被監視者。關於廢皇太子則尙無不安之消息，柏林內閣總理公署及各部均已增加守衛崗位。另據丹麥京城哈瓦斯電， 今晚有華麗汽車四輛，由德國取道弗倫斯堡， 而入丹國境內，聞德廢皇威廉第二之長子，即在車內，但此說並未證實。柏林二日新聯電云，前太子威廉及第二王子因與第二次革命關聯，受高林訊問。二人申明與共謀事件，完全無涉，高林亦諒解彼等之解釋云。

柏林恐怖氣象嚴重

柏林二日路透電，當局雖稱處決者迄今共僅十七人，衆信共有六十人之多，本星期內尚將處決多人。目下黑衣衛隊每小時輒由電話詢問總部，有事辦否？衝鋒隊隊員之准穿制服者，均發給特別執照，餘均被捕。飛行場守衛尤嚴，秘密警察現仍極活動，通碼頭之各街道，均嚴密戒備。六月三十日及七月一日之外國報紙今晨寄到時，即銷售一空，昨夜秘密警察挨戶搜查，逮捕叛黨，極為活動，全德已有百人被禁於拘留所。但姓名

則尚未宣布。聞當局已搜獲文件多種，故深悉此次陰謀之內容，聞被捕者尚有多人。全國各處衝鋒隊領袖被捕者，共達二百人，大約皆將受軍事裁判，昨日槍斃之十餘人中，聞有巴本之摯友阿馮司勒文，及秘書卜斯。

興登堡電謝希忒拉

柏林二日路透電，德總統興登堡今日自其故鄉紐達克別墅致電希忒拉謝其處置叛變之得宜，電文對希氏備致嘉許，原文云：「君以果決之處置與勇毅之精神，遏滅一切險惡陰謀於萌孽之頃，出德國人民於嚴重危機之中，余今對此，表極誠摯之謝忱與贊許」云。又高林亦奉興登堡來電嘉許。

希氏宣布叛變撲滅

柏林三日路透電，希忒拉今日發出命令，稱羅姆所領導之叛變，已於七月一日撲滅淨盡，所有人民在清黨時，犯有暴動行爲之罪者，須受尋常法院之審判云。鋼盔黨領袖塞爾脫現已禁止鋼盔黨員穿制服，遊行於外。又電今晚此間宣傳，巴本已辭職，希忒拉已赴紐達克，以近今事變詳情，親自報告總統。

內閣會議巴本堅辭

柏林三日路透電，今日內閣舉行重要會議，迄未有何決議，衆意高林之被任爲副總理以代巴本，可保實現。散會後發表公報，稱希忒拉語與會諸員，此次事變不得不用迅疾之行動，否則有喪失許多生命之虞云。國防部長兼國防軍總司令白倫堡將軍即起申謝，總理以果敢之行動，救免國家發生內戰。繼復聲明內閣之忠誠，連日處決之人，其名單現已宣布，共四十六人。希忒拉將仍爲全世界防衞最周密者，蓋防有人加害故也。希里西亞長官白魯克勒博士在拉蒂波演說，謂俟時機成熟時，渠不惜以國防軍之槍彈，處決天主教神父云。柏林天主教中人聞之，大爲不安，此種演詞，似將使德國與教皇間之關係，益臻嚴重。希氏今日在閣議席上，竭力慰留巴本，巴本堅不允留，託故先去，希氏大爲驚異。巴本命運雖未見官場明文，但衆料其辭職文，隨時可以發表。

閣議決定修改法律

柏林三日哈瓦斯電，今午內閣舉行重要會議，通過國家正當防衞法律，其效力追溯既往，內容不過一條，謂本年六月三十日與七月一二日三日爲懲治叛逆而採取之各種手段，乃防衞國家之正當措置。司法部長格特勒謂，應付叛逆而取之手段，不惟正當，且爲當局應盡之義務云。內閣繼又通過一種法律，將黨國一體之法律，加以修改。按國社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希斯及已死之羅姆均係根據黨國一體之法律，擔任不管部閣員，自此次修改之後，黨軍參謀長即不必定爲中央政府之閣員矣。

國防軍反希之傳說

維也納三日哈瓦斯電，據電聞報登載，柏林當訊：德國國防軍司令弗列茲將軍與希忒拉會晤時，情形頗爲緊張。弗氏要求希忒拉立即停止不加審判而處死刑之舉，否則擬將希忒拉拘捕。希氏繼與普魯士總理高林會商，歷時甚久，嗣後高林往見弗列茲，經弗列茲拒絕接見。又電希忒拉擬於八月初召集衆院開會，俾請衆院再行授與政府以完全權力。

衝鋒隊散反希傳單

倫敦四日路透電，據「每日電訊報」柏林訪員報告，德國之血浴，並未撲滅叛變之烈燄。該訪員曾見衝鋒隊革命委員會散布之非法小冊，內稱：「我們的領袖可死，而我們二次革命的工作，仍在前進 。 被害之隊長，均了解衝鋒隊之使命，未死者則否，希忒拉將變爲反動派及欲壓迫工人之實業家的工具」云云。「每日捷報」之外交訪員則稱： 渠從某重要私人方面得悉，興登堡總統之嘉許希忒拉高林，係受人威脅，設不如此，副總理巴本及其他總統之友人，將被置之死地也。「每日捷報」又稱：希忒拉受墨索里尼之勸告，已決在德恢復帝制，惟該報對此說之真實性，有極端之保留云。

希忒拉謁興登堡

柏林四日路透電，希忒勒今日赴紐台克謁興登堡總統 ， 面陳上週杪經過事件，衆料此次晤談，必有重大關係。因希氏清黨運動，已使許

多要人大受影響，被害挺進隊領袖恩斯特之夫人，今日抵柏林，杳數月前恩斯特夫婦結婚時，希氏曾爲男儐相，但目前情勢逈異，歐夫人幾以爲其友人所共棄矣。高林將軍，除任普邦總理及航空部長，今日又被任爲全國森林長官。

叛變平後遍地不安

柏林四日路透電，副總理巴本，前因被疑參與國社黨之叛亂，曾被軟禁，今其地位仍爲一疑團，但衆信巴本已允興登堡總統之請，暫時留任，而其一部分之原因，蓋欲避免政府大分裂之表徵也。惟巴本辭職必不在遠，渠先將請假數週，然後託故體弱而去職。又據其他方面消息，巴本將無限期留任，但無論如何，高林未代巴本任副總理，實令一般人士詫異。衆意巴本之留任，實爲希忑拉與興登堡在紐台克會談之結果，亦爲希忑拉與保守派妥協之結果，慕尼黑路透電稱：三日夜傳說發生許多可疑之暗殺案，外國學生聯合會理事斐克在其私寓爲人殺死，至其他遭同樣命運者，究有幾何，現仍爲一疑團。閧達邱附近之曠野中，發見有名人物之屍骸多具，前巴伐利亞邦總理加爾力士與國防軍軍官施林格，均在其列。上星期杪槍決者之名字，迄未發表，恐將永無此舉矣。政府顯不欲引起全國之震驚，如前施萊赫爾與何姆被殺之消息所引起者然。政府之緘默，使謠言滋起，或謂處死者共有一百五十人之多，此雖純出臆度，但外間紛言潛加殺害，以避人耳目者，其人數實不在少。希忑勒之親信，刻仍在全國各處窮究逆跡，凡挺進隊之檔案文卷會計簿籍均經杳閱，苟有破綻，即不獲免。邊界各車站與山隘及口岸，現均晝夜嚴予巡察，以防挺進隊領袖畏罪潛逃出境，國社黨之黨衣衞隊，因忠於本黨，而經選者，現與挺進隊隊員勢成水火。挺進隊隊員顯傾向左翼，聞在上星期杪亂事發動前，隊員二百五十萬人中之傾向共產主義者，已居三分之一云。

各國大使質問謠言

柏林四日哈瓦斯電，上星期六航空部長高林對外國記者說明政變經過時，謂與黨軍前參謀長何姆共同謀叛之人，曾與外國勾結，該國駐德外交代表，實與聞其事云云。此說傳出後，德國輿論紛紛討論，即柏林之外交界，亦發生劇烈反響。嗣宣傳部長戈培爾發表演說，又涉及此事。戈氏演詞經德國電台廣爲傳播，所謂外國，究何所指，一般人紛加揣測，或謂係指英國，或謂係指法國，其後蘇俄南斯拉夫及意大利亦有人揣及之。據聞本日英俄法三國駐德大使，均曾前往外交部咸以上項空泛消息散播民間處爲不宜，特請外長牛賴特加以注意，並以此種浮詞涉及外國駐柏林代表，在理亦有未當。

英國輿論大受刺激

倫敦一日電，英國多數著名觀察家，咸稱自世界大戰之後，一切政治事件，未有如昨日德國肅清叛黨行爲刺激英國輿論之甚者，全體報界均用極驚人之式樣，刊登德國清黨之經過詳情。「晨報」今日社論，對希忑拉清叛事，稱此種恐怖方法，只有自覺其權勢即將失却者，始肯爲之。即共黨虐政，亦無逾其專制。「每日宣導報」稱，此次血浴實爲國社黨敗亡之漸，自掘墳墓。「每日郵報」則稱，此事足使希忑拉之地位鞏固。「泰晤士報」稱，希氏之方法縱有訾議，然觀其宣言，可見渠實欲革命的熱烈，易爲一種和平的建設的努力，並使國社黨官員受一種更高之服務公衆精神之洗禮。

巴黎呈現非常狀態

巴黎一日電，德國發生之突然事件，驚動法國公共各界，街市上售報童子，大獲其利，飯店酒館無處非議論德事，報館等均爲羣衆包圍，探聽德國最近消息。衆議院會議亦忙於討論德事，致無暇議及正題。又法國輿論，自若干時以來，即感覺德國政局之混亂，以爲心有一日須根本解決，初不料變生不測竟如是之急猝也。此次事變之結果如何，尙無人言之。「晨報」謂，吾當知猛烈之反動，尙未終結。「小巴黎人報」謂六月三十日大約尙非希忑拉主義革命第一階段之終結，假以時日，難免不再發生反動。「時報」則以此次事變爲歷史上空前未有之奇變，然有一事則已確

定，即國社黨制度從此已不復能保其統一，今後希忒拉尙能維持其地位與否，誠爲一問題矣云。「急進報」則謂，就德國目前混沌之局勢，廢太子必私自欣幸，以爲其所期待之時機已至，德國其將恢復帝制云。

美國輿論嚴斥暴行

華盛頓二日哈瓦斯電，「巴的摩爾太陽報」評論德國事變，略謂此次希忒拉懲治黨人，大約係因發現某種陰謀，然由各種情形綜合觀之，此次之事又爲失望與被欺之民族開始叛變之徵象。前總理希萊赫爾與其他國社黨領袖之不經審訊而執行死刑，可見時局非常危險。國社黨當局認爲非以恐怖手段不足以挽救其地位，蓋以光明手續從事審訊，然後處刑，終不若竟行格殺之爲直接了當也。航空部長高林宣言 ，第二次革命業已結束，但實際二次革命方在開始。「華盛頓郵報」謂，佈忒拉與高林之意，在表示其有力量，然結局不過將國社黨之腐敗之情形，暴露於外耳！國社黨在政治經濟上，本已完全破產，茲又益以領袖醜行之暴露，其前途尙堪設想乎？夫羅馬之尼羅大帝固歷史上有名之暴君也，今希忒拉執政十七個月事事失敗，其草菅人命又如此之甚，吾人因此轉覘尼羅大帝爲開明幸福之政府矣！希忒拉原以解放德國自任者，然自秉政以來 ，德國人民竟成奴隸，希氏所作所爲，有爲侵略國之君主不敢施諸被征服之異國民族者云。

柏林慘劇別報

柏林二日哈瓦斯電，前總理希萊赫爾死事情形頃已杳明，上星期五晚間希氏在牛巴貝爾堡別墅中邀客便酌，座中有人詢其何故尙不離開德國。希氏答稱：身爲普魯士軍官，安可逃走。次日星期六清晨有汽車一輛停於別墅門前，司機者在上守候，另一人由車上躍下，直入別墅。其時希氏與其夫人在客廳，當聞槍聲數響，不知姓名之人卽由別墅中逃出，急乘汽車而去。此事經過時間甚短。希氏登時斃命，夫人腹部重傷，亦於送往醫院途中死去。夫人前夫之女年十五歲，受驚神經震動，尙未恢復常態。又柏林及白蘭登堡省衝鋒隊最高領袖恩斯特死事情形，有如下述，恩斯特適於準備前赴地中海西班牙屬巴利亞利斯島作新婚旅行之時忽被拘獲，當即解至柏林附近雷特費爾特軍官學校之舊址，先被痛毆，旋即拖至墻脚之下，並未經過任何審判，而處決之令，事先已下。恩斯特極口呼寃，直至最後一煞那，渠拒絕以巾蒙目，卽死於特務隊三軍官無情子彈之下，亦云慘矣，羅姆上尉旣拒絕自盡，卒被槍決，其被害之地點與情形，與恩斯特相髣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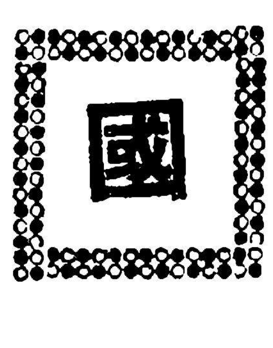
德外交部官電

柏林德外交部官電 ，政府久有所聞衝鋒軍有反動之進行 ，反動的計劃僅有一小部分人知道，其計劃，係推倒現政府，以衝鋒軍之人物充任閣員，而以羅姆爲首領，希忒拉僅充名義上之領袖。此次暴動與左右兩翼，一無關係，純係個人之爭權問題。反動者曾與一外國政府聯絡，預訂暴動之日期爲星期六午後，實施一切之計畫。希忒拉對此次暴動，親自出馬制止，毫未假力於國防軍，各處均未發生衝突與壓迫情形，反動領袖之被槍決者，全係衝鋒軍之首領，而係依照羅姆所訂軍事處罰之律條所執行。前總理希萊赫爾因以手槍拒絕受訊其本人與羅姆之關係，故被槍決。至所傳副總理巴本被逮捕一節，純係謠傳，因其辦公處之辦事人員有參加暴動行爲之嫌疑，故有此誤傳。暴動現已完全制止告終，以後不至再有人被判決死刑，至逃走之反動份子，刻尙在搜捕之中。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由廿三年六月廿九日起至廿三年七月五日止

（硯農）





平瀋通車日之慘劇

平瀋直達通車第一次列車，一日上午八時四十五分由北平東車站開出。全車共計九輛，計守車一，行李車一，臥車一，飯車一，二等車一，三等車四，懸有「北平瀋陽特別快車」磁牌，車票亦改爲三聯式。列車職員亦由東方旅行社派定，均着東方旅行社制服。抵榆後，再由日方派員。警備方面，我派路警二人，護路隊二人，由分隊長率領照常工作，日方亦派警察六人，由柳下少尉率領隨行，並携有軍用鴿二箱，車站方面本指定三等車爲路警座位，但日方堅持改乘二等，我方警隊最後亦改乘二等車。北平中外僑民到站參觀者甚多，日使館武官柴山亦會到站，及列車開行，參觀人員始相繼散去。南滿路方面所備列車，亦於一日上午十一時許開來北平，車形與我方略同。計瞭望車一，頭等車一，飯車一，二等車二，三等車四，行李郵政車各一云。又在北平登車出關之旅客約七十二人，天津共售瀋陽客票三十三張，計成人票三十一張，兒童票二張，綏中新民錦縣客票各一張。

茶淀發生炸車慘劇

下午一時十五分平瀋列車駛抵北塘東茶淀車站，方進第一道揚旗，突然發生炸案。當該站路警隊郭警長正在站台前瞭望之際，突見車頭後所掛第一輛三等客車內濃烟瀰漫，正詫異間，忽轟然一聲巨響，勢如雷殛，震耳欲聾，隨見該輛客車前半部由兩旁崩裂，搭客五人，二男二女及一女童，於巨聲中由車上飛下，車即停止，繼之復有受傷搭客多人紛紛墜下。時該車內乘客均被劇烈震動，一時窒息無聲，其後面所掛車中乘客，則紛紛下車，秩序大亂。移時受傷乘客漸次蘇醒，婦女兒童，哭聲四起，受重傷者則血肉狼藉。以最先由車上拋下之五人受傷最重，骨折腦裂，慘不忍睹。事後檢查，計旅客因傷重致命者三人，車役一人，女客一人，女童一人，重傷者三人，較輕傷者九人，共爲十五人。當時一面將此車摘下，一面列車仍照常開行。其受傷之人，由第四次特別快車送至天津東站醫院，施行緊急療治。途中復有一女客死去。

殷同引咎呈請辭職

北寧路局長殷同於炸案發生後，頓萌退志，昨與該局副局長許文國・鄭寶照聯名電部辭職，其原文云：急，南京鐵道部部長顧鈞鑒，東電諒蒙垂察，首次通車，即罹慘禍，死傷多人，負咎無極。除已分飭主管各處對於一切善後妥爲辦理，懸賞緝兇，並嚴令警署對於以後防衛，特別注意外。同等奉職無狀，謹請准予解職，以明責任，同本日業已離局，靜候交代。在未奉派員以前，照章暫由副局長代行，以維現狀。謹電馳陳，伏乞俯准，無任感禱。職殷同・許文國・鄭寶照叩冬印。

修正進口稅則公布

國府公布修正稅則

南京三十日電，三十日國府令，茲修正海關進口稅稅則公布之，稅則條文登國府公報，財部關務署並電令各海關於一日起一律實行。茲錄

孔祥熙提案於下：『查現行海關進口稅則，係自上年五月施行，爲時雖未甚久，惟此項稅則，原具暫行性質，當此一年期滿，自應斟酌損益，俾利推行。祥熙權衡財政狀況，實業情形，並體察海外貿易之趨勢，通盤籌畫，規定原則兩項，(甲)爲補助財政，維持實業起見，對於若干種進口貨物酌加稅率。(乙)爲調劑海外貿易，對若干種進口貨物酌減稅率，經飭國定稅則委員會遵照修改，茲據該會呈送草案。計其大體在(甲)項原則之下者，如棉花金屬及其製品機器工具日用雜貨菜蔬果品化學產品及染料（一部份）木材等，爲補助財政計，酌加輕微之稅率，他如針鈎樟腦冰片硫酸鹽酸辛白木片木梗白煤瓷器磁磚橡片車輪胎人造松香品等，酌加較高稅率。在(乙)項原則下如印花及染紗織布疋高級毛絨線呢絨魚介海產品（一部份）鞋底皮椰子乾肉白楊木等，分別減稅，祥熙詳加審核，認爲尙屬妥當，就稅收而言，酌加部份，計國幣一千五百餘萬元，酌減部份，計國幣三百餘萬元，以上各節爲此次修改進口稅則大概情形，是否有當，提請公決，』經一六五次行政院院務會議通過，四一四次中央政治會議核准施行。

財部分區裁稅計畫

南京三十日電，七月一日爲國府明令廢除苛捐雜稅開始之日，財部三十日將財政會議閉幕後一個月來執行決議案之情形公布：計關於整理田賦者共十案，關於廢除苛捐雜稅者共十六案，關於確定地方預算者共八案，其各省市遵照財政會議決議廢除苛捐雜稅，已遵辦及正在籌議辦理分別呈報到部者，計有蘇·鄂·贛·皖·浙·豫·魯·冀·察·綏各省及平青兩市。及財政會議決議由財部設立整理地方捐稅委員會，業經行政院核准，並分別派定熟諳地方財政情況及具有專門經濟學識者爲專任委員，協同主管司工作，一面與各省市財政當局協商，一面對裁廢苛雜通盤籌畫，製定實施步驟，並定分區計畫：㈠江浙皖區，㈡湘鄂贛區，㈢冀魯豫區，㈣晉察綏區，㈤閩粵桂區，㈥陝甘寧青新疆區，㈦滇黔川康區。此次孔祥熙巡視華北，已携有專家數人分往冀，魯，豫，晉，察，綏各省實地考察。財部自一日起，亦分別由專門委員張國珍等前往長江各區與地方當局作初步接洽，其重要注意點爲㈠辦理土地陳報之實施辦法，㈡裁廢苛捐雜稅之進行步驟，㈢減輕田賦附加之具體辦法，㈣地方預算之確實執行，㈤地方合法稅捐之整理方案。

蔣返京接見何鍵

何鍵謁胡後北上

香港二十九日電，何鍵二十九日晨二時偕隨員張沛乾凌達如等由省乘專車來港，到站歡送者有陳濟棠·李宗仁·林翼中·李揚敬·余漢謀等多人，陳並派劉紀文區芳浦及憲兵一排隨車護送。專車於六時十五分抵港，胡漢民派其女木蘭到站歡迎，何等下車後，即至半島酒店休息。七時由劉紀文區芳浦陪往訪胡，晤談甚洽。胡對四路剿匪聯絡軍事極表贊同，九時由胡宅辭出，午乘坎拿大皇后輪赴滬轉京，謁蔣汪報告赴粵經過，又薛岳亦同輪北上。

在粵所商四項要案

香港二十八日電，何鍵二十八日與黔代表張韞良會商黔湘聯絡剿匪，決合力肅清賀龍殘匪。又與陳李白作最後會議，決暫緩設置西南國防機關，免敵藉口，何與白崇禧原定二十八日來港，臨時中止。陳濟棠決增編砲兵旅，已擬定爲三三制，旅長以謝嬰白或張世驤充任。蕭佛成談，何鍵白崇禧到粵後，對國防剿共大綱與施行細則均決定，應付時局亦已得一致計劃；何決過港訪胡後返湘。另長沙二十八日電，據廣州電云，在粵各將領商決要案四項：（甲）東南西北四路剿匪軍事，七月一日始，以三個月爲期，肅清共匪。(乙)積極鞏固國防。各省一致聯絡，不分界線。(丙)黨務政治將來提出五全會解決。(丁)西南兩機關存廢，由五全會解決。

何鍵抵滬發表談話

上海一日電，何鍵偕副官長熊士鼎及薛岳等一日下午三時到滬，寓新亞旅館。何談，赴粵有二使命，㈠協商剿匪聯絡，㈡解釋誤會，結果均圓滿。南路剿匪軍現加四團，共四十四團，西路原有十四師兵力現兩路已取得密切聯絡，兩三月後可全部肅清匪患。粵桂對中央之誤會，經本人解釋後，已消釋。傳本人參加五省國防會議，根本無此事。取消西南兩機關說，本人在粵未有所聞。到港晤胡，係本尊崇黨國元老之意，並無商談，未聞胡有北來意。本人寓滬三數日赴贛或赴浙，尙未決定云。

蔣夫婦自甬返京

南京五日電，蔣夫婦四日下午四時離奉化，赴寧波，五時四十分登中山艦，由應瑞艦護送返京，同行者鄧文儀汪日章宣鐵吾及侍衛等共數十人。五日晨四時過滬，下午五時過鎭江，均未停，十時抵下關海軍碼頭停泊。京中要人因未知蔣五日晚抵京，故往迎者祇賀耀組谷正倫陳焯姚琮陳訓泳等數十人，陳紹寬則乘小艇迎至草鞋峽登艦，海軍碼頭由陸戰隊警戒，軍樂隊奏樂歡迎。蔣夫婦登岸後，即乘汽車返軍校官邸，中山路兩旁憲警加崗警戒。蔣定六日接見中樞各要人，及五日夜車來京之何鍵。

何鍵入京謁蔣報告

上海五日電，抵滬後，即電蔣，擬赴奉化晉謁，報告一切。旋接蔣覆電，囑入京候晤。五日聞蔣已乘艦晉京，決五日夜車赴京晉謁，報告在粵會商聯合剿匪經過，在京留三五日，即乘輪返湘。西路總部辦公廳主任凌璋，駐粵代表張體功，駐京代表張仲鈞隨行，何夫人因病尚未愈，仍留滬療養。何氏並於五日晨分訪吳鐵城杜月笙等辭行，上午應章士釗之宴。

蔣建議改革地方政制

蔣委員長呈中央電

南昌通信，蔣委員長近爲省府合署辦公事，特訂定辦法大綱，電呈中政會，並函行政院轉送國府備案施行，茲錄其呈中政會原電及辦法大綱如下：查現行省政府組織法及縣組織法之頒布實施，亦已數年，各省形式上雖已組織完成，而實際上辦事則困難極多。鑿圓柄方，格格不入，故改革地方政制，誠爲刷新政治刻不容緩之圖。綜列現行制度之通病，約有三端，第一，就現制本身之觀察，則爲頭重腳輕，基礎不固；論組織則省廳大而縣縮小，論經費則省極距而縣極微；治官之機關太多，而治民之機關太少，伴食高官之人員太多，而深入民間之人員太少，政令均成具文，實以此爲最大之癥結。茲就豫鄂皖贛四省二十二年度經常歲出預算資爲比較，則省與縣政費之懸絕，自可一目瞭然。除保安處經費不計外，當以省政府及四廳爲準，查河南爲九十一萬一千餘元，湖北爲一百十一萬九千餘元，安徽爲一百零一萬元，江西爲八十一萬三千餘元，而各省中之縣政經費，則河南全省一百十一縣共一百零九萬一千餘元，平均每縣九千八百三十餘元；湖北全省七十縣，共八十八萬餘元，平均每縣一萬二千六百餘元；安徽全省六十一縣，共九十五萬七千餘元，平均每縣一萬五千七百餘元；江西全省八十一縣，共一百十三萬二千餘元，平均每縣一萬三千八百餘元；故縣政經以安徽爲最多，江西次之，湖北又次之，河南最少。然無論何省，每月平均每縣皆不過千元上下，縣爲一切政會之中堅，其重要如此，而行政經費之微薄則又如彼，實無從充實組織，延用人才，以爲匡助，百舉皆廢，亦固其所。故欲革此大頭小腳之弊，首在縮小省府之編制，擴大縣府之組織，削出省府之節餘，移增縣府之經費，庶質劑得宜，推行盡利。第二，就橫的方面觀察，各廳處並肩而立，各成系統，各固範圍，各私財用。凡屬甲廳主管之事件，率不喜乙廳過問，而事涉兩廳以上者，又往往遷延不決，權則相爭，過則互諉。且一切設施，多以本廳處之立場爲觀點，實缺乏抑己伸人共維全局之精神。於是各認主管之事件爲當前最要之急務，同時督責於縣，縣長莫知所先，亦無法同時並舉。遂使狡黠者專事敷衍，尤不肖者則借甲抵乙，任意張弛，操縱以自便其私圖。而賢能自愛之士，則深苦政令紛歧，疲于奔命，而不安於厥職，吏治之壞，此種畸形制度實爲厲階。故欲革除今日省府濡滯矛盾重複隔閡推諉齟齬之弊，惟有打破各廳處並立之分割局面，而併爲整個一體之省政府，庶克收齊一簡捷協和之效。第三，就縱的方面觀察，省府與各廳處，縣府與各局科，均各截然形成兩級。中央部會往往認省之廳處爲其直屬機關，省之廳處亦認縣之局科爲其直屬機關，而彼此直接行文，流弊所及，遂使省府與縣府不克層層節制，頓失以身使臂以臂使指之效。所謂主席代表省府監督所屬執行省政，及縣長綜理縣政之規定，乃徒托空言，系統不明，層級淩亂，何以率屬而責效。故欲革除此弊，必須使整個省府對中央院部負絕對責任，縣府對省府負絕對責任，凡省之廳處，縣之局科，乃省與縣之補助組織，不能離而爲二，一切斜枝旁出之行文辦法，自應毅然廢除。綜上所述，現行省制之缺點及其相沿而生之弊端，今日諳習政情者固盡人皆知，應加矯正，亦已成爲上下一致之要求，第根本改革，牽涉至廣，如中央鑒

取現時僅有之情況，即爲改弦更張，深恐實驗未豐，又有顧此失彼之虞。其中最宜注意者，亦有兩點；第一，現行制度之種種失敗，自無可諱言，今後省府意志宜統一，權力宜集中，組織宜緊張，經費宜節約，更爲有識者之所同認，顧所謂統一集中緊張節約，以至何種程度爲宜，且應以何種方式促其實現，則殊有詳加考慮逐步實驗之必要。第二，全國各省幅員至廣，關係複雜，政治文化經濟地勢各種情形，尤不齊一，驟以一種通行之政制，强令同時實施，亦恐削足就履，扞格難行。例如四廳兩處之設置，在邊遠省份則嫌其龐大，絕非人力財力所能勝，在東南各省則嫌其簡單，非再輔以其他專門技術之組織，不足以應實際之要求。即就官等官俸而論，亦復如是，簡任薦任之法定俸額，在東南各省差足維持生計，而邊遠省份如照定額支給，則全廳經費恐僅足敷主管長官一人之薪公。凡茲種種，均極懸殊，中央定制實有因地制宜從長計議之必要，似以富有彈性伸縮，而先行局部試辦爲最宜。年來中正奉命，督師剿匪，巡視所及，聞見較切，感觸至多，深維地方政務，尤其剿匪各省之善後，欲期順利之推進，自非先謀省府意志之統一，增進一般行政之效率，不克有功。然此種改革，亦祇能於不離棄現行省府組織法，及不牽動各省預算案之範圍以內行之。並本此原則與各省政府往復商討，時及一年，茲彙合各方意見，制定省政府合署辦公大綱都十四條，先飭剿匪區內之豫鄂皖贛閩五省尅期實施，責爲實驗，以備中央澈底改革地方政制之張本。除分令外，理合檢同辦法大綱，電陳鈞會鑒核，並祈轉達國民政府備案施行，實爲公便。

省府合署辦公辦法

省政府合署辦公辦法大綱，第一條，現行省政府組織法在中央未修正以前，爲力謀地方政務之推進保持省府意志之統一，及增進一般行政之效率起見，特制定本大綱，實行省府合署辦公辦法；凡左列各廳處概應併入省府公署之內，㈠秘書處，㈡民政廳，㈢財政廳，㈣建設廳，㈤教育廳，㈥保安處。第二條，現在省公署如尚無足以容納所屬各廳處者，應於可能範圍內盡量併入，至少先併入民政廳及保安處，其餘俟公署改建擴充，再行陸續加入，但無論已未併入，其辦公程序概依本大綱辦理。第三條，除第一條所列各廳處外，現在一切直屬省府之機關，應分別裁併或量爲縮小，而改隸於主管廳處。前項機關如爲推行特種要政之臨時組織，應隆其職權，准照廳處待遇，而以直屬省府管轄爲便者，得暫不改隸，但應仍受主管廳處之指導。第四條，省政府合署辦公後，一切文書概由省府秘書處總收總發，由主管廳處承辦，分別副署，或會同副署，簽呈主席判行。但主管廳處依其職權，監督指揮所屬職員或所轄機關之事務進行者，在不牴觸省令之範圍內，仍得自發廳令或處令。第五條，省政府合署辦公後，省府所屬各廳處，上對中央院部，下對專員縣長或市長及其所屬之科或局，均不直接往復文書，概以省政府之名義行之。第六條，省政府合署辦公後，各廳處所擬之命令或處分，經主席判行而已以省府之名義發布者，如發覺有違背法令，逾越權限，或其他不當情形時，依左列之提議，經省政府委員會之議決，仍得自行修正及分別停止或撤銷之。㈠依省政府主席之提議者，㈡依主管廳處長之提議者，㈢依其他廳長處長或委員之提議者。第七條，省政府合署辦公後，應依左列各原則澈底改革：㈠各廳處及其所轄各機關之組織，及各科組之職掌，應依現在實際之需要，重新劃定，厲行裁併，務期系統分明，權責專一，員額減少，工作緊張。㈡省府及各廳處之經費，應集中管理，但金錢或物品之會計，一時不便完全集中者，亦應酌定項目範圍，先行集中其一部或大部。㈢省府及各廳處之文書，應採科學管理方法，務期迅速縝密簡便，每日每週文書之收發及承辦，尤應分類摘由，列表互送各廳處長及主席查考。但特別機密事件，一時不宜宣布，應由主席及主管廳處獨負其責者，不在此限。第八條，省政府合署辦公後，省府秘書處之改革，除依前條規定裁併現有之組織，祇設科分掌文書會計庶務等事項外，得酌設左列各室，分別延用確有專長之人員組成之。㈠技術室，凡農工商礦水利土木及其他各項事業，爲各該省現在應行急辦者，依其種類，應延用適當之技術專家，分任調查設計，擬各主管廳處提出之技術事項，亦概交其審核，并負指導督率之責。㈡法制室，凡省政府或各廳處所發布之法令，及現行法令之修正廢止，應延用確有專長者，集中于法制室，分任調查草擬及審核之責。㈢統計室，置統計專門人員，凡各機關應行搜集之材料，概交統計室，依照劃一之規定，編成各項統計報告。㈣公報室，置編譯及印鑄專員，凡各機關發行之定期或不定期刊物，概交公報室統一辦理，一切法令，尤應逐日依公報公布，以節糈爲遞寄之煩勞。第九條，省政府及各廳處之組織及員額，厲行改革

後，所有節餘之經費，應平數撥增各縣政費，被裁人員應重行甄別，量其才能，准予分別備選縣長區長及其他縣佐治人員之用。第十條，本大綱之施行規則，由各省省政府自定之。第十一條，本大綱由行營陳報中央政治會議鑒核備案，在湖北河南安徽江西福建等剿匪省份先行實施，其他各省經呈請行政院核准者，亦得援案准用。第十二條，本大綱俟各省施行後，應將實地試驗之結果詳加比較，隨時陳報中央，以備制定省制實行修正省政府組織法之參考。第十三條，凡本大綱所未規定，仍依現行省政府組織法及其他有關係之法令辦理。第十四條，本大綱自公布之日起，兩個月內凡剿匪各省應一律施行。

本年度普通總概算

四日中政會議，通過二十三年度國家普通歲入歲出總概算。茲將中央財政組審查是案之報告文錄次：

政府編送二十三年度國家普通歲入歲出總概算案：查二十三年度國家普通會計總概算，久逾法定期限，未准編送。前經本會議第四零八次會議決議，查照上年辦法，派員指導主計處，會同財政審計兩部，督促進行。嗣經常務委員照案派員前往指導，同時本組以上年度應改編之普通會計總概算，至今未准政府照案編送，飭該員附帶查詢原因去後。旋據報告稱：「二十三年度國家普通會計概算，依章定編審程序，應由各主管機關編送之二級概算，大多數均已送齊。惟以財政部呈准在五月內召集全國財政會議，牽涉過多，關於財政部主管之國家歲入及財務類歲出二級概算，編送最遲。補助費類歲出，則以尚在部省往返磋商中，迄未能編送二級概算，僅由財政部分別就商定部分或照舊案開單送會。經主計處遵照決議案，召集財政部審計部代表，自五月二十九日起，逐日開會會同審查，並隨時通知主管及有關係機關派員列席說明，逐類核議。其上年度奉決議指駁應行改編之軍務債務兩類概算，經於會查各該類概算時，詢據軍財兩部代表聲述種種困難，由出席各機關代表提供意見，商擬解決途徑。舊案決由軍財兩部自行備文請示，新概算案則於不背中央決議及收支適合原則兩點範圍內公同酌擬，至六月七日審擬完竣，仍照章交由主計處負責彙編總概算」一各等語。茲准政府依法編送二十三年度國家普通歲入歲出總概算，擬列歲入歲出各爲七萬七千七百三十萬二千二百二十六元。又先後據秘書處轉陳主計處緘，轉准軍政部咨，瀝陳歷年軍費未能遵決議案改編緣由，請准軍費預算免分節目，以保相當秘密。歷年經常軍備費仍遵中央核定二十年度舊案數額，超支部分俟清理完竣補編非常預算，請求併案追認等情。財政部緘，瀝陳歷年募債應付軍政各費竭蹶情形，請免改編二十二年度債務費概算，並附送宋前部長交卸時內債票券收支況狀表。經本組併案審查，僉以上年度概算未能核定原因，係以軍費性質未能劃分，債務收支發生疑問。茲既據軍政部聲述各該年度，在內憂外患嚴重時期，軍事機關部隊增變靡常，劃分性質，分配節目，殊感困難，諒係實情，所請在環境未改善以前，軍費內容暫許秘密，逐年經常軍備費，繼續適用二十年度核定案，免予另編。超支之數，俟清理完竣，會同財部補編非常預算，請求追認各辦法，似屬可行。債務費收支疑問，亦重在債本未列歲入預算一點，如果在會編軍費非常預算中將各項債本，列作抵補，則疑問當然消失。至債票庫券，一經作短期債欵之抵押，則最近年度中簽之本息，不足償借欵本息，亦自可信。所有上年度債務費概算，似亦可免予改編。上年度軍務債務兩費否決原因，既均經分別解決，則二十三年度總概算內歲出部份關於軍務債務兩類列數，均有途轍可循。經常軍備費據說明，係按國家稅收百分之四十擬列，隨同收入較增，自屬正辦。債務費增列短期債欵，查與上年度請列原因相同，姑准照數列支，此外黨務國務等十三類歲出經臨合計，大都比上年度假預算及專案核定各數併計爲增，本應再從嚴核減。惟查上年度假預算，會查擬列之根據，多在國難減政時期，當時不免過度緊縮，以致核定後各機關紛紛以經費不敷，按月動支第一預備費，遇有預算章程第二十七條事故發生時，無欵應付。又專案請求臨時費，周折變通，殊失定章本旨，似不如從寬概予依擬核定，以免形成掣柄。惟查國務費有主計處另案擬列之江蘇等五省市審計處開辦臨時費一萬八千四百元，漏未列入，又正審查間，復奉交下常務委員兼監察院長于右任提請增列十區監察使辦公處經常費四十一萬七千九百六十元，十二區處開辦費二萬六千元，核屬需要，應予補列，計共增列國務費類經臨兩費，共四十七萬二千

三百六十元，即擬照數減列第二預備費歲入部份。烟酒印花兩稅，照舊案略有減少，其餘各欵，大都增列，其中如關稅增，則鹽觔改秤，雖有一部份不免加重人民負擔，亦有一部份出自改良徵收，剔除中飽。又如事業行政等收入，列數均較舊案有加，尚不失爲財政上良好現象，亦擬如數照列，計共擬定二十三年度國家普通總概算歲入十四欵，共爲七萬七千七百三十萬二千二百二十六元，歲出十五欵，共爲七萬六千四百零三萬三千六百六十五元，收支比較，餘額一千三百二十六萬八千五百六十一元，即照章儘數列爲第二預備費，以資平衡。再本年度概算編送後時，不及在年度開始前成立預算，而上年度僅有一部份抽編假預算，在該本年度內，已因執行困難，變動甚多，似有不適用預算章程第七節各條規定之處，本總概算核定後，除由政府依法趕速成立預算外，擬並許由政府照核定總概算內擬列各單位數，自年度開始起，先行執行，是否有當，仍候公決。

二十三年度國家普通總概算簡表

歲入

科目	總概算數
鹽稅	一九〇•三五三•八五一
關稅	三六〇•四一三•七九一
烟酒稅	二三•一〇四•八七三
印花稅	一二•八八四•二八六
統稅	一一六•五九九•二九九
礦稅	二•七二四•九七九
交易所稅	一〇〇•〇〇〇
銀行稅	一•六〇〇•〇〇〇
國有財產收入	五•七〇四•八七八
國有事業收入	二一•二四八•八六〇
國家行政收入	一二•五一七•〇八六
協欵收入	一二•九四八•〇〇〇
債欵收入	九•七八四•二九四
其他收入	七•三一八•〇二九
合計	七七七•三〇二•二二六

歲出

科目	總概算數
黨務費	五•七八五•四六四
國務費	一四•一一二•二八〇
軍務費	三〇七•七五〇•九一〇
內務費	五•四七五•八六九
外交費	九•〇二六•八八六
財務費	六九•一九二•八一四
教育文化費	一九•〇三四•四八一
司法費	三•〇五七•九一〇
實業費	四•二九四•三九〇
交通費	五•二〇四•二五二
蒙藏費	一•四五一•六〇四
建設費	一一•七九四•九七四
補助費	四四•五五九•九三五
撫邮費	五•七六一•六六五
債務費	二五七•五三〇•二三一
第二預備費	一三•二六八•五六一
合計	七七七•三〇二•二二六

川贛剿共軍事情報

川匪集結 擬衝川東

成都二十七日航訊，川匪放棄通江，聞無若何損失，匪軍實力現完全移集萬源一帶，企圖固守，乘機突破一點，擾我下東。故五六兩路軍自十五日起卽向萬源攻擊，匪尙集中主力據險拼死反攻，激戰十日，尙無顯着進展。而匪之陰謀由城口出巫溪，奉節，欲窺宣漢•開江，直衝雲陽•萬縣之詭計，於以大明。五路軍現已調部右防巫溪•奉節，在城萬前方布

置數倍於匪之兵力，堅築工事，屏障宣開，並計畫側擊匪下竄兩巫之路。（據二十一軍第三師許堯卿電：巫溪近口突有大股匪徒，盤據川鄂邊境，勢甚猖獗，實爲兩巫心腹之患，向劉湘請示辦法。又據王三春稱，共匪由城口竄擾夔巫等語）。蔣委員長二十六日特電囑劉湘云：『據報王三春部退往陝南，川匪刪午進陷城口，有竄擾川東聯絡賀匪之勢等情。希飭屬嚴密防堵，勿使賀徐兩匪聯合，滋蔓難圖爲要。』同時唐式遵范紹增亦有電呈劉湘云：『匪迭增大部，反攻不已，刻尚混戰中，……匪以數千之衆，鏖戰於龍池梁女兒山黃白灣一帶，往復衝鋒，入夜尤激。查匪放棄通江，集中兵力糧食於萬源一點，其企圖似一在乘機出擊，一在固守萬源，分兵竄擾下東。』云云。劉邦俊並電唐式遵云：『頃得晤詢陝代表傅劍芬，據言陝邊防堵極嚴，並無匪陷紫陽、鎮巴、西鄉各縣之事，證以近得各方情形，匪之企圖竄擾下東，另闢新局，自已顯然。下東關係較之通南爲重，匪因力圖下竄，必不顧及攻我，切望乘此時間，迅將部隊右移，顧全下東，免匪得逞陰謀』云。

南昌搜剿殘匪之報

南昌三十日電，上樂匪巢時派匪出擾該處附近，二十九日國軍分途登山圍捕，雙方激戰多時，匪卒敗退深林間，國軍乃大舉燒山，匪巢焚燬盡淨。又大庾大龍山層巒疊嶂，綿延數十里，股匪居山巔，國軍派隊圍剿，匪大潰，竄入深林，數日不出。現國軍正密布部隊以待，勿使漏網。又三日電，孔匪荷寵部逃竄奉新縣屬羅坊附近，經我團隊三面圍剿，死傷枕籍，匪部幾全軍覆沒。又橫峯紫溪克復後，贛東赤匪根據地僅餘萬源一處，唐師二十六日克距萬源二十里之雙溪口。匪藩籬盡毀，方匪乘夜逃靈尾山楊家坂一帶，萬源即下。

張學良巡視歸來談

漢口二十八日電，本報記者二十八日晨赴總部訪張學良氏，當承接見，作下列談話：記者首詢以邊區清勦情況及此次出巡觀感。張答三省邊區之匪，現僅僞二十五、二十八兩軍，人槍約四千，盤踞經扶霍山兩縣之間，現各軍已合圍，最近必能消滅。惟地方善後，千瘡百孔，總部及省府對農村救濟，均有詳細辦法，然因農村實況不易爲都市深悉，因此農民未必能收實惠。如信用放欵，必有擔保，然匪區千里皆墟，牛糧皆缺，尋一擔保卽殊不易，此外土劣魚肉良民，亦所在難免，捐稅繁重，多數均非政府所徵收。有値九元之烟草，運至某地可售六十元者，然因一步一稅，反致虧本。尙有少數土劣，利於爲軍隊及保安隊籌欵，以從中漁利者。總之邊區地殊肥沃，人民亦多良善厚樸，然所受痛苦太深，解除非可盡賴政府，要在人心之改善，否則，土劣長此魚肉，卽匪肅淸，而危機仍在。本人曾在某處遇一投誠之共黨區委，詢以當初何以加入共黨，答謂沒飯吃。復詢以何以現又退出，答謂在共黨數年，結果更無飯吃，此可謂一針見血之談。總部方面設有華中經濟討論社，由端納主持，切實研究華中經濟及物產種種問題，頗有成效。記者最後叩以回國數月，且數度深入民間，對國事前途是否有新感觸。張答：本人以後不欲多發表意見，因中國不少政見，所缺在實地作事之人云。





日本內閣之更迭

黑田事件全部判明

東京一日電，法相小山於一日午前九時，突然訪問高橋於赤坂私宅，詳細報告大藏省事件之全部內容，卽檢察當局檢查結果，認爲黑田次官以下，大藏省官吏之罪狀，業已明確的構成瀆職罪。藏相對其所未確信之處，相當予以深刻之質問，會談約一時半。至法相所報告者非僅對於大藏省內之事，較本日報告齋藤者，其內容更爲明確，且其範圍甚廣，該項報告係對高橋關於大藏省事件之最後的報告，並關聯直接之藏相責任問題，因此接受該項報告之藏相高橋其進退各方異常注視。高橋與小山會見後，小山談話如下，昨夜藏相以電話通知，欲探聽大藏省事件內容，故決定今朝往訪，詳細報告，關於大藏省事件之輪廓業已辨明。藏相所質問者，亦一一詳細報告，大體與前次報告首相者相同。因藏相質問頗詳，故

較前詳細亦未可知，此後無再有報告藏相之必要矣。惟對於首相其最後的報告，尙未完畢，故大藏事件之外，尙有包括某事件之輪廓，亦須報告，新事實即可判明，擬在三日報告之。

內閣決定一致總辭

東京二日新聯電，法相小山二十九日正式向齋藤及高橋分別報告大藏省事件眞相，並以此說明某事件全體內容。齋藤已決意放棄從來之靜觀態度。二日午前十時招集農相後藤會談約四十分，十時四十分招林陸相談約二十分，更於十一時三十分招山本，午後一時半招外相廣田，向諸閣僚說明事件眞相，並聽取閣僚之意見。各閣僚均一致贊成總辭職，與首相協議勅選及其他交代準備，俟三日小山作最後的報告之時 ，即決定總辭職。又電，關於小山突然在星期日訪問高橋之裏面原因，以檢事當局繼其後，調查結果，大藏省事件之確實固無疑問，且更波及某前閣僚，問題發展之結果，直接惹起政府奏請閣僚之責任，已無須高橋單獨辭職，而唱責任可分之論調。有勢必決行總辭職立刻實現之情勢，齋藤早已作最後之決意，故對法相言明無妨向藏相報告眞相，因而有法相之報告，其結果高橋亦痛感責任，決定進退。齋藤山本等首腦部之意見，既已決定，則待三日法相之最後的重大報告，政府立即一掃一個半月來之政局不安，而使政局急轉直下，在此決行內閣總辭職，殆爲必然之情勢。

齋藤入宮捧遞辭呈

東京三日電通社電，首相齋藤於本早九時在官邸接受法相小山之報告時，即先邀集高橋山本兩相，行關於總辭職之接洽。然後出席閣議，就總辭職事，徵求各閣僚之同意，並彙齊辭呈，行關於補充勅選議員等之殘務整理後。於十一時五十分，入宮覲見日皇， 就政府部內發生綱紀問題，致使人心動搖事，呈遞「因不堪再當此責任，而行呈遞辭呈，伏乞允准」之理由書與辭呈。日皇當即命在尙未頒旨以前，仍照常處理政務。首相承命後，即復開閣議，傳達此項旨意。（按齋藤內閣成立於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岡田啓介受命組閣

東京四日電，西園寺本日晨入東京，先與重臣協議，午後參內拜謁日皇 ，奉答繼任內閣首相，應任命岡田啓介。午後二時日皇召見岡田於宮中，正式賜命組閣。



岡田啓介

（按岡田今年六十七歲，一九二七年起任海相兩年，齋藤內閣時，亦任海相，旋於去年一月辭職。）西園寺於奉答完畢後，即偕原田秘書等於午後四時半返御殿場別莊，岡田受命後，即往訪齋藤，商組新閣事。現陸海軍以及金融界各方均對岡田表示滿意。岡田前曾任海相，對海軍需要頗了解，此時出任閣揆，似將主持即將開幕之海軍會議。至岡田之組織新閣方針，決定注意所謂一九三五•六年的重大危機，尊重非常時的人材，網羅政民兩黨以及各方人物，集中人材，組織舉國一致强力內閣。其政策大體上有踏襲前內閣方針之意向，因鑑於前內閣綱紀問題而倒潰之情形，將特別標傍肅正綱紀之重大政策。再於閣僚之選擇，岡田有三種意見，本日午後與齋藤會見，聽取意見，然後決定，因而閣僚中將有相當人入閣模樣。

新內閣部人選

東京五日電，岡田奉命組閣，以網羅人才，組織舉國一致內閣相標榜，經奔走結果，迄五日晚六時，除海軍，陸軍，外交三相早已確定繼任外，復決定前大藏次官藤井眞信繼任藏相，小原直繼任法相，床次竹二郎繼任遞信大臣，望月圭介繼任農相，其餘在銓衡中，閣外之滿鐵正副總裁亦將全部留任。岡田親任式將在六日舉行，新閣內政外交財政諸政策，將在初次閣議決定後發表。齋藤內閣失敗，係由於大藏省受賄事件，而在今日日本財政危機情勢下繼任藏省人選，極爲各方注意。藤井爲齋藤內閣大藏次官，此後將沿襲高橋之財政方針，故財界方面極表贊成。按藤井於明治十八年生於德島縣，卒業東京帝大，歷任稅務監督事務官，大藏省書記官，昭和四年任主計局長，濱口內閣時擔任稅制整理，嘗以陸海軍預算膨大，與陸海軍當局相爭持。齋藤內閣大藏次官黑田事件發生後，以高橋之懇請，出任次官，現升任藏相。昨據藤井談稱：因岡田之特別要求，復徵求高橋同意，乃允就藏相職，此後將繼承高橋政策，爲國家努力，按目前情勢觀察，各方對新閣之態度 ， 民政黨五日午後曾舉行幹部會議議員總會，一致通過援助現閣。政友會方面，因岡田曾分訪鈴木及若槻，並有床次，望月入閣，亦表示援助新閣，維該會尙有一部人士尙持反對態度。

新閣政策注重擴軍

東京五日路透電，前海相岡田已擔任組閣，衆料其主要結果之一，必爲日本陸軍軍備之大事擴張。據日日新聞云：岡田與林將軍業已議定此項計畫，林已允繼續長陸軍，聞岡田向林擔保新內閣對此計畫必予以優惠的注意云。朝日新聞並謂，陸軍軍備補充之程序，將以滿洲爲重心點云。

舞弊案件層出不窮

東京五日日本新聯電，因齋藤內閣大藏省舞弊案之檢察，更發現商工省舞弊案，檢事局，將待政局安定後，澈底檢舉。前工商大臣中島久萬吉男爵，五日午前七時由湘南別莊被傳，立即開始審訊。該氏受與大藏省受賄事件有不可分之關係之某事件，而有嫌疑，又讀賣新聞社長正力松太郎氏亦於五日午前六時半被傳訊，正力爲中島組織番町會之一人，握有中島犯罪之重大關鍵。

列强擴充軍備競賽

英美談判暫時結束

倫敦二十八日路透電，今日由倫敦美人方面探悉，英美兩國間之初步海軍談話，業已終止，在法義日三國代表抵倫敦之前，似不致續作討論。美代表台維斯今日與駐英法大使考賓會談，以作法美間海軍談話之準備。英美並未約定續開談話會，而美代表現且預備與他國討論海軍問題，以故衆信英美間之海軍談話業已終止。惟此係暫時停頓，不得目爲已受阻遏，蓋雙方均已通徹說明其地位，故在與日法義代表作多邊交換意見之前，不必續作談話。又新聯電，英美海軍預備會商，以昨日會議即決定該會暫時結束，等候日法義三國代表到達倫敦，又雙方代表並無磋商今後開會事宜，觀美代表團已開始準備與日法義三國交涉，美代表台維斯於今晨訪晤駐英法大使考賓，開始磋商，蓋英美交涉前後僅開會三次，因英代表會提議案造巡洋艦七十艘，該會乃逢着難關，遂至結束。惟英美兩代表團對其會商停頓之說，均極力加以否認。談稱：「英美海軍預備會決定其暫時休會者，並非逢着難關，因英美兩代表團依從來會商已互相開陳其見解完畢，故今後在未與日法義三國開始談判之前，英美間仍繼續進行談判，亦屬無益，基於此項見解，故擬暫時休會云。

英國積極增造軍艦

倫敦三十日哈瓦斯電，「每日電聞報」載稱，一九三七年英國開始建造之軍艦，其上所裝之砲較之目下所有者加快二倍，船上主要部份皆有特別設備，以防天空轟炸，並將設置新式高射砲八至十二尊，配以多數重機關槍，以二架爲一單位。此種新式軍艦，將名爲國王喬治第五式，其上將設蒸氣轉動器，但狄塞爾式發動機亦準備設置之，俾將軍艦活動範圍增至二萬公里。海軍部現正研究以上項設備用於二萬二千噸至三萬五千噸之軍艦，確定之數，當視一九三五年海軍會議之結果而定，海軍部之意，擬將於軍艦之標準定爲二萬二千噸，其砲位口徑不超過三十英寸又十一，但如他國製造三萬五千噸之軍艦時，則英國亦不肯相讓。總之，英國新造軍艦內，任何一點，均應與外國最新最强之軍艦相等云。又民衆及星期日紀事兩報揭載政治通訊員論文，內稱英國已定築造世界上最大海軍。該通訊員著稱：內閣已決議上項政策，將與造驅逐艦三十艘，無畏艦十二艘，巡洋艦及飛機母艦各數艘，此項築艦計畫，將於五年內實現，費金一萬萬鎊。據該報紙著稱：內閣並議決增添陸軍軍械，擴大各地軍力及空軍之準備，並添造飛機六百架。此外並定在香港．新加坡．亞登．及印度各地增設軍機場。

法亦通過造艦議案

巴黎三十日哈瓦斯電，衆院頃以四二五票對一二二票通過政府提出之一九三四年度海軍建要案，規定本年開始建造之軍艦，計郎開克型主力艦一艘，驅逐艦一艘，第一級潛水艇一艘，第二級潛水艇一艘，合計爲三萬噸。海軍部長畢特利說明，謂此項造艦案所需經費九萬一千三百萬佛郎，較少於上年海軍造艦之經費，華盛頓條約准許建造三萬五千噸之鐵甲艦，此次法國造艦案亦並未列入此項鐵甲艦。各國雖正從事三萬五千噸鋼甲艦之建造，法國則無所動作，然德國之德意志號等艦相繼落成後德國此類艦隊將超過法國，故此次法國不得不建造主力艦一艘以相對付云。

美國銳意擴充空軍

華盛頓三十日哈瓦斯電，陸軍部頃訂造轟炸機八十一架，價值三百萬元，按美國陸軍現有空軍計劃係於三月間通過於國會擬在公共工程經

費項下提撥七百五十萬元，購買飛機，二千二百五十九萬一千元充航空經費，俾空中軍備得與他國並駕齊驅，此爲實現該計畫之初步云。又三日合衆社電，海軍部正式宣佈美潛水艦隊將作長途巡行。海長史旺森稱，自聖地哥已有六潛水艦開赴西岸，副將冠爾司令乘潛水艦隊旗艦「布什內爾」號同行，此外尚有小艦「荷蘭」號及潛水艦救護艦「奧塔蘭」號同行，潛水艦隊擬北至阿拉斯加之荷蘭港，然後預計八月二十四日至夏威夷之珍珠港云。

日本平等要求內容

華盛頓一日哈瓦斯電，據華盛頓「星報」載稱，日本擬在一九三五年海軍會議中提出要求，將現在英美日三國海軍五五三之比例改爲英五，美五，日四點三九之比例。日本之總噸數爲六十五萬五千噸，計減少十一萬一千噸，美國之總噸數爲七十四萬六千噸，計減四十四萬噸。又電據華盛頓「明星報」載稱：日本對於美國要求，注重航空母艦之廢棄，暨裝甲戰艦數量之減少，即由十五艘減至十一艘，如是則日本亦可廢棄裝甲戰艦一艘，俾其總數減至八艘。關於巡洋艦，按照華盛頓海軍條約，美國得有裝置八寸口徑砲之萬噸巡洋艦十八艘，日本得有同式巡洋艦十二艘，現日本擬建議此項軍艦數量予以減少，美國爲十二艘，而日本爲十艘。又依據倫敦海軍協定，凡裝置六寸口徑砲之輕巡洋艦，美國得有十四萬五千噸，日本得有十萬零四百五十噸，現日本擬提議兩國均加至十五萬噸。關於魚雷艦，依據倫敦海軍協定所規定，美國爲十五萬噸，日本爲十萬零五百噸，目前日本擬要求此項艦數之平等權，兩國均定爲十五萬噸。關於潛水艇，日本視爲純粹防禦武器，因而要求美日兩國均應有七萬五千噸，按之倫敦協定，兩國各爲五萬二千噸而已。華盛頓「明星報」並稱：日本此項要求，欲求英美兩國予以接受，在勢絕不可能云。

日海軍請廢除海約

東京二日電通社電，在九州方面演習之日本聯合艦隊中，由大佐以上約六十名之青年將校連名，提出一代表全體意志之意見書，請求司令官末次轉呈軍令部總長，伏見，大角海相及加藤等 。其內容大要如下：一，爲擺脫現存條約計，希望把握機會，通告廢除華府條約，且於來年海軍會議席上確保國防自主權，同時希望爲確立軍備平等之原則，從速規畫統一政策。一，爲善處重大時局計，希望秉承國民一致之信賴，成立可以行使强力政治之內閣。此種向中央長官申述意見之行爲，乃前所未有。海軍首部正在秘密協議中，對於各方面及政局前途，影響非淺云。

英法美將三角會商

倫敦四日新聯電，英，法，美三國間之多邊的海軍預備交涉，已決定在本月九日，十日，開會。法外長巴多以下法國代表團，定八日抵倫敦，法政府在海軍會議上，將提出(一)關於主力艦法義兩國之均勢廢止，(二)陸海空三軍縮少及決定會議成否之爆彈的提案。

俄外長論戰爭危機

莫斯科二十九日塔斯社電，今日外交人民委員長李維諾夫接見道經莫斯科返歐之法記者沙爾文，並關於鞏固安全，特別關於分區互助公約問題，發表談話。李氏在此項談話中宣稱：『分區互助公約之觀念，係由於全世界關於安全以及一般和平（尤其在歐洲）之保持，發生不安之感覺後，始產生者。裁軍總委員會之最近會議即係在此種不安之氣壓下舉行，但凡安全狀態，發生不安之場合，則切實關心於自國國民及他國國民，希圖將彼等自戰爭災禍中解放出來之國家，莫不尋求有益於一般安全之新辦法，尤以最弱之國家爲然，因彼等或將處於第一道火線，而自歐洲地圖上抹去故也。今日以往，此類辦法，大致係求之於裁軍之領域內，但裁軍問題，無法解決，現已彰彰明甚。在今日備戰之狀況下，大規模之長期戰爭與嚴重之流血慘劇，極爲可能，此點已無任何人能否認。日內瓦如締結何種裁軍公約，其遵守之條件，無論何時均被認爲只能有效於和平期間，一遇戰事爆發，則交戰國皆可完全不遵守任何義務，且彼等可毫無限制，肆意增加軍備。故裁軍本身，如日內瓦所進行者 ，已不能認爲一安全之保障。固然，凱洛格公約在焉，國聯盟約在焉，但彼等既已被破壞而未有所制裁，則彼等當然不復能以和平保證之資格令人滿足。此點由於一事即可證明，即雖有此類公約與若干互不侵犯公約存在，不安與不安之感覺，如余適才所言者，仍在繼續增長中。』李氏繼稱：『互不侵犯公約並非隨時隨地有益於和平事業者也，最富於侵略性之國家，可與其他國家締結互不侵犯公約，以期放手侵略他人，而保全其後防或側方 。吾人知有現成事實，如某國會頑强拒絕與其一鄰國締結互不侵犯公約，但現正以同樣之頑

強性強使另一鄰國與之成立互不侵犯公約，事實既如此，則吾人尚有何種其他安全保障乎？軍事聯盟耶！均勢政策耶！戰前之歷史已昭示吾人，此種政策不僅不能避免戰爭，且更促成戰爭。是故吾人現正接近其他方法，即互助公約之方法，此種方法，無論在何種場合，均不能認爲包圍何人之政策，因凡在一定之地域內，任何國家均可自由參加也。』李維諾夫對於「東歐互助公約有何種成功之機會」一問題答稱：彼尚覺此問題不能輕於答覆。彼謂：此項問題，在相當時間後，必能獲得最後之解決。李氏繼稱：『關於巴爾幹與東歐公約之相互關聯問題，余必須指出，此兩者並無形式上之關聯，自然蘇聯有意於東歐公約，亦曾提議締結之，且蘇聯亦曾同意參與，但彼以爲即歐洲其他地域，甚至其他大陸，如締結此種公約，亦屬常態。上述之公約，可比做羅迦諾公約，後者如爲西歐和平之一保障，前者則爲東歐和平之一保障』云。

英德債務談判成功

談判圓滿成立協定

倫敦四日路透電，英德債欵談判，已獲美滿結果，今日成立正式協定，規定英國在六個月內暫不進行英德債欵清算所之計劃，並規定德國存英鎊於英倫銀行以便照價値購買英人所執之道威斯與楊格債劵。此項協定，不涉及短期債欵，或其他中期與長期債欵。惟規定關於長期債欵，德國允對於英國執劵人至少予以與他國人同樣之待遇。英財相張伯倫今日在下院宣布此案時認此協定爲美滿之解決云。

財相報告協定內容

倫敦四日哈瓦斯電，英國與德國關於德國外債綏付問題之談判，業已成立協定。今晚財相張伯倫，在下院將協定內容提出說明，計分三點：(一)英國人或在英國居住人士所持之道威斯及楊格兩種公債利息，德國中央銀行承諾，用英鎊付給英格蘭銀行，但以本年六月十五日以前所購者爲限。(二)對於長期及中期借欵，德國中央銀行承諾遵照五月二十五日公布之辦法，此項公佈均規定德國中央銀行，與各債權國間，若不能成立國際協定則德國允以最惠國待遇畀予英國享受。(三)對於短期債欵，德國中央銀行，承諾遵守維持現狀之辦法，上項協定，有效期限六個月，至明年一月一日爲止。於以上各點，英政府允在協定有效期間，暫不行使國會所畀予之權力，對於德國貨物，不用抵賬辦法云。

美對德國亦提抗議

華盛頓二十八日路透電，美國致牒德國，對於德國停付外債辦法中對美之歧視，提出嚴重抗議。美政府希望德國竭力償付債欵，並謂德國之財政困難，多由自己造成。又謂此種停付辦法，破壞國際合作云。又合衆社電云，國務卿赫爾於致德政府牒文中稱：德國國家銀行慫付債務宣言爲不當。氏稱：德國此舉，係企圖使德債權人對德國貿易情形負責，彼并提示德國政府政策對德國貿易有重大打擊，迫使外資自德國提出。赫氏并於書中指出德國曾以餘欵購回本國股票，或以之購軍火材料，而獨不償還外債。氏並希望德國嗣後不宜對美國投資家故意有不良待遇，美國此項嚴重牒文，頗爲世人所注意，德國將取何種步驟，亦正在企待中云。

美國頒令禁銀出口

華盛頓二十九日合衆社電，羅斯福今日忽下令禁銀出口，該令立即生效，財長摩根陶稱：總統此項緊急命令，係對「奇異不可解之國際白銀流動」而發。摩氏稱：近曾有白銀自上海運至溫古華，由溫立即再運回上海，此事殊富有神秘性。摩氏對禁銀出口令，對世界白銀市場將有若何影響，未作解釋。但彼曾提示，上項神秘的白銀運輸，決無發生好影響之理。

財長對禁令之說明

財長稱：美國財部駐滬機關對上項白銀之運輸，有報告到華府後，彼立即以投機家之活動，轉告羅斯福。五分鐘後，羅氏立即宣佈禁銀出口，關於禁銀出口，財部將於下週有更詳之佈告。官方及財界對羅氏禁銀出口令，均極注意，同時此令或將惹起反對。

限制領照三項規定

華盛頓二十九日路透電，財長摩根陶得羅總統之同意後，今日頒布白銀輸出之禁令，惟領有執照者不在其列，此舉與政府恢復白銀地位之政策有關。領照條款規定下述三種，不得領照，(一)僞造白銀。(二)含有白銀成分不多之五金物。(三)外國銀幣，依照禁令之特殊規定，白銀出口之執照可予發給，但須財長查明。(一)此項白銀擬用以履行禁令頒佈以前請求人在美國領土以外所成立之義務者，(二)此項白銀在禁令頒佈之前後，爲美國所承認的外國政府或外國中央銀行或國際清理銀行所有者。(三)此項白銀係運入美國不日即轉運出口者。(四)此項白銀成色爲零點或不及零點八者。(五)得羅總統之同意用於他種用途而不與一九三四年白銀案之旨趣相抵觸者。據（紐約時報）華盛頓訪電，此次禁令乃對國際投機家之打擊。據聞財部接有報告，有投機家擬於六月二十八日運出白銀三百萬盎斯，以期獲取更大的高價，財部乃頒佈此禁令。按購銀案規定財部收買國內白銀，每盎斯付價不得超過五角，惟白銀運出境外，則所得之價，當不止五角也。

蘇爾德論中國銀策

倫敦二十九日路透電，「曼哲斯德衞報」載有著名經濟學家蘇爾德一文，謂渠意中國之勢力，未經有力的運用，殊屬可惜。中國所需者，爲銀價之漲高，而非人爲的提高。中國之利益，應使中國在白銀政策中，有支配之勢力。一九三零年與一九三一年之世界經濟厄運，中國獨能避免，其故因銀價低落也。自日英兩國放棄金本位後，銀價高漲，形勢轉變，中國輸出，因之大減，致處於入超之嚴重逆境，而有資金輸出之必要，中國因內地不靖，現銀乃集中上海，致困苦愈甚，而內地貨物缺少，物價因以愈低。中國必須恢復其內地原有狀況使貨物能源源流入中國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三年六月廿九日起至二十三年七月五日止

（記者）

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何鍵抵港，謁胡漢民，旋即北上。

▲孔祥熙到幷。

六月三十日　星期六

▲國府公布修正海關進口稅稅則，並定七月一日實行。

▲班禪由滬到京，謁汪商洽藏事。

▲平漢路，因焦莊山洪暴發，交通阻斷。

▲德國希忒拉清黨，前總理希萊赫爾，衝鋒隊總指揮，及國社黨首領恩斯特，司陶塞等十餘名均處死刑。

七月一日　星期日

▲平瀋實行通車，東行車在茶淀站附近被炸，死傷旅客男女十五名。

▲同蒲鐵路太原至介休段通車。

▲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赴漢視察商務

▲何鍵到滬。

七月二日　星期一

▲江南各省酷暑，災象已成。

七月三日　星期二

▲日本齋藤內閣因黑田受賄案判明，總辭職。

▲希忒拉宣布撲滅叛變。

七月四日　星期三

▲中政會通過普通總概算。

▲蔣離浙返京。

▲日前海相岡田啓介受命組閣。

▲英德債務談判成功，訂立協定。

七月五日　星期四

▲蔣自甬抵京。

▲王寵惠，顧維鈞胡世澤，伍連德等歸國抵港。

論評選輯

大學畢業生職業運動

昨據平訊：平市各大學本屆畢業生組織職業運動大同盟，以期促進大學畢業生失業問題之解決，此近來饒有意義之社會運動也，吾人竊願預祝其有造於現在及將來之青年！

吾人今願首對求職煩悶中之大學畢業生，表其誠摯之同情，蓋諸子求職煩悶之所由來，社會與學校，應負其責任十分之七八，而學生本身，僅應負其十分之二三焉。易言之，社會授職之機會太少，缺乏消納新活動分子之餘力，實為此問題之癥結，而學生就業能力之薄弱，抑其次也。大凡人才之宣洩，不外向政府與社會兩面。現在政府各機關用人，迄未依法嚴格考選，以致親私雜進，賢路壅塞，且辦事習於敷衍，考績不憑效率，以致能者未必見長，不能者又未必不可以藏拙，卒至顢頇麻木，成為風尚，不但新進之士，不易自見，其庸闒之輩，亦復不易淘汰，以收新舊遞嬗之效，此政界之積弊也。社會方面，近來受政治不安經濟破產之影響，凡百事業，莫不艱難困厄，苟全已屬萬幸，發展直無可言，將欲容納後學，顧又何從得萬間廣廈？此社會之苦況也。政府如彼，社會如此，宜乎失業問題之嚴重，年甚一年，根本解決，斷非易易，縱令今日之大學畢業生集團呼籲，恐數千飯碗亦決不能突從天外飛來。雖然，此等情形，由來已久，供過於求，理宜調節。吾人獨不解政府對於教育從前已缺乏整個規劃，近來仍憚於斷然處置。許多粗製濫造之學校，或擁黨國要人為招牌，或掛名士清流作護法，牲等營業，意存植黨，當軸往往礙於情面，迄不嚴厲干涉，而不知貽誤無數青年，造成大量游民，政府實應負其重責。此外更因學校與社會，截為兩橛，書本所講授與事實所需要，完全不相聯係，遂致一出校門，有同盲目。其有出自田家之青年，數年住校，幾載出洋，生活習於歐風，習慣不適內地，畢業之後，至不能再與故鄉之父母兄弟共起居，此又歐化教育之流毒，馴至迫令受過高等教育者，集中謀生於通都大埠，自無怪乎就業之匪易也。吾人以為解決大學生就職問題：第一應要求政府，用人須憑考試，進退一本程序，甄拔宜有定期，黜陟必依成績，升遷淘汰，按時厲行，祛舊進新，活潑運用，務令新學後進之士，有策效之途，懷遞進之望，則人知自奮，事入正軌。第二應由政府以種種方法，扶植社會事業，使各業欣欣向榮，咸有羅致新人策進發展之力量，然後人才自可分散於各界，以社會養人而人人亦能自養，既免集中官場，爭奪位置之弊，復收平流並進各展厥長之益，此尤解決大學生就職問題之一要着也。同時政府對於學生在社會之供求關係，認識自須明確，統制務期澈底，粗製濫造，固當禁絕，真才實學，切宜獎進，杜絕倖進之門，平衡供應之差，庶幾青年苦學，不致徒勞，社會急需，能得滿足，此在青年本身，固應努力，而社會先覺，實又責無旁貸也。

以上所陳，乃自今以往，政府社會與在學青年輩所應共同努力之事，其於今日求職煩悶中之大學畢業生，殊難立收救濟之效，然而吾人有更願為今之大學畢業生諸君告者，在此國步艱難，新舊過渡時代，社會知識人

喚，不爲時代之犧牲者能有幾人？吾人敢言，君等亦爲時代的犧牲者之一分子，今能以身示範，大聲疾呼，指陳政治與社會弱點以及學校弊害，舉出學生職業問題，喚起公衆之注意，使以後同學，不致在現制下再受犧牲，俠義熱情，功已不小，惟爲本身計，雖受犧牲，仍須掙扎。諸君於學校教育之缺點，既有自知之明，即應謀所以補充深造之道，於社會荊棘載途之環境，更須有奮鬥之勇而求所以尅制振拔之計。今雖離校，幸勿棄其所學，今雖失意，幸勿灰心短氣。尤要者，萬勿戀戀於通都大邑之生活，而當有開闢草萊創造新事業之毅力。苟能具此勇氣，百折不回，則一時的無業之煩悶，決不足以阻遏諸君新興之運會。蓋吾人終認中國到處皆有可開之寶藏，正待諸君努力，諸君今日，祇有創業，根本無失業之可言，此又諸君所應了解者也。

（錄七月二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德國政變之觀察

希忒拉氏以振迅狠戾之手段，於三十日作肅淸反國社黨份子之舉，罷免衝鋒隊總指揮羅姆氏，將其在獄中槍決，並剪除其重要黨羽，又戕殺前總理希萊赫爾，監視副總理巴本。事件發生，因德當局封鎖之嚴密，憑其官方情報，眞相尙難判明，且事關友邦內政，吾人殊不欲臆斷其曲直。綜觀此次事變，與墨索里尼秉政初年之排除異己，以及斯丹林之屢次淸黨，斥逐杜羅斯基，事出一轍，而手段酷辣，或且過之，要爲國社黨獨裁過程中，一重要的階段，爰就管見所及，一申論之。

一．關於國社黨本身方面者，査此次事件有稱爲國社黨淸黨運動者，然觀此次所剪除之重要首領，除羅姆外，均不隸國社黨籍；而該黨重要首領，近與希忒拉頗形參商之高林，且與希氏步調一致，其與淸黨一事稍有關係，僅見諸希忒拉之一紙訓詞，故吾人以爲在此次政變中，淸黨運動，並不占重要之成分也。査國社黨之發軔，遠承一九一八年德國革命以後，其最初首領爲一超然社會黨黨人，名葛特，鄂斯納 Kurt Eisner 嗣鄂氏爲保皇黨人所戕殺。一九二〇年普魯士發生坎勃騷動 Kapp Putsch後，革命與反革命之鬥爭，續演不已，希忒拉即於此時，着手組黨運動，一九二三年得魯登道夫將軍等軍人派之助，擬傾覆共和政體，事敗以後，希忒拉於一九二四年四月被判徒刑五年，旋即釋出，然際此時期，國社黨之存在，於德國政治，並無重要影響。自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蕭條之巨浪，掀天襲來，國社黨始乘時崛起，大有一瀉千里之勢。卜魯寧內閣傾圮後，巴本，希萊赫爾內閣，先後夭折，希忒拉氏遂於一九三三年一月被召組閣矣。在此初期，國社黨內部曾發現分裂，影響其選舉結果，一九三二年黨中之智識首腦司陶塞氏，因主張聯絡他黨，與幹部政見不合，脫離國社黨，黨中實權遂獨操於激烈派高林及哥勃爾等之手。至今年一月杪又傳希忒拉與高林二人間，發生嫌隙，關於對奥，對復辟以及對應付共黨，土地及宗教等大問題，二人意見，在在鑿枘，大體上希忒拉主寬大與妥協，高林則主急進與獨斷，而高林之主張復辟，尤爲其特異之點。旬日前副總理巴本氏發表攻訐國社黨之演詞，已肇禍變見端，然初無人能料，此次事件發生之方向，臨機之神迅，以及其處置手段之如此毒辣也。觀察國社黨經此一度事件以後，能否永遠團結一致，不至如蘇俄之一再淸黨，此層尙待時間之證明，然國社黨之興起，比較似爲新進，故其獨裁進程，迄今尙未能如斯丹林與墨索里尼政權之穩定，此則彰明較著之事實也。

二．關於被排除之反國社黨份子，希忒拉之當政，聞曾與興登堡成立默契，巴本充任副揆，爲興登堡之主張，此次事變，即首以巴本演詞爲發引，結果巴本亦被監視，喪失個人之自由，今後下場，尙未可卜，據昨日電傳，興登堡已有辭職意向，希氏或能稍存投鼠忌器之心，不爲過甚歟？至此次事件意義之深重，則應以希萊赫爾所遭之慘運說明之。希氏在國際初無籍籍名，然實爲德國革命以來，政局背後之策動人，一般論者或稱爲「神秘者」，或譽爲「鐵漢」，當其執政時代，英美記者甚至以俾士麥之功

業相期許。其人本出身軍人，隸與登堡部下，與興登堡公子素稱莫逆，并曾佐前國防部長葛羅納治軍，頗著能聲。革命以後軍人派之支持愛伯特總統，即由其人爲牽線。嗣希氏又推翻總理穆勒，擁護卜魯寧繼任，旋又擁巴本以倒卜魯寧。當卜氏任總理時，某次發表競選演說，希氏先索閱其底稿，加以竄改，其鋒鋩暴露，可見一斑。在希忒拉未登台時，希萊赫爾常邀希氏及高林，羅姆，司陶塞等至寓，氏與皇室亦有相當之關係。言其聲望與才幹，可稱希忒拉之勁敵，惟一生行事，大有招怨賈禍之道，德官方聲明發現陰謀之說，不爲無因。羅姆氏則爲一粗率之軍人，其貪黷與不檢，久已彰聞。故此次陰謀內容，縱不如德官方發表之甚，然亦不乏蛛絲馬跡，可資尋繹耳。

三、德政變與國際影響，自希忒拉執政十八閱月來，歐洲縱橫捭闔之備戰局勢，日趨緊張。縱的方面，自波羅的以迄地中海，有形成法西斯大集團之威脅，橫的方面，東西歐在法國主持之下，頗有鑄成鐵環之形勢。使希忒拉政權果中道顚躓，德國成立任何新政府，則國際之緊張情勢，無論如何，當不至較目前增劇，可以斷言，反之使國社黨之團結，果能愈趨鞏固，則歐洲危局，殆將變本加厲。於此，吾人更應知目前德國之政治，後方有大工業家及大地主之背景。所謂「容克」階級，自帝政以來，即握有左右政權之勢力，歷任當局多不免爲其傀儡，即希忒拉氏亦未能獨脫前人之窠臼也。此輩向日高掌遠蹠，神通廣大，而其利於戰亂，又適與世人憧憬和平之心理相背馳。側聞上屆法國向德提出裁軍新案時，希忒拉氏曾親向法大使表示欣然接受之至意，謂其所予已超出所求之一切，乃結果遭重工業巨頭，國社黨經濟委員會委員，如克魯伯諸人所反對，而無有結果。執此一事，可資隅反。此輩好戰心理，殆隨有生以俱來。據聞彼等對日閥在遠東之發展，尤時刻深切注視，賡爲同調。興言及此，殊令吾人對國際情勢，不得不凜盲人瞎馬，夜半深池之懼。際茲國際關係，綜錯聯鎖，息息相通之今日，此類國際政治問題，予吾人之啓示，吾人更不能視作秦越人之肥瘠也。

(錄七月三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德日兩國之政局觀

德國希特勒氏之恐怖政治，日來方在開展，日本反法西斯化之齋藤內閣，昨竟宣告崩坍，此兩國政局比較觀之，實饒有興趣，而日本政局於中國前途，且更大有關係也。請略述所懷於次：

先就德國政局言之，希特勒此次清黨除敵之原因，雖在表面上有許多標榜，吾人則認爲與法蘇集團勢力最近之增加有關。吾人嘗言，法蘇集團勢力最近之增加，必然逼使德國對義國加緊集團的結合，然義德集團之加緊結合，因係以義國爲領導的，待機的被動性的結合，故一方面必然使希特勒在政治上外交上經濟上種種支票（例如凡爾賽和約之改訂，德民族的獨立，國民經濟復興等等）不能兌現，一方面即必然使以好戰軍閥及地主爲中心之復辟黨，以鐵煤鑛等國粹工業家爲中心之國權黨，以富於民族精神之中產者爲中心之人民黨等等感覺幻滅，而對現狀表示不滿（例如巴本對國社黨之公開批評）。加以國內經濟情勢日益惡化，不但生產日益減低，入超日益加甚，而且單獨宣言延付一切債務，則列强羣起而謀報復（例如英之通過對德清算所法案），國家銀行準備金日減，則全國人民咸抱通貨

膨脹陶再現之懼，故希特勒在此進不能積極取得英之援助，退不能保持自己及國社黨之威信之時，計無所出，惟有攻擊封建的保守者（宣傳部長哥勃爾語）之私德公德，以掩飾自己之無成績。剪除黨內或國內異己，移轉國民視綫，藉以維持國社黨之威信，舍此之外，別無良策也。

此法據日來消息觀之，似已成功，且以理言之，亦必成功，故希特勒及國社黨獨裁勢力之完成殆已無大問題。然依吾人觀之，獨裁勢力完成上之成功却決不能引導德國全體政治經濟至於成功之域。蓋以內部言，德國民生凋敝已久，精華早竭，不但決不能單依獨裁勢力之完成而能改善，且因獨裁勢力完成而來之德國軍備重興，必愈使民不堪命，愈使國內政治上多起紛糾；以對外言，獨裁勢力之完成當然適足以堅法蘇之團結，惹英國之嫉視，只足使德國在國際政治上立於更不利之地位，而決不足以達到德國今日在客觀上所最需要之『在列强互爭中，增高國家地位，涵養自己實方』之目的也。雖然，吾人同時當知，國社黨獨裁勢力之完成，固不足以致德國政治經濟於成功之域，然國社黨之政權，却不必在最近期內即有顚覆之虞，蓋一則國社黨在國外有義國爲之應援，復有壓倒國內任何政團之實力，而在內則該黨在客觀上所代表之德國金融資本勢力尙有實行通貨膨脹政策以求最後掙扎之一法；故謂德國政局正向危險之途中邁進則可；若謂其已前已臨於不測之深淵，則又未見其可也。

日本近年，法西斯主義之理論，風行全國，海陸軍少壯軍人及國權主義之政客浪人，服膺者尤爲普遍。前年五一五事件發生，首相犬養毅被刺，海軍士官，竟居主要，一反海軍不問政治之傳統的訓條，識者僉認日本從此多事。彼時西園寺奉召到京，答復天皇諮詢，原定一依憲政常軌，推荐政友會新任總裁鈴木喜三郎繼任組閣，詎途次即受軍人恫嚇，變更本意，改荐海軍耆宿之齋藤實承乏，而以政友會之高橋是清，民政黨之山本達雄兩老人佐之，其使命顯在防制法西斯化之膨脹，以待憲政常道之恢復。兩年以還，齋藤內閣迭遭事故，數易閣員，其所以能安固不搖者，實由元老重臣再三維持，利用之以阻止法西斯勢力之進展故耳。如高橋之强硬對待軍部，齋藤之毅然改造樞密院，（樞密院副院長平沼騏一郞，與軍部密切，爲日本法西斯派之無形領袖，該院院長出缺，平沼例可升補，齋藤特運動界之一木喜德郞，以塞平沼升進之途，又調該院書記長轉任，以剔除平沼勢力，足徵暗鬥之烈），皆其奉行使命之明證。現在齋藤內閣因高橋負咎失察，義不可留而全體辭職，繼任問題，依然困難，蓋年來日本國內，法西斯風潮雖稍稍平靜，而少壯軍人，干涉政治之氣燄，仍隨時暴露。試觀政黨內閣之呼聲寂然，宇垣內閣之障礙重大，即知法西斯勢力，終不可侮。且也，前日在九州演習中之海軍青年將校約六十人，居然聯名向海軍大臣建議，涉及未來政局，主張强力內閣，不啻促齋藤下野，由此更可見以海軍耆宿之齋藤實乃並海軍亦復不能統制，說者謂今後組閣大命難於再降，其癥結殆在斯乎？夫以日本今日情形，將欲利用一種人物與勢力，緩衝於法西斯潮流與憲政常軌之間，安全度過，實非易易。齋藤果不堪用，其將舉左右兼容之少壯政治家近衛文麿而重用之乎？如果法西斯勢力，竟不能阻遏，其將聽其橫決而以未來政局聽少壯軍人國權思想之支配乎？此事恐西園氏日來亦正在憂思煩悶中也！然而，日本果出一希特勒，則中日關係，當更淪於何種境地乎？吾人於此，誠不忍想像，顧又不容不爲萬一之臆測，願國民其深念之！

（錄七月四日天津大公報）

◇◇◇◇◇◇ 日本新內閣之前途

日本齋藤內閣總辭職後，昨由日皇諮詢元老重臣，召諭海軍大將岡田啓介組閣，一時內外人士頗有意外之感，然試研究日本政界內幕，當知此事非出偶然。

按日本大政，多年來迄爲極少數元老重臣所支配，此曹凡事持重，極願保持憲政常軌，忌避暴力政治，祇以近年政黨腐敗墮落，動受民衆鄙棄，而各黨又缺乏傑出人才足當盤根錯節之任；甚至黨人耆宿，抱機會主義，附和軍部，越軌求進者，且大有人在；即在議會占最大多數之政友會，渴慕政權，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脫令起而當國，亦難保不逢迎强力團體，成變象之法西斯化，以期維持政權於不墜。彼輩元老重臣，顧慮及此，故於犬養被刺，人心洶洶之際，一手裁抑軍人急進，一手制止政黨活動，特別起用海軍老輩之齋藤實成立中間內閣，意在阻遏暴力政治之狂瀾，徐圖恢復憲政之常軌，其用心固甚苦也。齋藤當國兩年，雖無赫赫之功，然於安定國內外人心，抑制法西斯勢力之進展，不無成績。此次以綱紀問題發生，義不可留，而各方形勢複雜，又終以維持齋藤內閣之精神爲有利，乃代之以岡田，依然保持其防遏政治上法西斯化之使命，日人謂爲等於齋藤內閣之延長，非無故也。查岡田在少年時代，久在已故東鄉平八郎部下，充下級士官。中日之役，曾參加黃海之戰。日俄戰爭時，任朝日戰艦副艦長。歐戰中，日軍攻擊中國青島，氏嘗以第二艦隊水雷戰隊司令官資格，來華作戰。戰後入海軍省，歷官人事局長艦政本部長，始露頭角。大正十二年在財部彪之下，任海軍次官，十三年晉大將。其後歷補第一艦隊司令長官及橫須賀鎮守府司令長官。七年前入田中政友會內閣爲海相，越二年卸職，改授軍事參議官。前年齋藤內閣初成立，復任海軍大臣，嗣其到達退職年齡，退就後備役，並大臣一職亦行辭去，仍充軍事參議官。其人年近七旬，性溫和而有達識。日本海軍，自上年倫敦會議後，內部有文治派武斷派之別，齟齬頗烈，岡田有老輩典型，頗能調和其間。其尤爲人稱道者，前年在濱口內閣時代，爲倫敦會議之海軍兵力量問題，海軍大臣財部彪與軍令部長加藤寬治發生衝突。濱口嘗三度召加藤面商政府致倫敦軍縮會議之訓電，迄無結果。最後一次，岡田與議，雖於加藤之强硬意見，表示同情，惟謂政府既已決定方案，海軍方面祇有就該案範圍內，籌謀善後，加藤默然，其議遂決。據傳岡田當時頗不以爭論紙面之兵力量爲然，謂不問軍部如何決定，要之經費非經議會協贊，軍部固無從得資，故與其爭誇大之紙面文章，不如研討實際問題，求兵力量有實現之可能。說者因是盛稱岡田之能識大體，不同於一般祇知軍事不解政治之軍人。此次受元老重臣之推舉，以閒散之身，拜揆席之命，要其平日人望，有以致之，且因海軍軍縮會議，方爲日本今後安危所繫，更非以海軍耆宿主持大政，無以間執國權主義者之口，此又起用岡田之一因也。夫日本海軍向多傑出之政治人才，如已故之山本權兵衛與加藤友三郎，其最著者；即齋藤實兩年來八方肆應，迭渡難關，亦非平常軍人可比。岡田之出，原爲承襲齋藤內閣之精神，外交財政，自不外蕭規曹隨，殊不值吾人深論。所可注意者，日本內外情形，近已悉到堵塞難進之境。齋藤內閣之效能，固僅可和緩法西斯化之內在的危機，延宕因襲敷衍之現階段病態，以言根本解

消，殆不可能。齋藤如此，承繼齋藤之岡田，當亦不能出此範圍，是則日本政治社會現狀，究能維持至若干時，要為一未知數也。

最後尤有可注意者，日本內閣更迭，向來由天皇諮詢元老，決於一言，已成不成文憲法，現在元老之碩果僅存者，祇一西園寺公望，風燭殘年，來日苦短。前月為推薦樞秘院議長問題，氏曾親到東京一次，與宮府重臣，協議今後長策。決定以後政局變動時，以元老會同宮中內大臣侍從長，樞秘院議長，曾任首相之特旨以前官待遇者，公同會議，奉答天皇之諮詢，推薦新任內閣，以代替元老之單獨負責，用為西園寺萬一不幸之準備。此次岡田拜命組閣，即按此新方式辦理，新例既立，國本益固，此又吾人研究日本政治者不容忽視之一大事也。

（錄七月五日天津大公報）

◇◇◇◇◇◇

新疆問題之認識

自東北淪亡，『開發西北』之聲，響徹全國，然而佔整個西北面積約二分之一的新疆，寶藏之富，並世無兩，民情樸厚，猶有古風，舍此不圖，則西北經營，直無意義。吾人因是特派記者，躬赴西陲，歷經艱險，閱時近歲，方得歸社。日來讀李天織君所紀新省情形，當予國人以深刻之印象。吾人茲願更舉三點，喚起政府與國民之注意，俾得認清新疆問題之真相，度為遠見之士所容許也。

一．新省最大問題為種族複雜，蓋約略計之，全省人民，不下二十餘族，內以纏頭為最多，殆佔全省人數十分之六七。其人率皆體健而耐勞苦，性情而寡嗜慾。多年習於漢人壓迫之生活，實其智識單簡，秉質忠誠所致。漢人在新，雖居統治地位，人數則不過佔全體省民百分之四五，非商即官，多染烟癖，萎靡不振，賴傳統之積威，僅乃保持優越地位。顧自四一二政變後，各纏民已頗了解革命，曉然於五族平等之義，思想開通，非復昔日之吳下阿蒙；且以通商關係，多使子弟就學俄國，據傳其數不下數萬之衆。此曹青年，智識皆在現時新省公務人員之上，若不早為之計，儘可釀成禍亂。抑邇來北疆雖告統一，哈薩仍肆刦掠，南疆和闐王獨立尚未取消，馬仲英猶在莎車未退。如不釜底抽薪，安撫纏回，切實與之合作，則新省苟安之局，終不可久，更有何根本治理，開發建設之可言？吾人試觀蘇俄之有今日，實得力於撫循弱小之民族政策，中國將欲保全西北鎖鑰，鞏固復興基礎，在勢與理，胥宜師蘇俄之成規，尊重土著人民之意志，改良政治，革除舊弊，同時以黨義黨綱，冶異民於一爐，以謀精神的統一。現聞新省當局，對此點已知注意，如吐魯番鄯善及哈密之縣長，概以有智識之纏民任之，風聲既播，宜更發揮漢纏合作，以收主客融合之效，樹與民更始之規，此誠解消危機之善策也。

二．新省地廣，與英俄兩國壤土相接者數千里，比較與內地交通，其便利蓋遠過之。省內物產雖豐，製造則須仰賴外國。近年與內地道路斷絕，日用所需，尤在在需要外國供給，此種經濟的不獨立狀態，於政治影響甚鉅，而英俄兩國之軍事設備，寖及新省邊陲，益足使人駭悚。所幸者，英國僅在南疆之喀什設有領事，其當局嘗迭次聲明對新毫無野心。蘇聯雖在歷史上地理上與新省關係密切，然因蘇俄向持不侵他國土地主義，是以彼此亦能相安。據聞本年五月九日駐迪蘇聯領事在省府歡送各縣代表

邊縣席上，曾經鄭重聲明：「蘇聯與新疆接壤數千里 ，有共同之利害關係，所以蘇聯極希望新省和平。蘇聯自政變後，採取和平政策，換言之，蘇聯即爲世界弱小被壓迫民族之朋友，蘇聯因欲新疆和平，始予以援助，緣是有敵人造謠謂新省當局將土地賣與蘇聯，故特乘此機會正式聲明，此言毫無根據。蘇聯對任何國家領土皆無侵佔之野心，，所以與世界各國友誼甚好，與中華民國尤其親愛，造作謠言者之目的在破壞蘇新間之友好共同合作，絲毫不足介意。今特聲明，蘇聯之所以援助新疆者，在求內亂戡定秩序早日恢復，並希望新疆永遠爲中華民國之領土」云云。於此愈足證蘇新關係之深，俄人相視之重。且試考之中國歷史 ， 近代凡有事於新疆者，無一次不須得俄人之助力。吾人因是敢斷言：開發西北，整理新疆，絕對不能忽視對俄外交。易言之，非至中俄國交圓滿，蘇聯完全了解中國意旨之時，新疆建設，斷難有順利進行之希望，此全國上下所應認識清楚者也。

三• 新省因與內地隔絕，久在封建專制思想統治之下，天然易於形成獨裁政治。以往主政者無不爲所欲爲，對民衆肆意壓迫，視纏民若牛馬。近年省府之下雖亦分廳辦事，實際軍民各政，仍决於最高長官一人，縱其人具有新思想，志欲改轅易轍，無如習俗移人，賢者不免 ， 若入鮑魚之市，久而不覺其臭，無意中動輒步入獨裁，蓋僚佐缺乏人才，環境不容改進，此種政治上潛移默化之惡勢力，要爲新省最大之痼疾。今後中央政府亟宜與新省當局切實合作，共維邊局。中央應派多數得力人員 ， 西行工作；新省當局亦宜虛衷延攬，廣求贊助。其赴新服務者，更宜有宗教家犧牲之熱誠，有探險家搜奇之勇氣，勿抱發財思想，勿懷做官主義，各宜矢敬矢誠，爲國家開闢一嶄新天地，爲民族奠立一復興基礎，此眞曠世未有之大業，凡屬血氣之倫所當努力赴之者也。抑新省建設之最大障礙，厥在交通不便。吾人以爲建鐵路於戈壁，誠非易易，而通汽車於沙漠，並無困難。現今新綏汽車業已通車，設能暢行無阻，則新省在短期內即可臻於進步之域。甚望中央及地方當局多予新綏汽車公司以精神上或實際上（如修築橋樑等）之援助，則商人所開發之路，固即政府之路也 ， 又何必出鉅資，聘外人，重爲測勘路線之舉？夙聞行政院有新疆建設委員會之設，尚未聞有何成績。吾人以爲當前事實，無過於提倡交通，根本大計，不外乎上述三點。政府於開發西北果不欲以宣傳終乎？新疆問題之認識，蓋不可一日緩矣！

（錄七月六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日本政局的展望

齋藤內閣的基礎極廣大，而實力並不雄厚，所以兩年餘中 ， 數度改組，終且因黑田案件而辭職 。 但日本現在的形勢既不許政黨內閣制的恢復，又不許軍部或法西斯蒂主義者單獨組閣，則新閣勢必仍與舊閣同一色彩，同一性質。這點我們於前日的社論中已經說過。現在正在組織中的岡田內閣日人稱爲齋藤內閣的延長洵非虛語。

新內閣總理岡田啓介與舊內閣總理齋藤實相像的地方很多。兩者均爲海軍耆宿；兩者均對政黨有好感，而不屬於任何政黨；兩者又均是和平中正，忠義炳然的人物。但岡田更有一點齋藤所沒有的長處。這就是他的淸介。他能安貧，他居宅極簡陋，至不能容納一二十個客人同時在內磋商組

閣大計。所以日人以爲在綱紀問題叢生的今日，他是組閣最適當的人物。

除了首相以外，陸海外藏四省當然在日閣中最爲重要。在新閣中陸海外三相不動，而藏相則以高橋藏相的股肱，大藏次官藤井眞信升任。藤井爲高橋的贊助者，他的政策依理應與高橋的政策相同，且藤井自己於昨日也已有這樣的一種聲明。所以新內閣與舊內閣的一貫更是無可疑問的事實了。

新閣既與舊閣相同，則新閣對外的種種關係，自亦不變。先就政黨而言。政黨固不滿於齋藤內閣，但兩害相權取其輕，政黨最怕獨裁政治，故對齋藤內閣向取支持的態度。對於舊閣這樣，對於新閣也是這樣。民政黨對新閣已決定支持，而政友會的要員床次竹二郎及望月圭介則已加入新閣。次就軍部而言。軍部對齋藤也不滿意，但它既不能單獨自組內閣，則祇有一方容忍齋藤內閣，一方又向它作種種的要索。軍部對於新閣似乎也取同樣的態度。外邊傳說，林銑十郎留任的條件爲擴充軍備，復興農村等等。這些就是荒木陸相常說的老話。至於海軍方面，首相既爲海軍界人，則要求擴充也是應有的文章。

新閣的基礎及新閣與政黨軍部間的關係既然不變，則新閣的政策，尤其是對華政策，當然也不會有變。親英，和美，仇俄，侵華的政策在林銑十郎及廣田弘毅的支持之下仍將沿舊日的途徑而進行。日本年來努力擴充軍備，但大藏省則爲事實上的反對者。這種努力及反對，在新政權之下，自然也將繼續存在。不過高橋是前輩重臣，而藤井向爲大藏省的事務官，最近才升任次官，資望絕不能和高橋老人相比，所以現閣抵制軍部任意擴充預算的要求恐將不會如舊閣的有力罷了。

至於對華政策，我們毋庸多說。如是因軍部在新閣中的勢力並無多大的擴充，而不致有更激烈的行動，那已是萬幸的了。

但有一事頗值得我們的注意，而留心日本政治的變化者更應注意。日本內閣總理在理固由天皇自由任命，但在習慣上則向由天皇問元老，而由元老奉答。所謂奉答等於舉薦。元老所舉薦者天皇例必任以組閣之命。元老本由維新時的五大勳臣。即山縣，伊藤，井上，大山及松方五人充任。此後西園寺公望及桂太郎以歷任首相，有功於國，亦受命爲元老，大隈，山本，樺山等則爲準元老。然這十許元老，自桂太郎及大隈死後，西園寺老公已成僅存的碩果。且老公今已八十四歲，一旦逝世，則內閣更迭立成問題。西園寺於九年前加藤內閣辭職時，即已有請天皇下問樞府議長的意思，換言之，元老無存而後，樞府議長可繼元老而向天皇舉薦新閣總理。但西園寺一日尚存，則天皇自一日不願更改舊習。所以近十年來關於組閣之事天皇仍惟西園寺是問。

但這次岡田的推薦則由於所謂元老重臣會議，即西園寺與宮內大臣，樞府議長，侍從長，及前官待遇的兩首相的會議。如果這個辦法成了習慣，則西園寺一旦逝世之後，元老的責務仍將有人代行。比年以來，不特西園寺反對少壯軍人的激烈政策，即各重臣也一致反對。如果重臣能對組閣事有決定之權，則日本的政治多少仍可留着一穩定的因素。這誠是此次內閣更迭中最値得注意的一件事情。

（錄七月六日天津益世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題周叔弢自莊嚴堪檢書圖　眾異

世衰。道。失。羣。訴。儒。書貴。乃。敵。千。琲。珠。以書。爲。市。儒。忝。賤。
鬻家。往。往。鄰。貪。夫。有人。藏。弆。供。自。娛。嗜好。已。與。酸。鹹。殊。
藏而。不。讀。但。插。架。骨董。之。見。非。吾。徒。周侯。書。眼。㶿。如。月。
一堪。檢。書。還。寫。圖。平生。私。淑。在。劉。向。檢校。叙。錄。陳。農。書。
校讐。之。說。見。別。錄。怨家。相。對。言。非。誣。異同。諟。正。厲。始。事。
官私。考。訂。聊。舉。隅。平章。舊。聞。洞。流。變。頭白。未。必。窺。修。途。
但羅。衆。本。訂。譌。脫。小儒。自。晝。奪。非。迂。實齋。通。義。謂校讐通義
已。絕。詣。視。鄭。漁。仲。稍。粗。疎。君能。檢。校。異。時。尚。兩賢。所。學。
今。不。孤。櫟。園。林。汲。盡。書。癖。遙遙。華。胄。知。同。符。棃莊。善。本。
見。微。尚。何時。儒。藏。容。據。梧。一廛。十。架。類。闢。富。蕘翁。榿。客。
何。用。摹。期君。更。學。曹。倦。圃。流通。早。約。休。支。吾。

耐廬以校輯呂注莊子義成屬題　蟄雲

漆園。深。識。在。矯。時。半山。尚。論。首。發。之。此書。經。進。出。呂。尉。
意有。所。本。人。未。知。古來。著。述。限。風。氣。向郭。之。此。清。談。宜。
君生。北。宋。理。學。盛。流弊。頗。惜。雒。蜀。歧。是非。彼。我。即。心。賊。
癥瘕。直。抉。神。哉。醫。手箋。駢。拇。語。深。切。上揭。君。道。宗。無。爲。
老墨。自。列。故。有。激。君發。其。覆。如。引。蠡。祁宣。屢。厄。坐。新。法。
謀國。功。罷。臣。敢。私。平生。荆。舒。終。靡。負。無我。不。二。義。在。茲。
海源。閣。本。久。殘。佚。陳侯。捨。補。蟫。息。遺。炎崑。烈。烈。六。籍。燼。
璧完。或。者。神。呵。持。孫吳。相。斫。禍。至。此。高語。仁。義。智。者。嗤。
人心。所。溺。爲。亘。浸。逆挽。豈。若。培。其。基。願書。萬。本。徧。戶。誦。
撥亂。反。掌。理。不。疑。辯誣。餘。論。匪。曲。筆。千載。閩。士。爲。嘵。咨。
天荒。喝。破。一。浮。白。筐篋。中。物。明。廷。資。用崔浩論莊子語

淮樹坐雨邀疚齋翼謀同作　纕蘅

乍收。火。織。換。涼。宵。茗椀。初。携。二。客。澆。喧座。鄰。絃。如。雨。急。
掠波。小。艇。挾。燈。驕。酒悲。何。意。成。今。日。國故。從。君。話。治。朝。
此是。江。南。扶。醉。地。不關。顧。曲。已。魂。銷。

南園爲簡氏故居今捨爲寺與劉介石同游　公渚

瘦木支橋倚曲漪雲堂鐘板是良知石船就岸微波地
風篆如潮欲雪時後日相思成隔面廿年多故入支頤
斜陽挂樹黃昏近惆悵驚禽覓靜枝

題秋庭晨課圖　醇士

清曉蟾蜍注硯池髫齡屈玉博顏怡蘿陰入夢渾如帰
萱草忘憂祇益悲書策漸知恩罔極杯棬臘泣澤無遺
思親頭白驚秋早腹痛還開篋衍詩

別嶽　潁人

嶽靈三日小周旋欲別羣峯意惘然客倦正同廻雁返
潭枯不起懶龍眠閒雲事瑣勞神福縮地功成待後緣
九十重來腰脚健可能容我作甘泉

甲戌三月南京釣魚臺訪友不遇　匏公

羈心零淚都無著殘夢奔車兩度來坊巷深深餘斷轍
門庭寂寂落浮埃孤情一往曾何惜幻象中年苦未灰
留與金陵添掌故異時還考釣魚臺

甲戌東游襍詩　什公

十年不飲方壺水三日仙槎御好風至竟晚櫻猶待客
天涯微惜落花紅
無邊海色接山光似向詩人訴別腸老眼輸他朱舜水
年年天外看滄桑
一衣帶水路無多胡越參商獨奈何不是有風波不起
要從心上定風波

五月十五夜流徽榭作　秋岳

四圍燈擁澄潭月三面風回遠樹香親見夜山氷縠裏
斷無人處有清涼
流徽榭畔三更月北客相逢撚鬢絲同辨煎熬向人海
千春記取倚闌時

浣溪沙慢　甲戌暮春映庵集異公渚枉過村居重游張氏園傷時感舊相約譜清眞 此曲漫成一解　榆生

暖日映翠幕荒沼飛紅雨屐春檻曲風颭閒漏聚塵夢
待續一水漂花去還聽流鶯語烟景已無多感吟魂淒
迷處所　少延所又怨宇相呼悵雲羅萬疊氛霧四圍
怎障愁來路頗訝鬢華尊酒且深訴弱柳驚飆舉沈醉
易悲涼足酣眠芳茵半畝

凌霄一士 隨筆

福錕以大學士管戶部時，不常到部。一日蒞署，時値盛暑，各司捧稿請畫，簇擁而至。湖廣司主稿朱某（字秉卿）首以稿進，福錕見第一稿係關於已改知縣之太常寺官某俸銀事，即問曰：『彼既在太常寺，何因改外爲知縣？』朱謂惟知其改官，不知其由。福錕曰：『總有個緣故。』仍以爲問。朱莫能對。福錕持稿在手，搖曳作勢，微笑而視之，口中猶屢言『總有個緣故』。朱大窘，諸曹旁觀，亦代爲悶悶。相持者良久，湖廣司掌印某滿員乃至。福錕又以此問之，某從容而對曰：『其改官由於揀發。』福錕笑曰：『我所以說總有個緣故也！』僵局遂解。旣退，朱問之曰：『君何以知其爲揀發？』某笑曰：『那個王八蛋纔知道呢！』『不知何以能對？』曰：『我若不說一個緣故，你們僵到什麼時候纔能了局呢！』蓋福錕冒暑到署，未及休息，諸曹即環請畫稿，深以爲苦，特藉此略憩，非眞欲知此人何由改官也。此等處見滿員之敏，有非漢員所及者。

光緒三十二年，載澤等考查各國政治回國後，命釐訂官制。時滿漢分缺，刑部尚書滿溥興，漢葛寶華，侍郎滿紹昌鍾靈，漢唐景崇沈家本。迨新官制發表，各部尚書左右侍郎各一人，不分滿漢，改刑部爲法部，調禮部尚書戴鴻慈爲法部尚書，紹昌仍留左侍郎，右侍郎則爲張仁黼。原有十六司，改爲八司。鴻慈旣到任，舉行司員考試，以爲甄別。除秋審處提調坐辦免考外，雖各司之掌印主稿，亦須一律與考。三堂輪流監試。與考者每人給一紙條，擇大淸律一條二

字，默寫其全文。山西司主稿李步沆（山東人，乙未進士），以未兼秋審處，偕衆應考。值紹昌監試。題紙一下，步沆即正色言曰：『本部無論奏咨各稿，均係「查例載」。如按大人考法，嗣後均應改爲「默例載」矣！如一字不訛，恐本衙門所謂聖人者，亦難辦到！』聖人者，刑部秋審處提調坐辦之稱也。紹昌迨其言竟，和顏答曰：『此係正堂之意，兄弟本不謂然，况兄弟亦係外行，嗣後仰仗諸位指教之處尙多，不必固執成見，老兄降格完卷可也。』一笑而罷。

刑部改法部，同時裁大理寺，設大理院，以刑部右侍郞沈家本爲大理院正卿。刑部之幹練司員，家本多所調用。一日同班值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舊同班值日，所謂三法司也。官制既改，法部都察院大理院仍同班值日。）戴紹張在朝房謂沈曰：『成立新衙門，不能拆舊衙門之臺！』

法部與大理院爭權限，相持不下。政府爲調停計，將沈家本與張仁黼互相調任。時斬絞以上罪名，由大理院送法部覆核後，會銜具奏。某案犯人，原奏爲斬立決，奉旨依議。大理院辦述旨片，誤「斬」爲「絞」。迨送片至法部由獄提犯執行，法部司員察其誤，拒之，並請堂官定奪。家本出而主持，執行後奏明，仁黼罰俸三月。

大理寺卿爲正三品。迨裁寺設院，定正卿爲正二品。聞草案本擬比照都察院，定爲從一品，以葛寶華之主張，乃改定正二。釐訂官制，每部以一尙書參與其事，寶華以刑部尙書在列也。寶華久官刑部，旣與此役，以爲必可爲法部尙書，乃改任與本衙門素無關係之戴鴻慈，寶華竟被遺，大出意外。

光緒三十三年，英瑞由湖南布政使升大理院正卿。抵京，命充修訂法律大臣，大理院正卿則以法部左丞定成署理。定成謝恩時，仍戴左丞三品頂，循通例也。西后云：『汝可先換頂戴。』次日即具摺謝恩。英瑞旋病故出缺，定成遂眞除焉。

前述趙爾巽與某知縣事，（見本報本卷第二十二期。）頃承張二陵君相告，此知縣乃子普源也。普源山東濰縣人，甲午庶吉士，乙未散館改外，選授安徽來安知縣，與爾巽實有此一段趣事。爾巽翰林授職，視普源之未獲留館，固猶勝一籌耳。

張英麟係咸豐戊午山東鄉試中舉。當塡榜時，以墨卷塗改過多，擬抽換。內監試張文林（曹州知府）謂將來磨勘，亦不過停科，請全其已成之功名，乃獲中式。榜後謁主司，得聞其事，於張執弟子禮焉。磨勘罰停一科。

是科山東試題「太宰知我乎一節」，「太」字應照原書作「大」，誤作「太」。張文林看出，以告考官。時題紙已印就，亟設法除去一點。正考官鄭敦謹（太常寺卿）甚感文林，因此締交。

關於試題錯誤者，又如阮葵生「茶餘客話」云：『聞各省典試，多於命下之日倩人代構策題及試錄序。出己手者，十無四五焉。廣東某科，三場問嶺南形勝，有「選帥重於地鎮」之語。監試疑焉，以質正考官曰：『地鎮』二字當作何解？」正考官貿然不知所對，乃強顏曰：「出題自使者事，縱有錯誤，使者自當之，與足下無與，何必窮究爲！」監試遂問副考官，答曰：「題非我出，我何知焉？且出題之人尙在京師，安得走使萬里而問之！」蓋二考官素不相能，故以口語侵之也。監試乃謂諸同考曰：「有能解地鎮二字者，願直言無隱。」有韓令者，素强項，與正考官有違言，遂奮然進曰：「以愚意觀之，乃『他鎭』之訛耳。『選帥重於他鎭』，乃昌黎送鄭尙書序中語，吾鄉三尺童子亦能誦之，閣下豈未之見耶？」因命取書閱之，信然。副考官胡盧大笑，監試及諸同考亦鼻哂有聲，正考官踧踖不自比於人數。』此亦試題與考官監試之故事。事雖不侔，亦可合看。

御史曰臺，翰林曰館，而臺丈爲言官後輩對前輩之稱，館丈爲詞曹前輩對後輩之稱，適相反。

土耳其老人逝世

伊斯丹波爾六月二十九日電，今年一百六十歲之世界第一老人亞加查祿，已於今日逝世。氏曾隸軍籍與法國拿破崙軍隊作戰，娶妻凡十二次。據老人稱，彼生於一七七四年，是時美國尚未宣布獨立。當納爾遜在特拉法爾加海戰得勝時，老人年已三十。按土耳其多壽考，享期頤者頗不乏人。但老人有出生證書一，其上年代固為一七七四年，而老人降生之地則為土耳其柯爾達斯丹之比特里斯也。老人自稱，渠一生凡歷蘇丹十二朝，且能憶及一百年前事。當其生日正值俄土簽定條約，土以克里米亞地方割讓帝俄。當拿破崙征埃及時，彼正為一青年。摩罕穆德•阿立幾將土耳其之統治推翻，當阿立及馬謨蘇丹聯合艦隊在那瓦里諾挫敗，希臘獲得獨立時，查祿已在中年。但彼目睹之最大的改革即為土耳其在基瑪爾統治下之復興。老人竭誠擁護此一代之英雄，但對於土耳其婦人之解放，則期期以為不可。蓋老人為一守舊派，以為婦女理宜深居閨闥，不應拋頭露面。老人對短裙斷髮之摩登裝束，畏之殆如蛇蝎也。老人以平民資格居君士但丁約近一世紀，其一生從事之職業頗多，娶妻凡十二次，但妻子確數究竟幾何，彼亦不能確言。彼幼年自鄉間初履土京時，為人執門役。自九十歲時，彼出其積蓄若干，擬作國外之游歷。彼曾往羅馬朝覲教宗，抵義後，同行游侶將其金錢騙去，逃往他處，教宗特給資斧，俾老人得返故里。老人談及此事時，猶稱道教宗之仁慈不已。一九三〇年老人年一百五十六歲，此時忽有人語彼，為現代世界第一老人，於是老人多受世人注意，於是有人思利用老人作為求富捷徑。於是老人乃棄其職業，赴美游歷。老人此時已喪十妻，及子女二十八人，其牙齒亦於拿破崙失西丹時脫落。一旦突履滿眼繁華之新世界，笑話百出，樂要班乃以老人為世界第八奇跡，號召觀客，於是老人囊中亦成小康。一九三一年末渡大西洋赴英，加入馬戲班，後老人戀家心切，乃重返故鄉。是時因手中充裕，大有衣錦還鄉之概。其九十歲之老妻，在車站上與彼熱烈擁抱。先是其妻怨老人久遊不歸，頗有訴彼於法庭之意，一旦重覩，樂可知也。老人返後，仍理其咖啡店故業，每月得金可八鎊。與顧客談話時，輙盛陳其游歷英美之種種異聞云。

醜事

蕭乾

在我已經感到教書生活的繁重時，舍監的母親死了。

為了故人的無情，我才隻身飄流到人生地疏的異地，躲在這小樓的一角。除了舍監，我是唯一住在宿舍裏的教員。

校長在允許哀子的請假後，舍務就囑我代幾天。

肩頭陡然增加這重壓，使我退縮。我蹲在謙遜的暗影裏想逃。可是上面的吩咐不是那麼容易收回的。況且，合同上寫明授十六小時的課外，還要助理校務的。

怎麼好呢！一個來了不到整年的小教員。

當我正搔着頭，在房裏徘徊時，臂上纏了黑紗的李舍監，哭喪着臉，走進來了。抑住無限的委曲，感激地接受我一片似是為自己惋惜的安慰後，就拿下挾在脅間的兩本綠硬皮簿子來，說明我的責任是在九點以後，巡屋點查一下人口，在缺位學生的名下畫個×。然後囑咐我一遍維持熄燈後的秩序，抬起紅腫的眼睛，向我作揖道了謝才辭去。

送到門口，忽然他躊躇地回過頭來。我以為是落下了東西呢，就也回過頭去。

『宋先生！』他俯在我耳邊陸唏地說。『留心學生的醜事！』雖然一點也摸不清，我卻裝成會意地連連點頭，好讓這仔細的孝子放心地奔到靈前痛哭。

及至看他走出大門後，我才覺出這句話的不該馬虎。說不定是舍監的秘訣，或是經驗的精髓呢，不然他何至在這嚴肅的當兒還和我咬耳朵。

我低着頭，踽踽地走回來。心下揉磨着『醜事還是臭事呢？怎麼臭法？難道——』追上他去問，我不忍，也不甘。況且這時說不定上游的船已經啓椗了。

我就找庶務主任去了。我跟他最熟，為的是同鄉之誼。

『嗣昌，我問你——』他忙停住舞在算盤上的手指，注意的聽我。但我倒說不出來了。我明白舍監幹嗎咬耳朵了。不過我實在做不出。

『你很忙罷！』我裝出體貼一個辦事人的好意。『等會兒到我房裏吃茶去！』

朋友懂得必是有難言的事，就把手貼在耳輪上，滑稽地搧了一下，午學的時候就果然走來我房裏了。

我倒着茶告訴他這新負擔的前後，和舍監早晨的來訪。及至我說出我所不懂的問題時，他嘎嘎地笑，笑出一排給烟捲薰黃了的牙來，笑得我疑心說了錯話，又窘又悔。

『當了舍監你這回可有的看了！』他把手掌平平地拍在書桌上。

什麼呢？我心搔得癢了。我求他先告訴我『醜事』是什麼。

『嘿嘻！』他用笑把這事染得興味更濃些。然後才告訴我這裏的男孩子常好得成了對兒，黏得甚于耦侶。學校恐怕大的誘惑小的孩子，就不准年紀太差的同房，然而這要好的風氣仍無從消滅。

說着一些學生由飯廳裏走出向操場上玩耍去了。

『看見沒有，那穿夏布衫，拿柄紙團扇的？』我看見了一個細條的身子，老老實實地和一個拍皮球的孩子在走路。除了老實，我看不出什麼罪過。『禍水！爲他常常打架，去年開除了一個學生。』嗣昌興高彩烈地講給我聽。

『順着我手指瞧，瞧見沒有，牆角那穿制服的？』他指手畫脚地說。我看見了一個穿黃學生服，倚着榆樹腿上擺着白布的孩子。不幸這些都不在我所教的班裏。『他長了瘡，他的朋友給那踢籃球的奪去了。』

『奪去了——』我心怦跳起來！

我鄙視我同鄉的態度，可是我自己當面也感到了興味。使我難過的，同性中，孩子羣中也有了『奪去』的事了。我還想聽，但新的職務不容我太放肆。我勸他快些回家吃飯。

『你得用賭博的眼光留心看，只要兩個人常在一起，那八成就是——』朋友似乎要惹起我所賦的特權了。

『可是，我怎麼下手捉——』我險些會說出供他玩笑的話來。可是今晚我的時辰到了。我得準備一下對策。

『他們不會叫你捉到的。』這時，朋友一面向門邊移步，一面擺動着右手說：『晚上你勤巡査一點就够了。』

朋友回家去了。剩下我迎窗托着腮觀察來往的學生。有的挾着書，穩穩地走。有的耍着書，載歌載舞。我在這雜亂的天眞簇裏遍着眼睛找對兒，那裏像朋友說的那麼容易！五六個並排的，叫我怎麼分？兩個人正在比拳動脚，那能確定其爲愛侶！我差不多要對下面的學生喊出：分開罷，叫我好看個明白。可是，一個個頭顱，都扭，扭，扭進教室裏去了。

及至肚子咕嚕嚕地響了，才覺得自己的愚騃，荒唐。

面前好個浪漫的夜晚啊，我一面往嘴裏爬着雞蛋炒飯一面對自己說。我得拱讓，這顯然是帶了朝紛的霸氣。

可是摸到肩頭的新重載時，我又懸起心來了。

晚上自修下後，更鑼沿着校墻邊蘇起來了，給夜蕩出了綺紋。噹，噹，噹，敲到我窗下時，我的心跳了。

九點五分。我用鐵尺壓上正看着的講義，挾上那兩本宿舍點名簿，掛上一管鉛筆，就鎖帶上門，悄悄地下樓去了。

如獄吏一樣，我偵伺地走過每個房門。門上各有一方玻璃，爲是顯露房內的動作。這透光的洞子顯然是學生的對頭。所以有的在上面塗了雜看的畫，有的寫着『本室失物甚夥萬勿闖進』一類警告的字句，但也有狡猾的學生把長衫掛在那塊作烟幕。

我懂得讀書時被侵擾的反感，所以不必要時，也不想『闖進』。我只沿房門嗅着氣息，抬高了脚跟，由光洞瞧瞧。[illegible]符，而且各人都[illegible]，[illegible]着，我就過去了。如果少了一個或多了一個，我便輕輕叩門進去。[illegible]學生對[illegible]驚訝，也期待着特別的通融。但×我仍[illegible]的。

除了兩個假裝問文法與屋子的[illegible]去外，我並沒發見我心下所期待的『醜事』。

睡鈴搖了。燈光便伴着嗚嗚的音浪閃了幽去。

樓裏全被夜染黑了，我着起了慌。平日這黑

在我是安息，今晚，地獄的圖幀。

我擁心醜的火要燒毀我的尊嚴。我赶忙由枕下抽手電，匆匆地跑到樓口去。

樓梯上正往來着赴厠所的學生。倥偬而沈重的脚步雜着低聲的私語。

他們在計議什麼？我懸起心來。是在咒詛一個年青教員的威嚴？那也還好。但我怕這鬼祟的角隅呢。我把手電撚到極强度，光的線條穿透黑暗，光的焦點活躍在樓的各角，甚至射到我信不及的臉上，偵察醜的踪跡，害得學生用手遮起臉來。我心下很痛苦。我是桀紂了。但誰讓這暴動叙的雜亂的脚步，雜亂的私語惹起我多疑呢。

最後的三五個陸續地回房後，我開始我的巡行了，像一個海濱的稅吏，在黑暗中 。 我聽到的，不是澎湃的浪濤，卻是騰騰的疊被聲和帳杆相撞聲，偶爾雜着一聲呵欠，半聲對日子結束的嘆息。

等到我預定的五分鐘限度到了，我就開始把右手中指屈了起來，把每個門作琴鍵 ， 連連地敲，敲出的不是音樂，卻是寧寂。等到我連一聲咳嗽都彈壓住了以後，我覺得今夜的職務盡了，就懷着舒坦和一些失望，踱回房裏去。

像荒海一樣我度了這一夜。好容易天亮了，學生在我失掉了夜晚時那神秘的罪惡的顏色。

在教員休息室的茶桌旁我碰到了校長。

『辛苦了。昨晚樓裏還平靜？』他輕拍了一下我的肩，親切地說。

『沒什麼，學生都還老實。』爲了洗去最初退縮的懦弱，我佯作沈着地笑。他滿意地和我握一下手，就走出去了。

這晚我的心再不跳了。我反而對這平日憎惡的差使發生了興趣。可是對夜晚的好奇心卻依然存在。

照例，更鑼敲到我的窗下，我就夾了簿子，掛上鉛筆去點查人口。受過我驅逐的學生見到我都站了起來，表示懺悔。我的輭心原支不住鐵面孔，就狠狠地逃了出來。

燈熄了。學生開始作一天裏最後的旅行。

今夜再用不着敲琴鍵子了，原故據說我比李舍監敲得還勤。我挺立在黑暗的過道中，彈壓住兩陣漫談以後，樓又死樣地靜了。

我算計着這日子又可以平淡地結束了，就緩緩地踱回房裏去。

推開了門，剛捻亮電燈時，我聽到了一陣吟詩聲。

責任心指揮着我又反帶上門，躡躡地尋着聲音找。經過測試，斷定是十七號房的聲音。好奇心縮回了我欲敲的手，我側耳細聽，聲音是隔被子滲着嗚咽斷續地漾出的：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南——』

但我不忍拿我神聖的職務作兒戲了。就在門上輕輕地敲了一下。等確定聲音消逝了以後，才向房門移步。

我剛疊起桌上散亂的書卷，要預備鋪床時，一陣蜂罩似的嗡嗡聲又由門楣的窗隙鑽進來了。

我怒了。這是否認我的存在！我氣哼哼地走到那房門前，可是我脚步停住，聲音也消逝了。

這簡直是戲弄我了。我要追出這個大胆的孩子。我在門上狠狠地叩了兩聲。——裏面即刻的答應是假裝的鼾聲。

『開門』。我推，門由裏面鈎着了。用手電一照，牌子寫明室長鄭培禮。『培禮開門！』

『睡着了！』一個故意裝作由睡夢中擠出的嘴嗓。

我感到受羞辱了，四周黑暗裏都像長了譏笑

我的小腦袋。如果今夜叫不開門，冒不了這叛徒，我這份舍監怕也完了。

『不成，開開！』我重重地又叩了兩下。一陣勉強的木屐聲，門開了。一個赤胸跣足的孩子，揉着眼睛，立在我面前了。

我知道這裏審案會攪擾別的學生睡眠。

『走，到我房裏去！』我堅決地說。

『先生，你去睡吧！』這假設的罪犯並不求饒，似是說明他的淸白。

『走！』我已經移步了。

『告訴我，是誰！』我跨在桌邊嚴厲地說。

『先生，饒恕這一次罷！』他試試我的決心，他要鞠躬。

『若不是你唱的，你作什麼求饒？』我的食指幾乎觸着他披了小衫的胸間。『如果你不實說，我就認定是你！』

聽了這話的他，立刻就戰慄起來。兩隻手互相揉洗着說：

『先生，我說——我說：是——林志明。』

他帶出犯罪的表情。

『好的，把他給我叫來！』

用眼送他去了以後，我生起氣來了。哼，林志明，就是那在我班上，想想看，公民班上立起來說：中國完了。中國人是動物中最卑鄙的動物的怪孩子。除了他誰能幹出這乖張的事。季考時在卷子上發了一大堆荒唐的牢騷，叫我畫個零，可是這季他更乖僻起來了。上班不聽講，專門看些感傷的詩詞，眞是巧，剛好在我代舍監的夜晚，他吟起詩來。我決定使用我目前的權威，變改他的態度，不然，索性逐他出去。

門輕輕敲了一下。探進來一個蓬亂的頭，隨着走進來林志明。

我故意背着房門，數嵌在窗上的星顆。但我看見他了，而且牢牢地愰在眼前，一個削瘦憔悴的身材和一雙憤怒嫉世的眼睛淹沒了一個淸秀的面貌。登着木屐，披着破舊的浴衣。面上帶着由黑暗中驟然邁進光亮的驚愕和忸怩。

『先生，你叫我作什麼 ？』他像是天眞地質問，垂着頭，倚在門檻，額際爲蓬髮所遮蓋。

『志明！』我突然把銳利的目光轉向他。迎面射回的依然是倔强，『看你怎麼辦罷』的光芒，雖然那細弱的身子在微顫着。

『你知道熄燈不應該出聲音嗎？』我由根底審問他。

『曉得的。』

『曉得你爲什麼吟詩？』我學他的腔調加重了聲音問。

『因爲——』他揉着鈕子。『我實在愛這首。我不由得！』

『你爲什麼愛？』我自己也覺得我這拙笨的問題有點可笑了。

『…………』

『你知道你平均的分數多少嗎？』我想開個教訓的引端。

『先生，』他突然抬起了頭，用憤怒的眼看我。『你何必和一個被棄的人爲難呢？分數！生命又算了什麼！』

夜被這勇敢的聲音震出洪亮的響聲——

猛然我悟出他的話來了。我忙走到門邊。

『被棄！被棄！』我喉嚨澀了。『志明，告訴我，你被誰棄？』

受了我驟然柔和的眼光，他感到了不安。他向牆隅躲我。

『唉，先生，放我回去罷。別逼我說這醜事！』

醜事！我能相信我的耳朵嗎！是夢，還是實

言？這麼夜晚！

『志明，』我扶着他微痙的肩頭。『告訴我；什麼醜事，我或許能幫你的忙！』我後悔我最後的一句—我的意思是：或許我可以告給你，我也是——。

忽然，我記起嗣昌的話來。我同情的潮降ゝ下去了。沙灘上留着我自己的羞辱。

『你說醜事，志明，告訴我是男孩子還是女孩子！』我恢復了審問的口氣。

剛爲我的柔聲收服了的志明，這時又現出他倔強鄙夷的姿態。

『男孩子！男孩子會去給人作皇妃！』

『皇妃？』我用疑問的眼光搜索他，如檢驗一個瘋人。『志明，你說的是笑話罷！』

『哼嘻！』他聳一聳肩，撇着嘴說。『笑話！人就那麼好離開的，沒有更大的——我媽親自告給我的。』

這雜亂的話語裏一定藏着一個悲劇。

我扶着他倚在床沿。

他哭了，但隔着臉肉我看見他在咬緊牙關。

『志明，告訴我你怎麼——』我也要嗚咽了。

『告訴我——』

『先生，醜事，別提罷！』他推開我熱情的手。

『志明，被棄算不得醜事呢！』我這是爲自己辯護哪。

『不醜！爲了幾個臭錢，投降給亡國奴。把女兒也雙手捧給人家。不醜！』他興奮得由我臂中扎掙出去。

『獻給誰？告訴我！』

『獻給——獻給滿洲國了！』他鄙夷地把手一甩，眼睛怒得發亮，咬着下嘴唇憤憤地說。

『怎麼回事呢？』我仰着頭，張大了口，茫茫地問。

『我的淑芸姊，呵，』本能地他用手托着胸脯。『我至愛的淑芸妹，我的——遇着了壞爹。吃市政府的飯，嫌錢少，託那邊同鄉謀了什麼大臣的差使走了——走了。哼，逼我的淑芸妹偷偷地跟他走了。騙我，說搬到上海，原來，哼——』他似乎讓我給評一評理，又似乎看我也不屑理。

『走了，走了！』這憤怒的聲音在我耳邊嗡嗡地震響。

看着孩子嗚咽的狀況，塞空了我的呼吸。

『可是，怎麼就作了皇妃呢？』我孩氣地迷茫地問。

『他們說的。誰都那麼說——』他又撇起嘴來了。『說我愛淑芸妹就不應該怨恨，還得高興——因爲她作皇妃去了。我？我憑什麼高興！』

他的嗓音啞了。我要止住他，他脫開我的臂，『我，哼，我不死心！』

這陰森的深夜，兩顆孤魂。

從這不幸的孩子，我還忍再問什麼呢！

『志明，擦擦淚，我懂你了！』我拍着他的肩，用最低的聲音告訴他。

『先生，別騙我罷！誰也不能懂——』他把眼盯在木屐上的脚趾，避開我的撫眷。

『你知道嗎？』我把雙臂平搭在他肩頭。這正視喚起他的注意來。

他抬起頭來，凝視我凝視着的眼睛。

『你知道嗎？』我側過來頭：對墻上影子嘆息着。『我也是被棄的！』

一種羞愧，悔恨的心情。

『眞的嗎？』孩子陡然猛力抓住我的臂肘，仰起頭來懷疑的問。『先生難道也——？』

我懊悔這唐突，雖然這時際我們已是亦裸裸

的那個男人。

我可以告訴他——不一定是交換。因爲只有他懂得這心情。

可是，唉，剛才的已够了，我何必把一單個夜■上太多的悲哀，弄得又神志恍惚，將未縫就的創痕崩裂了開！

『志明，沒有，我只這樣說——以後再談罷！』

孩子的瞳仁泛着兩泓熱淚，失望地搖着頭，隨着我護送的環臂，默默地，拉着木屐拐出了房門，消逝在黑暗中了。

我鋪好床，即坐在被上呆呆地發楞。直到更鑼又沿着校墻敲了過來——

鄭板橋家書中的詩

江寄萍

鄭板橋家書「濰縣寄弟墨第三書」，最後一段，引有古人之詩四首，書中未言明爲誰之作品，只云：「又有五言絕句四首，小兒順口好讀，令吾兒且讀且唱，月下坐門檻上，唱與二太太，兩母親，叔叔嬸娘聽，便好騙果子吃也」。其詩爲：

（一）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去心頭肉。

（二）耘田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

（三）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巾。徧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

（四）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才得放脚眠，蚊虫猶審出。

若僅讀鄭之家書，就易於誤會，以爲這四首詩是板橋自己作的。現在認爲這四首詩是板橋的作品者，頗不乏人，前亦有人鬧過這種笑話。唐王保定之「摭言」中，關於此詩有一節記載：

「有聶夷中，少貧苦，精於古體，有公子家詩……又詠田家詩云：父耕原上田，子斸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又云：鋤田當日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又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爲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

鄭板橋將「二月賣新絲」一首詩腰斬了，謂此爲五言絕句，非也。且鄭所引之詩，其中之字與原句略有出入，想係鄭引此詩時記錯。

其「耘田日當午」之詩，所引亦並非全首者。唐范攄之雲溪友議載有李紳之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成萬顆子；四海无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耘田日當午」之詩，二書所載不同，一云聶夷中之詩，一云爲李紳之詩，實有淆混不清之處。

余讀書甚少，至其餘之二首，則不知爲何人之作品矣。此數詩甚佳，形容農夫之苦痛，眞乃一字一淚，作者之姓名不傳殊爲可惜。

二十三年六月於津。

失踪的友人

程一戎

在過去許多年實際友當中，有一個名字叫做江雲的，是更其像青年一點的一個很有為却很貧窮的人。他並不就是姓江的，這和時下的許多青年為了革命為了什麼的要將真名實姓藏起來一樣的是用的一個假名。他原來是姓吳或者姓何的，據我約略的知道一點的，是他不知為了什麼問題和家庭鬧翻了，他父親在報上登啟事說不再承認他是他的兒子，就那樣的他離開了家，同時也許是為了氣憤的緣故，他把他的姓丟去，不再姓那個原來的他父親他祖父的姓了。

對於他的家庭情形和他的身世，我是不很清楚的。在我們認識了以後，在有幾次的閒談中，我常常故意的提到他家庭那一方面去，想探出他的一點實情，多知道他一點，或者這樣子的問到他：

「你為什麼要離開你的家庭呢？」

「你不要說管問我這些使人想到要嘔氣的事情。簡單得很的：我要錢去讀書，他們不給我錢去讀書，我不要女人，他們却偏要給我討女人。我不依他們的話，他罵我，我自然不肯屈服，於是他——那老渾蛋就把我逐出來，我也就出來了。」

但實際的情形當然不會如他所說的那樣簡單，我從另外地方聽來的關於他的事情，則說他以前幹過秘密工作，坐過牢獄，他父親因為怕他的犯罪連累到他兄弟和一家，就在報紙上登啟事聲明脫離父子關係的。對於這事的是非，我並沒有要澈底明白的心思，因為我一向交朋友完全出於真誠，題外的事，在我是認為於友情的本身是無關的。

我和他是因為他在我主編的一個刊物上投稿的那一點關係認識的。他寫得很好的文章，而且寫得很多，在那時我的那刊物裏，他是投稿最多的一個作者，自然我也用他的稿子的時候最多。

有一天，我得到了一點閒暇，忽然的想到了要去會一會這在文字上已經很熟識的年青作家，於是我就上他那個在我記憶裏很熟的住處去找他了。他住的是一個很小的小客棧，在這都市裏，一個旅客在普通的旅社裏一天所花的房金，在這客棧裏却至少可以住上一個月。那客棧裏冷清清的不見有什麼人影，我在那個永遠不會有太陽光照射到的暗黑的客堂裏看了好一會，方才看見左上角的一隻污穢的籐椅上有一個老頭子坐在那裏抽旱煙。經過我大聲的說明和詢問，方才知道我所要找的人是住在樓上三號裏。

上樓，找到了三號房，我在房門上敲：

「江先生是這裏嗎？」

門被開開了，一個蓬頭長面孔皮膚黑黑的穿一件藍布襯衫的青年就站在那門邊。他對我還不相識人的突然來訪，起初似乎感到一點驚奇和狹惑，或者更有一點慌張，就不作聲的只拿一雙詢問的眼光看牢我。這第一眼的印象，就使我清楚的知道我面前的是一個個性很強的年青人。

「你可就是江先生，江雲先生嗎？」

「你先生貴姓啊？」

他不說是也不說否的這樣反問我，我心裏覺

得好笑，就走進一步，在門口那桌子上的一張小紙頭上用他那支剛在寫過什麼的鋼筆寫上了我的姓字。

「啊！」他即刻熱情的緊緊的握着我的手，「原來是你，眞難得，眞難得。請坐吧，請坐吧。」

我就自己去找坐的地方。可是他這房子是很小很小的，是洋房中的洗澡間之類，因爲地板是水門汀的。除了門口的一張桌和桌子前的一只木凳，就只擺得下一只小床。那只木凳呢，剛好是放在房門開開時的那半圓形的圈子裏，所以開房門的時候，是必得將這小凳塞到桌下去才行。而此刻因爲我的進來，房門正開着，小凳子還藏在桌下，實在沒有可坐的地方，於是我就在他的板床上坐了下來。

我們就是這樣開始認識，開始成爲朋友的。

過後他就常常到我的辦事處或者我的家裏來玩了，同時因爲興趣的增加和我的鼓勵，他作得也越多了。我每天差不多至少要登他的一千字，可是他每月却只能從我們的那個會計主任那裏領到八九元的稿費。他生活雖然刻苦，用錢雖然很節省，但這點錢，我知道得很清楚，一定是不夠用的。所以我有幾次曾勸他將文章寄幾篇到另外報酬好一點的雜誌刊物去，可是因爲他的無名，因爲他沒有如時下一般作家的潑性，他寄出去的文章就一篇篇都如泥牛下海，不見一點消息回來。

這個刺激將使他怎樣的氣憤和難堪，我是十分明白的。同時他對於寫作將是怎樣的失望和將來生活將怎樣的困難，我也是十分明白的。所以從那時起，我就偷偷的和會計主任接洽好，每月從我的薪水裏面提出五塊錢來給他當作稿費，每月使他可以領到十五元左右的稿費。當他領到了這新開始的一個月的稿費後，他興衝衝的跑到我那裏說：

「村，我以後不再向別處投稿，不再送去受他們的鬼氣了。我今天去領了你們上月份稿費，加多了呢，我有十五元。這十五元已儘夠我一個月去用了，我此後就完全爲你寫稿，那些應該是名作家們拿的錢，我不再去作非份的想頭了。」

他這樣的滿意，這樣的起勁，自然我是得到了很大的安慰，也非常高興的。而且他有眞白的心，眞誠的情，在這充滿着欺騙，虛僞，勢利，陰險的人間，我得到這樣的朋友，我也實在應該感到滿足的了。

這樣子的過去了五個多月。空氣的寒冷，已不復容許他仍舊祇穿一件藍布襯衫或一件夾袍子了。但因爲他過度的節省，在那小小數目的稿費中，他倒積下來把棉襖什麼的從當舖裏取贖出來了。這些日子，在他是認爲過得很幸福很安定的。

然而不幸禍的使人心裏不安定的事情却偏偏又臨到了。爲了一點小事，我不能忍耐的和報社當局鬥了一次氣；又爲了表示我的爽直洒脫和不合則去的那種心情，我辭職了。那時我對於那職務當然是毫不留戀的，反而還覺得非常的輕鬆。可是我稍後一點，看到朋友江雲那方面發生的影響，我才不止的懊悔。因爲我脫離了那報社，他也就同那刊物斷絕了投稿的關係，這當然就使他失去那每月比較安定的一筆小進欵的，生活上當然也更困難了。我曾再三的勸他仍舊向那刊物投稿，可是他不聽我的話，說：

「村，你不要介意於我的問題，我不要緊的，我會設法使我自己在這人世間生活下去的。我有腦子，我有臂膀，我有力，我絕對不會餓死，也不會凍死的。要我再繼續寄稿給他們怎麼

做得到？那編輯的驕傲和內容的惡俗，可眞有點看不慣。我什麽事情都可以做，我不會餓死的，村，你不要關心我哪。」

話雖是這麼的說，可是逐漸逐漸的沈默下去了，他給貧窮窘迫得沉默下去了。最後經過了我好多次的要求和强逼，他才答允搬到我的家裏，住在樓上的亭子間中 。 吃飯也和我家中人一同吃，我是把他當成一個弟弟一樣的留在家裏。

可是有一種情形卻使我感到非常的痛苦，他每次吃飯總是吃了一碗最多二碗就停止，比較好一點的菜蔬也從來不去動一動，只揀一點粗菜很快的把飯划完。我雖然常常勸他多吃一點，或者把肉啊魚啊什麽的强硬的箝到他的飯碗裏，但他不是說吃不得就是說不歡喜吃，總是拒絕。有一次我恨極了，生氣的說：

「你這樣年輕，這樣有力氣的，我不相信你只吃得下兩碗飯。假如你以後仍舊這樣，得，你不要再認我是朋友！」

他對於我這樣負氣的話，當時似乎很難受，但他知道我是一片好意，所以忍着淚勉强多吃一點。但是不久又仍然是那老樣子，對於這些事，我眞是沒有辦法。

我明明知道他一個錢用也沒有，有幾次我送他幾塊錢，然而他又是一味的拒絕不受，祇說：

「村，你不要這樣子關心我，那麽我也比較可以安心的在你這裏住下去。我那裏可以再用你的錢呢？我知道你自己進欵也不多，而且負擔又很重。再說，我現在也沒有什麽要用錢的地方，在這裏不愁吃不愁凍，不是已很好了嗎？」

「拿一點錢去零用零用。你看，你的頭髮已經多長 ， 給人家看到還以爲你是牢獄裏的囚犯呢。你這不是要用錢的地方嗎？」

然而他仍舊是不受。我知道他脾氣的固執，也只好讓他去了。

可是就是那天傍晚邊，我下了辦公廳回家，我的兩個大女孩在客堂小椅子上很高興的玩耍，吃着一包包的糖。我走進去，她們馬上立起來要我抱，我抱起她們問：

「又是誰買糖給你們吃啦， 告訴爸爸，說啊。」

「叔叔，叔叔——買」。

「是江先生呢，買了很多的糖，又還有洋娃娃，囡囡，是不是？」坐在旁邊看着她們玩的我的母親這樣接着說。

「是，洋娃娃，洋娃娃。」兩個小孩隨即抱起她們的洋娃娃，很高興的喊着。

「是江先生？他那來的錢？」我輕輕的朝着母親說。

「你今天說他頭髮長，你出去不久，他就挾了一個包裹出去，回來的時候就拿這些東西給她們。那包裹也許是他的衣服，他拿去當了吧？」母親這樣輕輕的告訴我。

我把小孩放到地上，跑到樓上去看江雲。江雲在朝窗口坐着看書，頭髮是剪過了，面孔上的一層汚垢也剃光了，整整齊齊的，像年青了五歲。

「回來了嗎？我也出去過，好久不出去了，街上覺得特別的熱鬧。你說我頭髮太長，我把它剪下去了，你看，年青了許多呢。」

一陣苦笑，一陣難受，我感動得幾乎流下淚來。

這個人，我除了趕緊爲他向什麽地方去找一事情以外，我是沒有另外法子可以減少去他內心的不安的 。 可是現在要事情那能像說說的容易？而且他本身又是一個使人發生懷疑的被視爲不三不四的人，所以雖然經過我好多次的奔走，

和把什麼話都說完的誠懇的委託，但要得到能如我信任他一樣地相信他的人却始終沒有。來了許多個的希望，而不久每一個希望都成爲水泡般的幻影。

這時候，冬天去了，春天來了，天氣也暖和起來了。因爲天氣的逐漸暖和起來，他也就毫不使人覺察的把身上的衣服和床舖上的被褥逐漸的減少下去。他帶領着我的小女孩出去遊玩的次數加多了，而每次回來，我的小女孩總是高興的喊着，袋子裏裝滿着整袋的糖果。

當我有一次看出了他這一種情形時，我又很生氣的這樣責備他：

「這不行，這不行。你爲什麼無緣無故的把東西變賣掉了換糖果來給我女兒吃？你難道說我沒有錢，沒有東西給她們吃嗎？」

然而他回答我的却是一個可怕的沉默，祇頻頻的用一種可憐憫的感激的眼光凝視着我　。我又不禁的黯然了。

突然的臨到了有一天　，我還在辦公室裏辦公，傳達室的勤務工來說：

「王先生，外面有一位姓江的客人要會你。」

我立了起來　，同時心裏即刻有了一個很大的疑惑。這裏平時會客，都先有一張會客單或者名片拿來的，這姓江的是什麼人？爲什麼他沒有會客單或者名片就可以跑進來？

到會客室一看，却是江雲。我這裏他以前是從不來的。

「爲什麼不塡一張會客單就可以進來？」

「他們沒有叫我塡，祇問我姓什麼，就叫我進來了。」

我看看他穿的衣服　，仍舊是那件破舊的夾衫，想到傳達眼睛的尖銳，我心裏又不禁的苦笑了。

這一回却是他自動的問我借錢，說即刻有要用，問我拿兩塊錢去，不久就還我。我即刻掏出了我的錢袋，我說：

「我沒有零錢，這裏一張五元的，你拿去用吧。」

他接了我的錢，沒有說什麼，就忽忽的去了。

我很高興，心想他也許爲了我上次的話，從此就不再去典賣物件了。因了他這一種不見外的事情，我越覺得他對於我友情的親切，使我越覺得我這一生是無論如何不能把這樣一個忠誠的友人丟去，因之就越想抓着他的靈魂　，抓着他的心，使他永遠不會離開我。

可是，事情却又不能不使我發生懷疑，他平時是輕易不願向我要錢的，以往不是好幾次我給他錢，遭他固執的强硬的拒絕的嗎？而且他今天行色的忽忙，他臨走時那含淚的眼光。以及那突變的臉色，……（啊，怪異的行動。可怕的，可怕的……）

我即刻想追出去，跟蹤着他；我不能失掉這個友人喲。但爲了公事的糾纏，和辦公室的規則，我實在不能得到行動的自由，祇好懷着不安定的期望時間快點過去的煩燥的心思，無可奈何的坐着。

一小時後，我有電話。

「你是誰？……你江雲！你在什麼地方？你此刻在什麼地方？……火車站？……你到火車站幹什麼？……信？……在寫字檯抽屜裏？……幹什麼？……喂，喂，……江雲，你，你，我還有話說，……喂，喂，……」

那邊的聽筒早已掛上了，我頹然的將電話耳

機扔在電話機上。我氣得喘，定了定神，我即刻拔起脚步向門外跑去。

「××橋，快！」我跳上了一輛街車。

在車上，我昏昏沉沉的一點感想都沒有，但又好像有千個萬個感想一齊聚集在我的心頭。

（遠遠地，分明快到我的家門口了。）

我跳下了車，氣急敗壞的連衝帶跳的跑進家裏，打開寫字檯的抽屜，我的手抖顫着的拿出了江雲留給我的信。

由於我這過分慌張的舉動，我的母親和妻預感到一件不幸事變的發生。站在旁邊呆着了，小孩們則給我嚇得哭了。我不能計較這些，我要赶緊拆開江雲的信來。信很沉重，三塊銀圓在信裏被震動得發出「叮叮」的似乎嘲笑我的聲音。信是這樣寫着的：

「村：經過了好多天的思慮，我覺得我不應該再使你爲了我的關係更加重你的負擔。因之，我決定離開你而去了。

對於你，我除了感激之外無別話可說。你不會因爲我悲苦的命運，和寒酸的身世，就和世人一樣的擯棄我，反而更竭力的幫助我，援救我，我不是石頭，也不是呆子，我是懂得這些的。（你在報社時每月給我加多五元稿費的事情，我現在也知道了。）然而我不能報答你，雖然你是不希望我報答的，但我怎麼能安定呢？

我想離開你，你我都比較好一點。但是沒有同你握一握手，沒有在你面前痛哭一次，就這樣的分開，我心裏眞說不出的難過。村，再會了。事實許可時，我會來看你的。

請你不要來找我，我會好好地處置自己，在這人世間生活下去的。村啊，你把我忘記了吧。

你給我的五元，我只要用二元就够。所以把三元留在此地。原想交給伯母或嫂嫂的，但我不願驚動她們，因爲她們待我也太好了。我將日日時時的爲你們祝福。留一千個吻給兩個可愛的寶寶。

雲。

我把信丟在檯子上，赶忙的跑出門，跳上等候着的車子：

「快，火車站，快！」

汗在車夫的頭上冒出來。汗也在我的心裏冒出來。想到火車，想到飛機，想到拉車的車夫是有翅膀的。想到車站，想到車站中月台上的人，想到那穿着破舊夾衫的背影，想到一把把那個人抱着。因爲那個人剛預備跳上火車。……

在焦急煩燥中車子拉到了車站。角子丟給了車夫，我就一直走進了車站。

車站裏空空洞洞地，只有三三五五候車的人在團集着談話，空氣中發出空洞的回響。於是跨進了月台，月台上一目瞭然：沒有火車，沒有人，沒有那個，那個穿破舊夾衫的。

我的心頓時像鉛一般的沉重了起來，一雙脚也怪重的，舉不起步。我軟軟的在一條木椅上坐下，雙手捧着頭想靜一靜，不知怎麼的，一顆，二顆，地上已經有我的眼淚水滴下了。喉頭也硬硬的，眞想即刻有一個人走到我的旁邊，告訴他我怎樣的失去了一個友人，或者對着他痛哭一場。

這朋友就是這樣的永遠離開了我，我的心爲這個回憶痛苦着。讓我在另外一個機會裏將他以後的故事寫下去吧，他以後是去做了一個煤礦工人。

賈斯文（續）

儁聞

麥子收下來時，果然很好，每畝至少出產一石。大夥正在興高彩烈的打算上集糶出時，忽然聽說麥價跌落了——比去年跌落一半子多。

「唉，這是怎末回事？」賈斯文聽見這消息，嚇得連打冷戰。

「這末一來可把俺毀煞了！」他繼續想道。

「……這末一來，麥子地剛剛弄出地租錢，沒有什末剩頭了呀！秋莊稼弄不出什末錢來，全仗着和麥子背拉呢；假若秋糧食再一跌，那可苦了俺們了！……不只人工錢弄不出來，牛錢租錢也弄不出來呀！……」

賈斯文心神戰悸的，又親自到集去打聽了幾次，麥價確實是跌了一半多。

「……買外國麥子了，不與中國的了！」糧市上的農人們，坐在自已的麥口袋旁，愁眉苦臉，又像自語又像向人發牢騷的咒念。

「這是怎末回事呢？……他們誠心要毀俺們嗎？」

「他媽的，這年頭，眞沒法子說！」賈斯文聽明白了因爲什末麥子跌價時，氣忿冲天地罵道。

「他們還是中國×去來的人嗎？……中國是以農立國呀！……他們的心肝，怎末都給外國買走了呢！……」

二禿對於這事，尤其擔憂：因爲自已要娶媳婦，借債很多；給人種的地，連租錢都弄不出來，——這怎辦呢

秋莊稼雖然長得也很高大靑葱，但是不能像麥苗那樣能激起他的黃金夢想了。他成天垂頭喪氣的，在地裏做活時，懶洋洋的唱着不成調的歌曲，一點也提不起精神來。

突然有一天碰見康小五從地裏出來，

「唉，二哥，你怎這末瘦了呢？到底是娶媳婦了！」康小五驚異的望着他，就這樣衝口問道。

「嘈。」二禿長嘆了口氣。

「娶了媳婦，該過喜歡日子呀，怎末這樣愁眉不展呢？」

「過喜歡日子？哼………有錢的人家行呀。……」

「可是沒有個老婆子，活得也沒有勁」。康小五好似故意安慰他道。

「還是光棍漢子好呀，一個人吃飽了，一家子不餓了。……你看這個的！……」

「嘈，可也是這樣。不過，人是備末回事呢。……聽說你給人家捎種地呢，還好吧？」

康小五見他談這事時，非常的難過，轉移話頭道。

「嘈，不用提了，更糟！……人力白搭上，牛錢租錢也弄不出來！這事可把俺困住了。」二禿一談到這事，臉上更變作難堪了。

「那末，怎辦呢？」康小五無話可說的隨便問道。

「看秋糧食怎樣吧。穀子高粱不落價，還將就弄出租錢來。若不，可糟了！……

「嘈，俺也是一樣，一點辦法都沒有。家裏又沒有地，給人家幹活，不是咱不熱，就是人家

三天用二天散，工錢又太小…怎末辦呀，家裏還有老娘呢…」

「逼得窮人眞沒有路走！…」二禿說時，愁苦的臉色，額外難堪。

「咱們還去當兵去嗎？」康小五忽然興奮起來，說道。

「拋下一家老小，也不放心呀。」

康小五好像一種什末重力壓制他一般，沈默了會，也嘆息般地說道：

「眞這樣。…可是怎末混呢？」

「……」

他們也沒有談到什末結果，就又分散了。

秋糧上了市，價格也是跌落一半多。賈斯文着了荒，像熱鍋裏的螞蟻一樣，到這里上那里，各處去打聽行市，梢聽有長價的消息沒有；二禿更厲害，成天愁得吃不下飯去。

地主漸漸催租錢了，債主也說今年錢太緊，地價跌落得很，打算將那筆欵買地，不再放債了。

二禿，有一天在地裏收拾剩餘的秫稼時，康小五忽然從墳樹叢裏走出來。他的裝束很簡潔，但有點不像在地裏做活的樣子。

「二哥！」康小五在老遠，就招呼道。

「唔，五兄弟。」二禿看着他那打扮，有點眼生。

「怎末，五哥，手下還很緊嗎？」康小五就近他問道。

「緊，緊得厲害！……簡直沒法混了。」

康小五從腰包裏掏出了幾塊白光光的現洋，就遞給他，說道：

「二哥，你先拿着，沒有了再說話。」

「五兄弟，你……」

二禿畏縮縮的不敢接受。

「你拿着吧，二哥，你看你……」

康小五說時，就向他衣兜裏掖。二禿也沒有堅決地拒絕，感謝的笑了笑，就收下了。

沒有再說多少話，康小五就走了。二禿也心裏明白他了。

二禿得了他這幾塊錢，雖然比較暢快些但欠債和租金，數目很大，這幾塊錢，濟什末事呢？

他和他父親，請求地主，改納現洋租金，爲按八二，或三七批分收成，但東家不肯：

「若是趕上糧價長了呢？俺們也是不能改呀。……趕上這年月了，誰也不是誠心害誰。……」

他父子倆一想也很對。無可怨恨的，只有想法子給人湊租金。

他倆又打算退租不種了，但是這一年的租錢，無論如何也不能不給人家呀。

二禿又覺得在娶媳時借的債，本錢暫且可以不歸，利錢不能不給人家呀。——可是這些錢，從那里找呢？

他有時想起了康小五，不知不覺地很同情地想道：

「逼得窮人眞沒有路走！」

忽然有一天傍晚時分，康小五神色慌忙的闖進他家裏來，見了二禿，小聲向他說道：

「走，幫下子忙，二哥，請財神去！」

二禿一想在家裏也困得沒法子又覺得用過他的錢，不好推辭，立即允諾了；沒有向父親或老婆告別，就同他去了。

從這一天起，他就沒有再回家來。

賈斯文發覺二禿失踪，是在第二天二禿媳婦給他端了早飯去時，順便問道：

「他昨天夜裏，看地了嗎？怎末還不回來吃

說？」

「地裏沒有什末了，他看什末地？」

「那末，他一夜爲甚末不回來？」

「沒有回家來睡覺？」賈斯文有些驚異了。

「沒有呢。」她也有些生氣和奇怪了。

賈斯文立即到胡同口上，高聲喚叫他，可是總沒有他的回聲。他又到茶舖裏去找，也沒有。他遇見村人便問，都說昨天下午在地裏見面了，但是今天沒有碰見。

「這可是怎末回事呢？」賈斯文又在村裏各處找，而找不着時，這樣失望地自言自語道。

賈斯文又到了田地裏去尋找，仍是沒有他的踪影。

「也許他有事，到別村裏去了，過一半天就回來？」

地主和債主聽說二禿失踪了，逼索得更急了。

二禿媳婦又嫌婆家貧窮，又怨恨丈夫失踪，賭氣子到娘家去了。

賈斯文還是每天打聽二禿的下落，但終究沒有確實的消息。和他談話的人，只是用猜疑的口氣，說道：

「聽說上一集，招兵的招了不少人去呢，你二禿，別再一胡塗，幹了那個吧？……」，

「當兵？不至於。」又有一個人安慰他似的說道。「許是在家裏受不了這苦，又到外邊混事去了吧？」

「出外，也應該向俺說一聲呀。」賈斯文很生氣的樣子。

「也許告你一說，你再不許他走。」那人微笑着，故意安慰他道。

「…………」

賈斯文家裏，又只有他一個人，孤獨的坐着抽旱烟了。在他無可奈何的悲哀中，他時常這樣怨恨二禿道：

「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你看你這樣，讓老子多末惦念呢！」

時光很快的過去着，算來二禿失踪已將近兩月了。忽然在村人中流佈着這種謠言：

「……二禿入夥了。城北那一案，聽說就有他。……」

這種流言，不久就傳到賈斯文耳中了。他最初聽見，雖然有點半信半疑，但心中着實生氣，而且羞恥得不敢見人。

「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那能幹那種犯法的事！……」

賈斯文又氣又恨的，尋着大家流傳的謠言，就去探訪二禿的下落，但是終究找不到。

後來，謠言越傳越利害了。就有人直告訴賈斯文道：

「賈老先生，你防備防備吧，聽說城北那家告了…就許抄家滅門，這可不是鬧着玩的！…」

「是何言歟？是何言歟！」他一聽見那話，又氣又羞恥的，紅着臉搖着頭，喪氣的向家裏走。但在心裏，卻眞有些恐怖了。

這時債主們雖然知道他二禿入了夥，存有戒心，不過改成柔和的言詞，逼索得更急了。又因爲有抄家的謠言，他們就要趁早將他原有的幾畝地，核給債主們。

賈斯文對於折賣家產的事，非常的不高興；在被逼過急時，就長嘆一口氣又像責罵他們，又像自言自語道：

「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這都是你們逼得！」

「這是什末話？…賈老先生，你是讀書明理的人，怎末也說…」

賈斯文對於債主們的逼勒，倒很容易擺脫：只若一想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他就以君子自居，飄然感到瀟灑出塵的，超脫了一切的吵擾。獨有一想到二禿的行爲時，他心中就着實痛苦了：

「他眞當了賊了？……養不教，父之過。……兒子當了賊，你想想，這不怨當老子的沒有家教嗎？老輩子沒有德嗎？……」

成天爲二禿事而焦慮着，秋後他也沒有開館：

「自己的兒子，還敎不好，怎樣去敎人家的子弟呢？」

忽然有一天，心機一轉，他想道：

「也許他還和他媳婦通訊——俺若找到他，非一巴掌打死他不可，讓他給老輩丟人！……」

他抱着這種希望，第二天到了她娘家。她家也很貧寒，房屋很破舊，連院都沒有。家裏只有她哥哥在院子裏，打曬穀穗。

「你妹子呢？」賈斯文問。

「……在俺姨家住着呢。」

他說這話時，很支吾不爽快，可是賈斯文並不懷疑的，就又到了她姨家。賈斯文到時，她姨正在做飯。

「你外甥女在這里的嗎？」賈斯文問。

「沒有。你說的那一個？」

「就是俺二禿媳婦。」

「沒有。」

「沒有。」這話衝到嘴頭上，他又抑制住了。

賈斯文在向家走時，還這樣幻想着：

「一定是二禿把她接走了。若不，她那里去了呢？？……」

他在這樣幻想着，忽然覺得，「大夥傳說的一定是胡猜。俺二禿那能當賊去呢？……若是入了賊羣，那里還能把家眷搬走呢？……也許……」

這時，他心情比較平靜；但不久就又憤憤不安了：

「你帶了媳婦走，俺並不挑你的眼，怎末走了俺些日子，連給老爹一個信，都不給！……難道老爹還比不上你媳婦！……」

自二禿夫婦去後，私塾又沒有開館，賈斯文家中可並不比以前寂寞，債主們每天向他逼索；吵鬧得比小學生們念書還厲害。但是賈斯文合着眼，吸着旱烟，不斷地咳嗽着，對於債主們的或軟或硬，或是責罵或是挖苦的話，當作耳旁風，連回答都不。

瞅個債主們不在的空子，賈斯文就溜出去，或到街外散步，或進茶舖裏，躲避起來。

這天晚上，瞅着債主們都回家吃飯去了，他就趁這機會向茶舖裏躲去。他仍是抽着旱烟，慢慢地邁着四方步，態度從容，並不帶出躲避債主的神氣，向茶舖那里走。到門口時，裏面忽然傳出這樣刺耳的話聲來：

「……那準是二禿媳婦嗎？看錯了吧？」

「哼！」賈斯文聽見這話，驚異地一打怔，站在門口了。裏面又有另一種聲音繼續說道：

「沒有看錯，一點也沒有看錯。……大白天還能看花了眼嗎？……最初俺們也是不敢相信，向窰姐一打聽——新來的，姓末叫末，那村的——一點也不錯。……俺們認識她，她不認識俺們，所以她也不知道迴避……」

賈斯文聽到這里，撥頭就走，一股子懊喪恥辱的辛酸冲上他的心坎來。

靜靜的深夜裏，死一般的沈寂。賈斯文獨自坐在黑漆漆的屋裏，抽着旱烟，不停地咳嗽着，吐着大口痰。他的腦海中，像亂麻絞刺的痛苦；

他過去的一切的境遇，像走馬燈一般，在面前閃耀：

「嘖，嘖，俺這一輩子！……學了滿肚子經濟八股文章，遇見廢除科舉。改民國鬧洋學堂。……有兩個兒子，一個當了兵，一個入賊夥，到老年還落個絕戶！……兒媳婦呢，嘖，更不能提了！……嘖，命也夫，命也夫！……」

這時村中的謠言，越來越厲害，除了二禿入夥被告，又加上他媳婦入窰子的事。債主們以往對於賈斯文還以讀書知禮的老先生看待，不敢輕於嘲罵；後來因為他們用什末刺激他而他永不感動時，他們便當面譏笑他家男盜女娼了。

賈斯文最初真的受不了這種恥辱；臉急得紅紅的，羞慚成怒的要和他們動武；但是債主們比他還急，還力大氣粗。久而久之，他聽得習慣了，又想到聖人說的「君子隱惡而揚善，小人隱善而揚惡」時，便以君子自居，超然世俗地感到坦然了。

「老聖人說的話，沒有錯的。……你們不按着老聖人的道走，非倒霉不成！……老聖人不是說過：樂歲終身苦，父子兄弟離散……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聖人是把一切都看透了！……」

賈斯文一想到這里，不但不痛苦，而且還有時很得意，好像目前一切怪現象，是在他的意料之中一般。

一天晚上賈斯文抽着烟正想解衣睡覺時，忽然有亂馬奔走的聲音傳來，這聲音漸漸逼近了。賈斯文拿着烟袋正側耳細聽時，「拍」的一聲，他的大門被踹開了。

「看清楚！別讓他跑了！」粗大的嗓子，大聲嚷道。

賈斯文驚駭地站立起來時，穿灰軍衣的巡，手提着槍，已經闖進屋裏來了。

「敢動！把傢伙放下！」

嚇得賈斯文混身光是發抖。烟袋脫落在地下了。

本村地保，進屋來，安慰他道：

「賈老先生你別害怕，沒有你的事。你放心吧。…」

「甚末事，這到底因為甚末呢？」賈斯文戰戰慄慄地問。

「不用裝傻，你二禿放了好幾個案子了，人都告了，你還裝瘋賣傻嗎？」巡警呼聲震地的，斥責道。

「俺真……」

巡警各處搜索完了，什末贓物也沒有搜出來，警長非常生氣的，走近賈斯文，大聲威嚇道：

「你二禿在那里？有什末贓物放在家裏？快說出來！」

「早——就不……」賈斯文戰抖得上牙打下牙，說不出話來。

「這沒有你的事，你放心吧，賈老先生。你知道，就實說出來吧。」地保假笑着，說道。

賈斯文這纔心情平靜些。略停了會，又頑固地爭辯道：

「知之謂知之；不知謂不知，是知也。」

「你是知道的呀！不肯說出，好，窩贓！…」警長獸一般號叫起來。

「莫我知也！」賈斯文搖擺着手，表示非常瘋高的神氣。

「不用費話！帶了他走。」

巡警們擁上去，將賈斯文細綁起來，押解到城裏去了。

二十三年清明節

時人彙誌

鄒昌熾

鄒昌熾，字允中，湖北宜昌人，年四十三歲，肄業於武昌文華書院，畢業後，留學美國九年畢業於美國培植大學授文學士，西北大學碩士，芝加高優獎法學士，法學碩士，博士；任武昌文華書院教授三年，湖北外交署英文秘書半年，交通部湖北電報學校，湖北師範學校，中華大學教授兼軍政部漢口兵工專校英文教授一年，美國林肯法學會會員，武漢國際友誼社，武昌青年會董事長，漢口育賢女中學董事長，武漢律師公會會員，武昌中華大學院長兼教授，漢口華洋律師，漢口自由西報社長。

編輯後記

◇……北寧路平瀋通車，是本星期中的一件大事，本期周報的簡評及論文，均有關於這問題的文字。

◇……李天織先生在新疆住了十個月，這篇「神秘的西北」告訴我們不少的「新聞」。大公報上曾登有他的「新疆旅行記」，可參閱。

◇……漆琪生先生的「中國赤區的商業政策」一文，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研究題目。

◇……本報接李濟先生來函云：「逕啓者，適讀貴社二十三年六月十八日出版之國聞週報，中載河南考古最近之發見一文，係曹君聚仁所記錄鄙人二十一年十二月在科學社之講演，所說最近之發現，皆二十一年事，文中並未注明講演日期，恐致誤會，即祈補正為荷，又曹君筆錄，雖經鄙人看過一次，但只於事實略加校正，文字之責，自當仍由曹君負之，合併聲明。專此即頌著安。李濟謹啓。」

（編者）